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章 认知科学一瞥 …… 3

1.1 从柏拉图开始 …… 3

1.2 认知科学的主要分支和研究目标 …… 5

1.3 认知科学的三个再现层面 …… 6

1.4 三个再现层面之间的关联 …… 10

1.5 小结 …… 12

第二章 原型论：认知语言学的范畴理论 …… 13

2.1 范畴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 …… 13

2.2 传统的范畴观 …… 14

2.2.1 关于［颜色］ …… 14

2.2.2 亚里士多德 …… 16

2.2.3 传统的范畴观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 17

2.3 另一种范畴观 …… 19

2.3.1 关于［颜色］ …… 19

2.3.2 维特根斯坦 …… 21

2.3.3 原型：范畴的内部结构 …… 23

2.3.4 基本层次范畴：范畴与范畴之间 …… 32

2.3.5 原型论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 35

2.3.5.1 原型论对语义研究的影响 …… 35

2.3.5.2 原型论对语言结构研究的影响 …… 39

2.3.5.3 原型论对范畴习得研究的影响 …… 41

2.4 小结 …… 41

第三章 经验现实主义：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 …… 45

3.1 客观主义 …… 46

3.1.1 客观主义的世界观 46
3.1.2 客观主义的认知观和语言观 47
3.1.3 关于认知和人体的关系 50
3.1.4 客观主义所反映出的直觉知识 51
3.1.5 客观主义的遗产 53
3.2 经验现实主义 55
3.2.1 意义与结构 56
3.2.1.1 意义从何而来? 56
3.2.1.2 意义的结构从何而来? 56
3.2.1.3 两个相关问题 57
3.2.2 意象图式 58
3.2.2.1 容器图式 60
3.2.2.2 步出容器的不同方式 62
3.2.2.3 其他的意象图式 65
3.2.3 理想认知模式 68
3.2.3.1 [大学生] 69
3.2.3.2 [BACHELOR] 69
3.2.3.3 [LIE] 70
3.2.3.4 [母亲] 72
3.3 小结 74

第四章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现状 77
4.1 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的分歧 77
4.1.1 生成语言学 78
4.1.2 认知语言学 78
4.1.3 关于语法的天赋论和自主论 79
4.1.3.1 否定倒装 81
4.1.3.2 并列结构 83
4.1.4 小结 85
4.2 认知语义学 87
4.2.1 语义学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 88
4.2.2 对语义学理论的分类 89
4.2.3 认知语义学的六条原则 90
4.2.4 认知语义学的研究重点 91

4.3 认知语言学的三个研究路向 92
4.3.1 突显观 95
4.3.1.1 角色 / 背景的分离与方位关系 95
4.3.1.2 角色 / 背景的分离与句子结构 97
4.3.1.3 其他的突显和认知程序 98
4.3.2 注意观 102
4.3.2.1 框架和视角 102
4.3.2.2 餐馆脚本 105
4.4 小结 108

第五章 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研究 111
5.1 隐喻的普遍性 112
5.2 隐喻的认知本质 113
5.3 隐喻的系统性 115
5.4 隐喻的内在结构：跨域映射 115
5.5 隐喻的经验基础和隐喻的实现 119
5.6 隐喻的分类 122
5.7 关于认知隐喻研究的批评意见 124
5.8 认知隐喻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128

第六章 英汉空间隐喻对比 131
6.1 空间隐喻 131
6.2 语料收集 133
6.3 作为意象图式概念的 UP, DOWN, SHANG 和 XIA 134
6.4 SHANG 和 XIA 138
6.4.1 数量（QUANTITY）...... 139
6.4.2 社会等级（SOCIAL HIERARCHY）...... 141
6.4.3 时间（TIME）...... 143
6.4.3.1 时间的流逝是沿横向坐标的运动 145
6.4.3.2 时间的流逝是沿纵向坐标的运动 147
6.4.3.3 TIME-AS-SPACE 的经验基础和实现方式 149
6.4.4 状态（STATES）...... 150
6.4.5 从纵向轴到横向轴的延伸 154
6.4.6 小结 159
6.5 UP 和 DOWN 159

6.5.1 QUANTITY 160
6.5.2 SOCIAL HIERARCHY 162
6.5.3 TIME 163
6.5.3.1 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HORIZONTAL AXIS 164
6.5.3.2 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VERTICAL AXIS 166
6.5.4 STATES 168
6.5.5 从纵向轴到横向轴的延伸 175
6.6 小结 176

第七章 汉语和英语的诗歌比喻和借代 179
7.1 作为修辞格的比喻和借代 179
7.2 作为认知概念的比喻和借代 180
7.3 近期英语文献中关于诗歌比喻的研究 181
7.3.1 D. Freeman 对 *Macbeth* 的研究 181
7.3.2 A. Sanchez 对 *Romeo and Juliet* 的研究 182
7.3.3 M. Freeman 对 Emily Dickinson 的诗歌的研究 183
7.3.4 P. Deane 关于 Yeats 的名诗 *The Second Coming* 的研究 183
7.4 关于秦观词的传统研究 184
7.5 秦观词中的比喻和借代 184
7.5.1 秦观词中的借代 185
7.5.1.1 部分代整体 185
7.5.1.2 典型代一般 187
7.5.1.3 特征代物体 189
7.5.1.4 地点代人 189
7.5.2 秦观词中的比喻 190
7.5.2.1 抽象概念为具体物体 190
7.5.2.2 自然现象为人 193
7.5.2.3 植物 / 动物 / 无生命物体是人 194
7.6 小结 196

结语 199

参考文献 201

引言

认知语言学，顾名思义，有两个重点，一为认知，一为语言。关于前者，认知语言学主要是借鉴了认知科学的其他领域——如认知和发展心理学（cognitive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神经生物学（neurology）等——对大脑和思维所进行的研究，并以语言学研究中的发现来为其提供佐证；关于后者，认知语言学是站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语言学研究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之上，吸取其精华，反思其不能正视和回答的问题，力求从一个新的认知的角度作出解释。换言之，认知语言学既研究人类的认知对语言的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影响，也研究人类的语言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人类对世界的认知。

读者可能注意到，在本书的标题里除了“认知语言学”这一生疏的名词之外，还有一个熟悉的名词“隐喻”（metaphor）。隐喻是什么？就是比喻的一种，就是打比方，比如“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比如“My love is a red red rose”。这样花一般的语言也能跟认知语言学挂上钩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认知语言学家眼里，这种生动美丽的修辞反映了人类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

本书共分七章，前三章讨论认知，主要包括认知科学综述、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和哲学观；第四章讨论如何从认知的角度展开语言学研究，主要包括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generative linguistics）的分歧，认知语言学里的认知语法研究（cognitive grammar）和认知语义学研究（cognitive semantics），以及认知语言学的三个研究路径；最后三章讨论从认知的角度看隐喻，在总述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研究之后，以汉语和英语的空间隐喻及诗歌隐喻为例作了较详细的阐述。

一个面积为8平方尺的正方形是可以被内切入面积为16平方尺的正方形中的。至此，苏格拉底的目的达到了——他向那名奴隶的主人Menon证明了这名奴隶原来就具备一切必要的进行各种几何关系换算的知识。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提及这段对话，是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在探讨一个奴隶所掌握的几何知识究竟有多少，而是记录了人类历史上也许是最早的一次对于知识的本质的反思：知识从何而来？由什么组成？在人的心智中以何种方式再现？我们从中甚至可以窥见一个关于知识的理论雏形——不管它正确也好，错误也好。

从这个对话可以看出，柏拉图认为（按对话所录，也当是苏格拉底的观点），最纯粹的知识是数学及其引发的相关学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仅能偶尔捕捉到最纯粹的知识的一点影子。柏拉图还认为人天生就拥有理解各种几何知识乃至所有其他知识的能力，教育的目的只不过是将这种与生俱来的潜在能力激活。

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中，古希腊人对于探究知识本质的热情一直影响着西方的学术传统。在整个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那时探讨知识的本源是神学家的专利。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们继续着这方面的探索，并且开始从新兴的实验科学的发现中汲取养料，比如笛卡儿、洛克和康德。到了19世纪末，新的学科和新的哲学流派不断涌现，其中不少都声称以探究人类心智的奥秘为主要目的。

今天，新一代的认知科学家们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循着新的视角，仍在试图解答2500年前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困惑的问题：什么叫做有知？什么叫做无知？什么是正确的知识？什么是错误的知识？大致说来，认知科学家们的研究对象有两个，一是被人类所认知的，即外部世界中的客体，二是认知外部世界的人，包括人的感知系统、学习机制、记忆和理性等。知识的本源是什么？知识怎样被存储？怎样被标注？又怎样会丢失？聪明人与蠢笨的人之间有怎样的差别？什么样的人学习起来得心应手？什么样的人学习特别费劲？儿童怎样习得知识？原始部落的成员、脑部受伤的病人以及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科学家之间在习得知识方面会有怎样的不同？这些都是吸引着现代认知

科学家们的问题。

另外，现代的认知科学家们还同古希腊哲学家一样，探究有关知识的载体的各种问题：什么叫做形式？什么叫做意象？什么叫做概念？什么叫做词语？这些知识的再现方式之间有怎样的联系？认知科学家们尤其反思语言对人类的认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们注意到语言在赋予人力量的同时，也隐藏着陷阱。他们还反思“知”这一认知活动的本质：人为什么想知道？人的知识受到哪些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人能在多大程度上科学地认识自己的知识？

可以看出，虽然中间横亘着两千多年的时空距离，但现代的认知科学在力求揭示人类知识的奥秘上与古希腊人是相通的。当然，现代的认知科学也有它全新的一面：认知科学家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将自己困在书斋中作内省似的冥思苦想，而是不断运用最新的实验方法检验自己的理论和假设。新的学科——比如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计算机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不断涌现；新的问题——比如人造机器的思维潜能——不断挑战着既有的认识。认知科学家们将各相关领域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融入自己的研究，这当中最重要的是计算机的运用和计算机科学的日新月异——这极有可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类心智的认识。

1.2 认知科学的主要分支和研究目标

认知科学覆盖的范围很宽，至少包括：

人工智能：这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的利用电子计算机模拟人类智力活动的科研领域，即由机器代替人的智能来完成某项工作，如识字、读书、谈话、下棋、解答数学和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等（《辞海》1979：697）；

心理学：这是研究心理规律——即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性格等心理特性——的科学（《辞海》1979：3641）；

神经病学：这是医学科学中的一门临床学科，研究神经系统（包括脑、脊髓和周围神经）及其附属结构（如脑膜、脑血管、肌肉等）的器质性和功能性疾病的病因、发病原理、病理过程、症状、诊断和防治等问题（《辞海》1979：3629）；

人类学：这是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包括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人体发育中的体质发展和增进，世界各人种的形成过程、地理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辞海》1979：696）。

另外还有生理学、神经生理学、解剖学等等，不一而足。总的说来，认知科学有两个目标，其一是解释性的（explanatory），旨在通过对人类认知活动（如计算、推理、归类、命名、创作等）的研究建立一套理论，用以解释认知的各个层面，这些理论再交由实验和电脑模拟来检验。其二是构建性的（constructive），旨在通过研制电脑、机器人等智能机器，构建能独立完成不同认知任务的人工体系（Gardenfors 1996）。

1.3 认知科学的三个再现层面

无论是实现解释性的目标还是实现构建性的目标，对认知科学研究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都是如何有效地模拟认知体系的再现方式（representations）。目前，解决这一问题有三种主要路向，即符号再现（symbolic level）、概念再现（conceptual level）和次概念再现（sub-conceptual level）（Gardenfors 1996）。符号再现这一路向的基本假设是认知体系的运转就像一台计算机，认知从本质上说是按照一套特定的规则对抽象符号进行操作，在整个运作过程中符号的意义不起任何作用。人脑作为符号运作的物质基础，在符号再现路向中被认为与再现过程无关，因为在人脑中可以达到的思维状态在计算机中也可以同样实现。总体说来，人脑被视为一个运算机器，它接收感官系统输入的信息，生发符号性的句子，在这些句子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操作，然后将它们转成口头的或非口头的行为输送出去。在语言学领域曾居主导地位的生成语言学（generative linguistics）就属于认知科学中的符号再现路向。

次概念再现这一路向认为认知活动主要由各种不同信息之间的联系（associations）承载，如 Dellarosa 所述：

> 在空间或时间上同时发生的事件在人的大脑里会建立起联系。有共同的意义或类似的物理属性的事件在人的大脑里

也会彼此关联。当大脑里的某一个单元被激活，与该单元有联系的其他单元也会连带着被激活，至于它们被激活的程度则取决于它们与最早被激活的那个单元的联系的强弱。从这一假设出发来解释人类思维的奥秘对研究者来说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它似乎抓住了人类思维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当我们思考、推理或冥想的时候，总是一个想法连带串起许多想法。（Dellarosa 1988: 29，转引自 Gardenfors 1998）

次概念再现路向的主要代表是使用人工神经元网络（artificial neuron networks, 简称 ANNs）来模拟各思维单元之间的联系的关联论（connectionism）。一个庞杂的关联体系由大量虽然简单、但却密切相连的神经元组成，这些神经元平行处理所接收的信息（process in parallel）（这与大多数符号再现系统不同，后者的信息处理通常是线性的（serial））。整个神经元网络中并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是一个独立的信息处理器，在被激活之后，将自已接收到的信息传递给与之相连的其他神经元。整个神经元网络的行为由初始的激活状态和各神经元之间的联系来决定。简单地说，关联论的再现体系可被视为一个由大量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联系组成的多维空间（high-dimensional space）。

符号再现和次概念再现都对揭示认知的奥秘起了积极的作用。例如，符号再现使我们对数理思维有了初步的认识，而次概念再现则研制出了能完成某些相对简单的认知任务（比如看物体和动作控制）的人工神经元网络。但是，当面临一些较复杂的认知活动，如范畴化和概念形成时，符号再现和次概念再现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参见 Fauconnier 1997: 188, Langacker 1997）。认识到这一问题之后，Gardenfors（1996）提出在符号再现层面和次概念再现层面之间插入一个起桥梁作用的概念再现层面，他认为神经病学和认知心理学研究都为这一提议提供了理论依据（参见Mandler 1992: 587, Zeeman 1977: 287）。例如，早在 1977 年神经病学专家 Zeeman 就撰文指出：

对于大脑研究来说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一个中间层次（即概念层次）的理论。在微观层面（即次概念再现层面）上的

理论有神经病学，通过描述神经元的变化和染色体结合的进程来解释大脑的静态结构。在宏观层面（即符号再现层面）上的理论有心理学，通过研究本能和记忆来解释大脑的静态结构，动态行为则被认为与思考、感觉、观察有关。如果不加入一个中间层次的衔接的话，那么这一微观层面和这一宏观层面之间的鸿沟难以跨越。所以现在急需有关大脑动态行为的完善的中间层面的理论。(Zeeman 1977: 287)

Gardenfors声称概念再现层面有解决符号再现和次概念再现都不能解决的难题的潜力。Langacker （1987, 1997）在详述自己的认知语法理论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事实上，不仅仅是认知语法，整个认知语言学研究都是在概念再现层面展开的，这与属于符号再现层面的生成语言学形成对照。

为了更好地理解符号再现、概念再现和次概念再现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将人类认知所要再现的世界想象成一片热带丛林，人类在其中匍匐穿行，追寻各自不同的方向。假设我们的任务是描述某一次丛林中的行程。在最开始的阶段，丛林中完全没有路，当然更没有路标，深陷其中的人甚至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更不用说画出地图了。这时我们只能从一个很低级、很繁琐的层面来展开描述，比如：

向那棵最粗的树走两步，然后左拐，弯腰从一根横斜的树干下钻过去，向右转45度，越过那块大青石板……

确切地说，在这一初级阶段，要想清楚地用语言表述丛林中的一段路程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去走一遍。这种初级阶段的描述对应于我们上文所说的次概念层面，人在丛林中的一举一动对应于神经元网络系统中一个一个被先后激活、接收和输出信息的神经元。

随着时间的流逝，丛林中人类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周围的环境，比如那块挡道的大青石板被搬走了，那根横斜的树枝被折断扔掉了，人的来回穿梭会逐渐在没有路的地方踩出隐约的路径，使得后来

的旅行者不必再东撞西撞。渐渐地，丛林中出现了一条条羊肠小道，人们可以较轻易地确定自己要去的方向，并预先选择好路径。随着旅行的增多，人们对整个丛林有了足够清晰的通盘了解，于是出现了最早的显示道路网络的地图。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方式来展开描述，比如：

向西走30米，右拐，顺着下山的路一直走，在十字路口左拐……

这种中级阶段的描述相对初级阶段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描述显得不那么笨拙了，它是以已知空间方位为前提的，对应于前文所说的认知科学里的概念层次。

随着丛林中人类活动的进一步拓展和强化，最终会形成一个复杂的道路体系，会出现一些数条道路交汇的交通枢纽。人们会给这些交通枢纽命名，会在路边树起路标，这时候一个更为简洁、有效的描述方式出现了：

先从 A 到 B，左拐，再到 C ……

至于如何从 A 到 B、或从 B 到 C 的诸多细节已不必言明。至此我们到达了一个相当于认知科学符号再现层面的描述层面，路标成为最重要的符号。

回述我们的丛林比喻，可以总结出以下三点：

（1）描述人在丛林中的穿行没有唯一正确的方式。我们所列举的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面描述的都是同一种现象，它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描述的具体和抽象程度上。初级层面最具体，所提供的细节最多；高级层面最抽象，几乎略去了所有细节；中级层面则介乎二者之间。

（2）从理论上说，初级层面上的描述是随时可以进行的，而中级层面和高级层面的描述则需要一定的先决条件方可进行：中级层面的描述建筑在初级层面的基础之上，而高级层面的描述又建筑在中级层面的基础之上。

(3) 一旦实行中级层面描述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那么继续进行初级层面的描述就显得不必要的繁琐；同样，一旦实行高级层面描述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则继续进行中级层面的描述也显得累赘。

回到我们所讨论的认知科学的三个再现层面上，总结符号再现、概念再现和次概念再现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三个层面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同一个生物认知体系，即人脑。例如，在次概念再现层面，我们可以研究促使神经细胞末梢增长、与其他细胞建立新的联系的机制，并用人工神经元网络对其进行模仿；对于更复杂一些的认知活动，如范畴化和概念形成，则只有在概念再现层面才能进行研究和模仿，因为次概念再现层面显得过于琐碎；最后，对于诸如语言处理和逻辑推理之类的更高级、更复杂的认知活动则只有在符号再现层面寻求解释了。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对那些最低级的生命的认知过程只能从次概念层面上进行描述；而较高级的生命，如哺乳动物和鸟类，已经发展出较复杂的概念形成和学习机制，可以从概念层面上对其进行描述。至于符号层面则只对人类才有意义，因为只有人类才能进行由规则操控的纯符号运作似的思维。可以说，从次概念再现层面到概念再现层面再到符号再现层面，大致反映了生命的认知能力的进化过程。

1.4 三个再现层面之间的关联

图 1.1 向我们展示了三个再现层面内部及之间的各种可能的关联。从最下方的次概念再现层面开始，来自不同的感观系统的信息被投射到概念再现层面上的各个相关的域，如味道域、颜色域、空间域和声音域，这些经过加工处理的信息随后又被用来生成更高层次的域，如水果域、形状域和动物域。最顶层的符号再现层面包括各种符号和符号序列，如"樱桃"、"红"、"圆"、"斑马"等。在图的右上角，有一个小树形图揭示了从"动物"到"马"再到"小马驹"之间的等级关系，这即是我们在第二章要讨论的原型论所持的高层次范畴－基本层次范畴－低层次范畴的等级结构。图中各个层面之间的箭头代表不同的认知过程，从上往下的箭头表明符号再现层面也可以影响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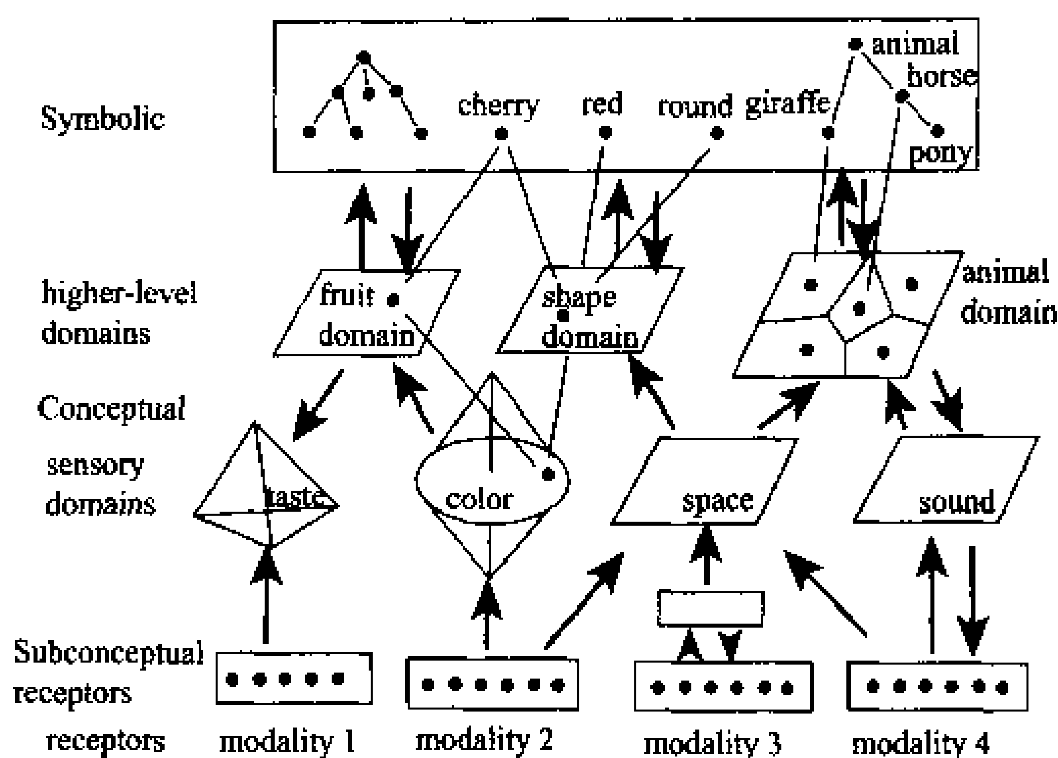


图 1.1　三个再现层面内部及之间的关联
(据 Gardenfors 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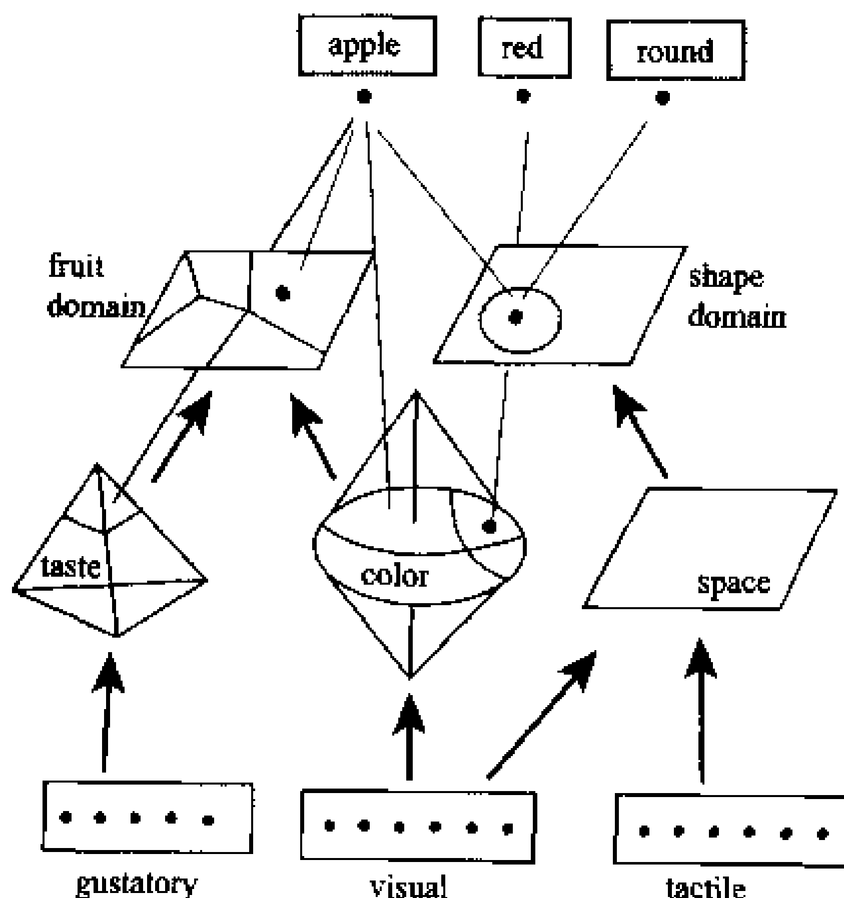


图 1.2　"苹果"概念在三个层面的再现
(据 Gardenfors 1998)

再现层面，而概念再现层面又可以影响次概念再现层面。

图 1.2 用图 1.1 的结构向我们展示了“苹果”这一概念在三个层面上的再现。

1.5 小结

本章我们从柏拉图的一段对话开始，简述了一个古老的关于人类认知的理论雏形。当代认知科学家继承了古希腊人对于探索人类心智奥秘的热情，继续就知识的本源、知识的载体、知识的获取、认知的本质等最基本的问题展开不懈的研究，并已取得长足的进步。认知科学覆盖的领域很广，包括认知心理学、认知人类学、神经病学、认知语言学等许多相关学科，它们的研究对象可以归纳为两个：一个是认知的主体，即人；另一个是认知的客体，即外部世界。研究的目标也可以归纳为两个：一个是解释性的，即建立一套理论来解释认知的各个层面，另一个是构建性的，即构建能独立完成不同认知任务的人工体系。

认知科学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地模拟认知体系的再现方式。目前，解决这一问题有三种主要路向，即符号再现、概念再现和次概念再现（Gardenfors 1996）。符号再现的基本假设是：人脑是一个运算机器，认知是按照一套特定的规则对抽象符号进行操作。次概念再现这一路向认为认知活动主要由各种不同信息之间的联系承载。以 Gardenfors （1996）等为代表的一批认知科学家提出在符号再现层面和次概念再现层面之间插入一个起桥梁作用的概念再现层面，以解决符号再现和次概念再现都不能解决的难题。

需要强调的是符号再现、概念再现和次概念再现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同一个生物认知体系，即人脑，它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描述的具体和抽象程度上，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

第二章
原型论：认知语言学的范畴理论

本章我们讨论认知语言学的范畴理论——原型和基本层次范畴论。之所以从范畴论开始，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认知语言学研究是建立在对传统的范畴论的批判之上的。

2.1 范畴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通过语言对周围世界进行分类。比如，当我们用“狗”这一词来指称两只不同的狗时，或者当我们将两种并不完全相同的颜色都描述为“红”时，我们就是在分类。两只狗的长相可能有天壤之别，而两种颜色可能一为桃红，一为大红，但我们在对它们进行分类时，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强调的是它们的共性。可以说，分类是人类所有认知活动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倘若没有这项本领，世界在我们的眼中就会是芜杂一片。语言学家习惯用 categorization 一词（即范畴化）来指称分类这一认知活动。

范畴化不仅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对语言学家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Taylor（1995）认为语言学研究至少在两个层面上涉及范畴：一个是在方法论上，语言学家为了描述他们的研究对象——语言，需要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其进行范畴划分。比如，人们发出的声音

但实际的情况是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在他们的语言中对颜色进行分类，比如汉语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英语有 *black, white, red, green, blue*等。不同的语言在各自的颜色词汇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不仅数量不同（有的可多达十几个，有的则只有两个），各个颜色名称所覆盖的范围也不同，比如英语的 *brown* 和汉语的棕色、英语的 *pink* 和汉语的粉色就不是完全重叠。有人据此提出，颜色的分类是一个习得的过程，换句话说，颜色的分类完全是不同语言约定俗成的产物。以汉语为例，说汉语的中国人能分辨赤橙黄绿青蓝紫，并不是因为外部世界真的存在这样清晰的颜色划分，而是因为在汉语漫长的发展历史中，赤橙黄绿青蓝紫碰巧被命名、进入汉语词汇、并被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所习得，时至今日这些颜色词汇已如此根深蒂固地成为我们对外部世界认识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都忘却了它们约定俗成的偶然起源。

将此观点用于颜色以外的其他范畴，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范畴观：现实世界是一个连续体，范畴化只不过是语言和文化的产物。这一观点乍看很符合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例如，我们在划分山区和平原时，在划分森林和草原时，究竟在什么地方山区结束、平原开始，又是在什么地方森林结束、草原开始，这其间的决定或多或少是人为的硬性规定。类似的硬性规定反映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昨天的结束和今天的开始、春天的结束和夏天的开始，以及老师在评阅学生作文时所给的分数——4 分和 5 分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分水岭。

颜色词汇的研究给语言学研究所带来的启示可以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点：

（1）一个语言体系中的所有颜色词汇均处于相等的地位。例如，在英语中，*red, yellow, blue, black, white, pink, purple, brown* 等颜色词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存在 *red* 比 *pink* 或 *purple* 更重要的问题。也许有的颜色词汇的使用较其他颜色词汇频繁，但是因为任何一个颜色词汇的意义均由该语言体系中其他的颜色词汇来决定，所以没有一个颜色词汇可以说享有特权地位。仍以英语为例，*red*之所以为 *red*，并不取决于它本身，而是由英语中所有其他颜色词汇共同界定的，也就是说 *red* 就是 not blue, not yellow, not white, not black 等等。

（2）一个颜色词汇的全部所指也处于相等地位。例如，如果两种

（4）范畴的所有成员均地位平等。凡是具备了某范畴所有充分必要条件的个体即为该范畴的成员，凡是不具备该范畴所有充分必要条件的个体即不为该范畴的成员。成员与成员之间没有度的差别，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个体是比其他个体更好的范畴成员。非成员与非成员之间也没有度的差别，即没有什么个体是比另外的个体更典型的非成员。

2.2.3 传统的范畴观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范畴观对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战后对于音位学、句法学和语义学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更是建立在上述四条基本假设之上。应该说，传统的范畴模式在音位学的研究上最为成果累累。音位学家认为每一个音位都可以分解为一组充分必要特征（例如，/iː/这一音位可以分解为/VOCALIC/，/HIGH/，/FRONT/这三个特征，/uː/这一音位可以分解为/VOCALIC/，/HIGH/，/BACK/ 这三个特征）；这些特征是终极的、不可再分的（例如，/VOCALIC/ 不可能再被分为更基本的特征），这些特征又是所有语言共有的，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全人类共有的音位特征库，这个音位特征库概括了人类的发音能力，所有语言的音位均可由该特征库来界定；这些特征又是抽象的，你不可能单独发出/VOCALIC/或/HIGH/或 /FRONT/ 这些特征而不发出某个具体的音；最后，这些特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因为不作此假设就无法解释人类的语言习得。

受音位学研究的影响，语言学家在面对句法和语义范畴时，也多采用音位学的特征模式，比如将 *bachelor* 一词分解为 /HUMAN/，/MALE/，/ADULT/和/NEVER MARRIED/这四个特征。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简洁明了地捕捉住了不同单词在意义上的对称关系，比如*bachelor*和*spinster*在意义上显然构成互为对照的一对，特征模式正好可以抓住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spinster*一词可分解为 /HUMAN/，/－MALE/，/ADULT/ 和 /NEVER MARRIED/ 这四个特征，对比 *bachelor*，可以看出两词只在一个特征上有差异。

其次，语义学中的特征模式还使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定义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自然范畴。比如，/HUMAN/这一特征可以定义所有的与人相关的名词，/－ANIMATE/ 则可以定义所有的表征无生命物体或

品质的名词。类似*Honesty admires Alice*之类的句子之所以不被人接受，是因为*admire*这一动词需要一个具有/HUMAN/特征的名词作主语，而*honesty*不具备这一特征，反而具备/－ANIMATE/这一特征。

第三，语义学中的特征模式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某些句子的意义以及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请看下面三例：

1）This boy is a waiter.

2）This waiter is a boy.

3）This boy is my sister.

例1）的正确与否需要我们比照外部世界的客观事实，如果*this boy*确是*a waiter*，那么例1）为真，这种句子被称为综合性（synthetic）句子。例2）的正确与否则完全不取决于外部世界的任何情况，因为它的正确性已经由*boy*和*waiter*这两个词的意义保证了，这种句子被称为分析性的（analytic）。例3）则肯定是错误的，不是由于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而是由于*boy*一词所具有的/MALE/特征和*sister*一词所具有的/FEMALE/特征不相容，这种句子被称为前后矛盾的（contradictory）。

再请观察下面三对例句内部的关系：

4）Tom is a waiter.
Tom is a boy.

5）Tom is a waiter.
Tom is a boy whose occupation is serving customers in a restaurant.

6）Tom is a bachelor.
Tom is married.

例4）中的*Tom is a waiter*蕴涵（entail）*Tom is a boy*，因为*waiter*的一个特征是/MALE/，例5）中的*Tom is a waiter*与*Tom is a boy whose occupation is serving customers in a restaurant*互为彼此的蕴涵，也就是说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synonymous）；例6）中的两个句子则互相矛盾，因为*bachelor*的一个特征是/－MARRIED/。

以上我们列举了传统的范畴观运用到语言学研究上，尤其是音位学研究和语义学研究上，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范畴模式在运用到具体语言现象的

分析时表现出不可克服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的时候一个范畴的各个成员之间并不一定具有共同特性。比如，英语的［GAME］这一范畴包括 *football game, golf, playing cards, jigsaw puzzle* 等，这些成员之间难道真有什么共同特性吗？

（2）也有的时候范畴的各个成员之间共有的特性很多，我们很难穷尽这些特性，也很难判断哪些是必然的，哪些是偶然的。比如，［鸟］这一范畴包括麻雀、燕子、大雁、鹦鹉、黄鹂、鸡、企鹅等成员，它们中的大多数有羽毛、有翅膀、会飞、会下蛋、会鸣叫。诸如此类的特性我们还可以列出很多，那么究竟哪些特性可以帮助我们界定［鸟］，哪些不能呢？这之间的界限又该如何划分呢？

（3）并非所有的特性都是双元的，即或者是或者不是，有些特性存在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情况。比如［女孩］这一范畴，它的特征除了［女性］和［未婚］之外，似乎还应该对年龄作一个界定，但年龄的界定就不是一个是或者不是的问题，因为年龄这一特征构成一个连续体，我们很难人为地在某一点上将其砍断。

（4）并非所有的范畴都有清晰的界限。还以［女孩］这一范畴为例，一个出生刚一小时的女婴是女孩子吗？一个30岁的未婚女子可以称为女孩子吗？

（5）某范畴的各个成员之间地位不一定是平等的。以［水果］这一范畴为例，在苹果、梨和西红柿之间，恐怕多数人都会认为前两者是比西红柿更典型的水果。

正是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去寻找有别于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传统范畴观的另一种范畴观。这也是我们在下面的小节里要关注的话题。

2.3 另一种范畴观

2.3.1 关于［颜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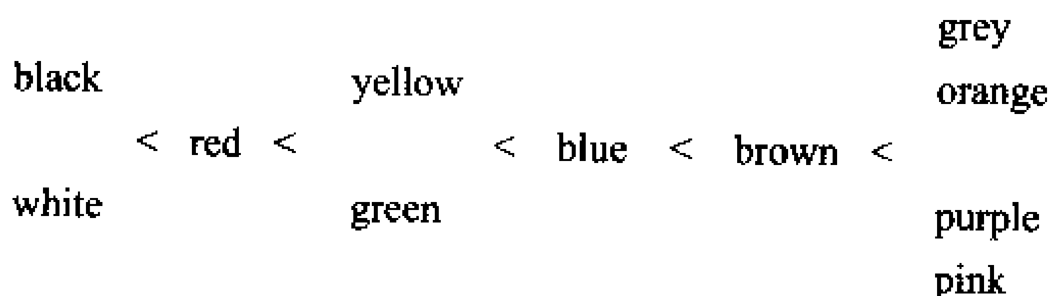
Berlin & Kay（1969: 2）在对98种语言的颜色词汇进行调查的基础之上，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普遍认为不同语言对颜色的三维空间所作的切分是随意的、独立于其他语言的，但我们的调查结果对

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我们的研究发现，尽管不同语言所使用的表述基本颜色范畴的词汇数量不等，但可以观察到一个普遍的总数为 11 的基本颜色范畴，所有语言都从这 11 个基本颜色范畴中选取自己的颜色词汇。”

Berlin & Kay 的主要发现可概括为如下两点：

(1) 当研究者向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受试出示一组颜色渐变的色块并要求受试依据自己的母语对这些色块进行切分时，我们的确可以观察到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甚至说同一母语的受试也不一定会给出同样的答案，还有的受试在前后几次测试中也不一定能作出一致的选择。可是当受试被要求从一组色块中挑选出他所认为的最好的“红”或“黄”或“蓝”或其他颜色时，跨语言差异就基本消失了。例如，对于说汉语的人和对于说英语的人来说，“红”和“red”所覆盖的颜色范围也许不尽相同，但前者眼里最好的“红”和后者眼里最好的“red”却惊人地吻合。Berlin & Kay 因此提出了“焦点颜色”(focal colors) 的概念。

(2) Berlin & Kay 所调查的 98 种语言的基本颜色词汇似乎都遵循一定顺序地取自 11 种基本颜色，这一顺序可以下图展示：



这个图示告诉我们，如果一种语言只有两个颜色词汇，那么这两种颜色就是黑和白；如果一种语言还有第三个颜色词汇，那么这第三种颜色就是红；如果一种语言还有第四个颜色词汇，那么这第四种颜色或者是黄、或者是绿，依此类推。

继 Berlin & Kay 之后，有关颜色词汇的研究陡然增多，这些研究发现人的感观 (perception) 作为一个对颜色认知十分重要的因素一直以来都被忽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及跨文化、跨语言的大规模调查的开展，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的有关颜色词汇的认识提出了质疑。他们的观察和结论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1) 在所调查的语言的颜色词汇中，颜色范畴都有一个中心和边缘。这就意味着同一个颜色范畴的成员地位并不一定相等。一个颜色词汇首先指称的是一种焦点颜色，由此而扩散才建立起它的外延。显然，一个语言的颜色词汇如果数量较少，那么相应地每一个颜色词汇的外延就会比较广；反之，如果一个语言的颜色词汇数量较多，那么每一个颜色词汇的外延就会相对收缩。但应该强调的是各颜色词汇所指示的中心——即焦点颜色——是保持不变的。

(2) 焦点颜色的相对重要性和稳定性还意味着颜色词汇并不构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体系，因为一个颜色词汇所指称的焦点颜色并不取决于在这一语言中还有多少种其他的颜色词汇。例如，在汉语中“红”这一词所指称的焦点颜色并不会因为汉语中是否有指称黄、橙、紫等其他颜色的词汇而有所改变。当然，“红”的外延也许会随着其他颜色词汇的增减而收缩或扩大，但作为焦点颜色的红则是保持不变的。

简言之，颜色词汇表现出的任意性要比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小得多，颜色范畴向我们展示了感观–认知–环境因素对语言范畴的形成及所指所产生的影响。

2.3.2 维特根斯坦

在其名著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978）中，维特根斯坦关于如何定义*spiel*（*game*）一词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议论。他首先注意到［GAME］这一范畴的各个成员—— *board-games, card-games, ball-games, Olympic Games* 等等——并不享有一组足以区分 *game* 与非 *game* 的共同特征。换句话说，［GAME］这一范畴的边缘是模糊的，它并非由一组各成员共有的充分必要条件来界定，而是由各种不同的*game*之间相互交织的相似性组织起来的。维特根斯坦将这种相互交织的相似性命名为“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例如，*card-games*与*board-games*可能有一些相似性，而*board-games*与*ball-games*可能又有另外一些相似性，*ball-games*与小孩子惯常玩的一些类似*hide-and-seek*的*game*又有某些相似性，依此类推。这正如我们在欣赏一个大家庭的全家福时，会注意到大儿子的脸形长得像父亲，

眼睛长得像母亲，母亲的高鼻梁被小女儿继承，而小女儿的卷发又来自祖父，等等。结论是尽管没有一个容貌上的特征为全家人所共有，但各家庭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还是让我们觉得这家人在外形上很像一家人。回到维特根斯坦的［GAME］范畴上，也许的确有一些特征经常与［GAME］相关，比如很多的*game*都有输有赢，需要一定的技巧，需要遵循一套人为的规则等等，但尚未发现一个仅与［GAME］相关、而与非［GAME］无关的特征，甚至可以说［GAME］的各个成员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

我们不妨全文引述维特根斯坦这段著名的文字：

> 想想我们称为“games”的事情，我指的是board-games, card-games, ball-games, Olympic Games 等等。问问自己：这些不同的games有什么共同点？——别急着说“肯定有共同点啦，不然它们不会都被称为‘games’”——先来细细观察，看看它们是否真有什么共同点。你如果这样做，就会发现没有什么特征是所有这些games共有的，它们所有的不过是相似性、相关性。让我重申一遍：别想，只是好好观察！——我们不妨从board-games以及各种board-games之间的关系开始，然后再来看看card-games；这时我们会发现card-games与board-games有不少对应点，但是不少board-games共有的特性在card-games身上消失了，继之而起的是另外一些属于card-games的共有特性。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看ball-games，有一些card-games的共有特性被ball-games保留了，但大多数则丢失了——它们都是“娱乐性”的吗？比较比较下棋和杀三子（一种两人对玩的儿童游戏）你就知道了，它们是不是都事关输赢或强调选手之间的对抗？想想那些考验耐性的game吧。Ball-games的确总是要决出胜负，但当一个小孩乐此不疲地将皮球抛向墙面又捡回来的时候，这一特征便不复存在。再来看看技巧和运气在各种games中所起的作用，看看下棋和打网球所需要的如此天壤之别的技巧。最后来看看类似ring-a-ring-a-roses之类的游戏，这里娱乐的成分很明显，但前面所讲的那些特征则统统消失了。我们尽可以对其他许多的games进行类似的观察和比较，都会发现有的相似

> 点涌现出来，有的相似点则消失不见。
>
> 我们的观察和比较显示出这样的结论：在那些许许多多的games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各种相似点重叠、交织的网络系统，有一些是整体的相似点，有一些则是细节上的相似点。
>
> 我想不出更好的名称来描述这众多的相似点，姑且称之为"家族相似性"吧，因为一个家庭的各个成员所表现出来的诸多方面的相似性——体形上的、面部特征上的、眼睛的颜色上的，还有步态、性情等等——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织。所以我说"games"也组成了一个家庭。

在此我们不妨考虑几个汉语的例子，请看下面几个范畴——［工作］、［家具］、［文具］、［水果］、［蔬菜］——它们所包含的各成员之间有共享的充分必要条件吗？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那么是什么将它们联系在同一个范畴中？再请大家想一想汉语有没有对应德语的［SPIEL］或英语的［GAME］的范畴？

2.3.3 原型：范畴的内部结构

维特根斯坦不是唯一的注意到传统范畴观有其局限性的人，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心理学和人类学研究都对传统的范畴观提出了大量反证，在此基础上由美国心理学家Rosch提出了"原型及基本层次范畴理论"（the theory of prototypes and basic-level structures）。Rosch进行了大量心理学实验，以求发现范畴的内部结构。Rosch（1975b）对［FURNITURE］、［FRUIT］、［VEHICLE］、［WEAPON］、［VEGETABLE］、［TOOL］、［BIRD］、［SPORT］、［TOY］以及［CLOTHING］等10个英语范畴做了调查。以［FURNITURE］为例，Rosch要求受试判断从chair, sofa, couch, table到vase, ashtray, fan, telephone等60个物体在多大程度上能算是［FURNITURE］这一范畴的成员，详细的调查结果见表2.1。Rosch这一实验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受试普遍接受范畴成员有程度差别的观念。如果依照传统的范畴观，要求受试判断某个物体在多大程度上算某个范畴的成员是毫无意义的荒唐做法——一个物体要么属于某个范畴，要么不属于某个范畴，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以音位学中的元音为例，难道我们能问

受试 /a/ 和 /i/ 哪个是更好的元音吗？但是 Rosch 的研究却向我们证明了范畴成员的程度差别是一个有心理真实度的概念。

表 2.1　　[FURNITURE] 范畴的 60 个成员的典型程度排序

Member	Rank	Specific score	Member	Rank	Specific score
chair	1.5	1.04	lamp	31	2.94
sofa	1.5	1.04	stool	32	3.13
couch	3.5	1.10	hassock	33	3.13
table	3.5	1.10	drawers	34	3.63
easy chair	5	1.33	piano	35	3.64
dresser	6.5	1.37	cushion	36	3.70
rocking chair	6.5	1.37	magazine rack	37	4.14
coffee table	8	1.38	hi-fi	38	4.25
rocker	9	1.42	cupboard	39	4.27
love seat	10	1.44	stereo	40	4.32
chest of drawers	11	1.48	mirror	41	4.39
desk	12	1.54	television	42	4.41
bed	13	1.58	bar	43	4.46
bureau	14	1.59	shelf	44	4.52
davenport	15.5	1.61	rug	45	5.00
end table	15.5	1.61	pillow	46	5.03
divan	17	1.70	wastebasket	47	5.34
night table	18	1.83	radio	48	5.37
chest	19	1.98	sewing machine	49	5.39
cedar chest	20	2.11	stove	50	5.40
vanity	21	2.13	counter	51	5.44
bookcase	22	2.15	clock	52	5.48
lounge	23	2.17	drapes	53	5.67
chaise longue	24	2.26	refrigerator	54	5.70
ottoman	25	2.43	picture	55	5.75
footstool	26	2.45	closet	56	5.95
cabinet	27	2.49	vase	57	6.23
china closet	28	2.59	ashtray	58	6.35
bench	29	2.77	fan	59	6.49
buffet	30	2.89	telephone	60	6.68

（据 Rosch 1975b: 229）

Rosch 的第二个重要发现是她所调查的 10 个范畴都表现出了她所谓的原型效应，亦即每个范畴都有一些与其原型十分接近的中心成员，也有一些远离原型的边缘成员。这些边缘成员不一定被所有的受试都接受为该范畴的成员。以［FRUIT］为例，Rosch的实验结果表明其中心成员包括 apple, pear, orange 等，边缘成员包括 tomato, water melon 等。仔细观察这 10 个范畴，我们会发现它们其实可以分为两组，［FURNITURE］、［VEHICLE］、［WEAPON］、［TOOL］、［SPORT］、［TOY］及［CLOTHING］构成一组，［FRUIT］、［VEGETABLE］和［BIRD］构成另一组。前一组通常被称为nominal kind（命名范畴），它们的定义至少部分是人为规定的，比如［TOY］被定义为儿童玩耍的东西，［VEHICLE］被定义为可提供行进性的工具等。如果这样的定义列举出的特征是构成某范畴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由此而得的命名范畴应该有清晰的边界，各成员地位平等，或者是，或者不是。后一组通常被称为natural kind（自然范畴），它们对应于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由自身的内部构造来界定，因此自然范畴也应该有明确的疆界，其成员不可能表现出度的差别。但是Rosch的实验却表明我们关于这两类范畴的预测都是错误的，无论是命名范畴还是自然范畴都是围绕原型建立起来的，且都缺乏清晰的边界。

Rosch的研究还进一步揭示了范畴成员的程度差异对一些认知活动的影响。首先，受试在判断“An X is a Y”的正确与否时，如果 X 是 Y 这一范畴的典型成员，那么受试作出判断所需的时间较短；如果 X 是 Y 这一范畴的边缘成员，那么受试作出判断所需的时间较长。比如，受试判断 A robin is a bird的时间短于判断 A duck is a bird 的时间。这一点在儿童受试身上表现得较成人受试更为明显，这说明儿童还未完全掌握范畴的边缘成员。其次，在预先提供信息方面，范畴成员的程度差异也带来不同的结果：研究人员预先向受试出示一个范畴名称（比如［FURNITURE］，［TOOL］等），随后屏幕上显示两个词（比如chair-chair, television-television），受试必须尽可能快地判断这两个词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结果表明如果后面出示的两个词是先前出现的范畴的典型成员，那么受试作出判断所需的时间较短，反之则较长。这表明一个范畴名称的出现会激活大脑中储存的该范畴的

表 2.2　　被列举的蔬菜及其出现频率

蔬菜	频率	蔬菜	频率
1. 大白菜	41	25. 蒜苗	6
2. 西红柿	38	26. 豌豆	6
3. 黄瓜	35	27. 玉米	6
4. 茄子	31	28. 大蒜	5
5. 小白菜	31	29. 茭白	5
6. 芹菜	26	30. 扁豆	4
7. 土豆	23	31. 葱	4
8. 菠菜	20	32. 苦瓜	4
9. 萝卜	20	33. 蘑菇	4
10. 卷心菜	17	34. 香菜	4
11. 南瓜	16	35. 大豆	3
12. 胡萝卜	15	36. 芥蓝	3
13. 冬瓜	14	37. 丝瓜	3
14. 韭菜	13	38. 豇豆	3
15. 青椒	13	39. 芋头	3
16. 辣椒	12	40. 豆芽	2
17. 四季豆	11	41. 葫芦	2
18. 菜花	9	42. 茼蒿	2
19. 空心菜	9	43. 莴苣	2
20. 生菜	9	44. 莴笋	2
21. 西兰花	8	45. 雪里蕻	2
22. 豆苗	7	46. 油麦菜	2
23. 西葫芦	7	46. 紫菜薹	2
24. 洋葱	7	48. 竹笋	2

表 2.3　　被列举的水果及其出现频率

水果	频率	水果	频率
1. 苹果	51	21. 樱桃	8
2. 香蕉	47	22. 榴莲	7
3. 西瓜	46	23. 香瓜	7
3. 梨	45	24. 柠檬	6
5. 葡萄	43	25. 龙眼	5
6. 桃	37	26. 木瓜	5
7. 橘子	32	27. 山竹	5
8. 哈密瓜	24	28. 西红柿	5
9. 菠萝	21	29. 芦柑	4
10. 李子	17	30. 火龙果	4
11. 荔枝	16	31. 山楂	4
12. 柿子	16	32. 枇杷	3
13. 枣	16	33. 无花果	3
14. 柚子	14	34. 杨桃	3
15. 猕猴桃	13	35. 菠萝蜜	2
16. 杏	13	36. 甘蔗	2
17. 橙子	12	37. 南瓜	2
18. 草莓	10	38. 沙果	2
19. 芒果	10	39. 杨梅	2
20. 椰子	8	40. 伊丽莎白瓜	2

随后，Peng请另一组受试为表2.2和表2.3中被列举的蔬菜和水果打分。以［水果］为例，最接近他们心目中典型的水果的（也即所谓“最好的水果”）打最低分1分，然后是2分、3分，4分表示该水果接近典型的水果的程度仅为中等，最高分7分表示该水果是“很糟糕的”水果，或者根本就不能算水果。

与Rosch一样，彭也发现她的受试都认为给蔬菜和水果打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证明原型这一概念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具有心理真

表 2.5　　水果：从最典型到最不典型

水果	排名	得分	水果	排名	得分
梨	1.5	1.06	杏	22	2.32
桃	1.5	1.06	伊丽莎白瓜	23	2.35
苹果	3.5	1.09	杨桃	24	2.40
西瓜	3.5	1.09	椰子	25	2.49
橘子	5.5	1.15	杨梅	26	2.53
葡萄	5.5	1.15	柿子	27.5	2.77
橙子	7	1.26	火龙果	29	2.83
香蕉	8	1.28	沙果	31	2.87
荔枝	9	1.35	榴莲	32	2.93
哈密瓜	10	1.38	龙眼	33	3.02
菠萝	11	1.43	枇杷	34	3.13
草莓	12	1.45	菠萝蜜	35	3.39
猕猴桃	13	1.56	甘蔗	36	3.51
芒果	14	1.81	山楂	37	3.66
柠檬	15	1.85	无花果	39	4.19
芦柑	16	1.98	枣	40	4.21
樱桃	17	2.04	木瓜	41	4.50
李子	18.5	2.17	山竹	42	4.56
香瓜	18.5	2.17	西红柿	43	5.00
柚子	21	2.26			

Peng 的研究结果显示最接近受试认为的典型的蔬菜的是小白菜、大白菜、菠菜和芹菜，而最接近受试认为的典型的水果的是梨、桃、苹果和西瓜。其他的蔬菜和水果随着它们与典型的蔬菜和水果之间的相似点越来越少，也就越来越远离［蔬菜］范畴和［水果］范畴的中心，而成为边缘成员。详见图 2.1 和图 2.2。

绿豆 大豆 海带 豇豆 土豆 芋头 白薯
洋葱 豌豆 藕 青椒 扁豆 豆苗 野菜 茭白 竹笋
豆芽 萝卜 四季豆 苋菜 空心菜 卷心菜 茼蒿 蘑菇
紫菜薹 香菜 生菜 油麦菜 辣椒 荠菜 菠菜 小白菜 大头菜 雪里蕻
蒜苗 菜花 胡萝卜 芹菜 大白菜 韭菜 莴苣 冬瓜
茴香 西兰花 茄子 黄瓜 莴笋 芥蓝
丝瓜 苦瓜 鸡蛋 大蒜 葱 西红柿 燕麦
葫芦 西葫芦 南瓜 玉米

图 2.1 蔬菜范畴的原型结构

无花果 杨桃 红果 栗子
榴莲 山竹 石榴 柠檬 杏 沙果 山楂
椰子 芦柑 猕猴桃 草莓 李子 蓝莓 龙眼
葡萄 苹果 香蕉 哈密瓜 香瓜 梨 芒果 枣 桃
西红柿 黑莓 西瓜 橙子 火龙果 枇杷
荔枝 橘子 菠萝 柚子
地瓜 伊丽莎白瓜 樱桃 菠萝蜜 可可
葫芦 甘蔗 杨梅 柿子
南瓜 木瓜 冬瓜

图 2.2 水果范畴的原型结构

在此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原型效应并不仅仅局限于名词类的范畴，也体现在动词类甚至形容词类的范畴上。比如，Coleman & Kay（1981）发现在判断什么算、什么不算“telling a lie”时，就存在明显的原型效应。Pulman （1983）发现诸如［LOOK］，［KI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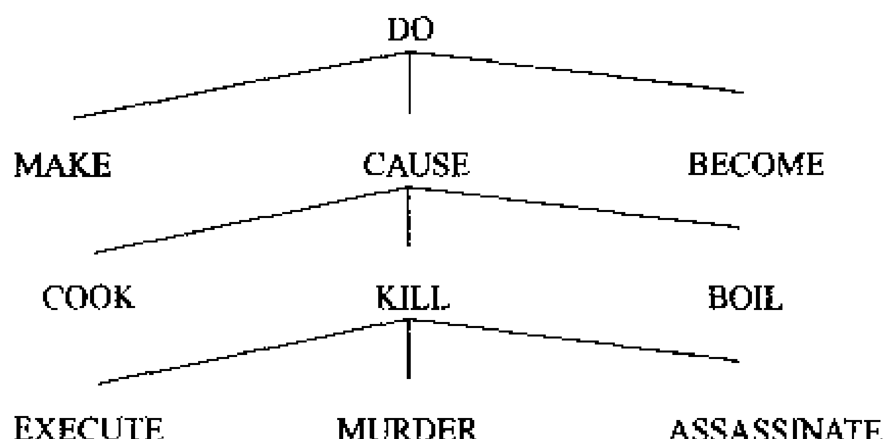


图 2.4 范畴的两轴（动词类范畴）
（据 Taylor 1995: 48）

从高层次范畴（superordinate categories）到基本层次范畴（basic-level categories）再到低层次范畴（subordinate categories），外部世界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不是杂乱无序，而是有章可循。其中基本层次范畴由某些具有显著特征的基本物体构成，这些基本层次范畴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认知努力而收获最大量的信息。在基本层次范畴之上，是更抽象、更具概括性的高层次范畴；在基本层次范畴之下，是较具体、较少概括性的低层次范畴。比如，[鸟] 是一个基本层次范畴，在它之上有高层次范畴 [动物]，在它之下有低层次范畴 [燕子]、[麻雀]、[鸽子] 等。

基本层次范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了"人们眼中自然界自划范畴的关节处"（the ways in which nature is perceived to cut itself at its own joints）（Mac Cormac 1990: 96）。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osch 1978: 31-35）：

（1）感知：基本层次的范畴其外观形态最易被感知和识别。往上的高层次范畴通常没有统一的外形，往下的低层次范畴通常都提供了过多的、可以删去的细节。以 [家具] 为例，这是一个高层次范畴，它包括 [椅子]、[桌子]、[床] 等基本层次范畴，而这些基本层次范畴又包括 [扶手椅]、[折叠椅]、[饭桌]、[课桌]、[单人床]、[双人床] 等低层次范畴。一般说来，椅子在外形上都是相似的，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出一张典型的椅子的模样，但是你能在头脑中构筑一件典型的家具的样子吗？不能，你的头脑中涌现的可能不是一把椅子，就

是一张桌子，或是一张床，但不可能是一件非椅、非桌、非床的抽象的家具。另一方面，我们虽然想象不出一件家具的样子，但可以想象出一张靠背椅、一把扶手椅、一把躺椅、一把转椅的样子。这些各种各样的椅子虽然在材料、造型、舒适程度等等细节上有差异，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椅子的外形还是可以识别的。

（2）功能：人类以各种身体动作与外部世界的具体物体打交道。与属于基本层次范畴的具体物体打交道时，我们可以总结出一套动作系列；往上到高层次范畴，这变得不可能；往下到低层次范畴，细节上的差异并未带来对基本层次范畴的动作系列的太多的改变。比如，［刀］是一个基本层次范畴，我们使用刀时，总是手握刀柄，将刀刃施于要切割的物体之上向下施力。［刀］属于高层次范畴［工具］，但怎样使用工具我们却总结不出一套共同的动作系列。［刀］还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如［水果刀］、［菜刀］、［餐刀］等等，在使用这些不同形式的刀时，我们的动作会有一些调整，但大体说来，“手握刀柄，将刀刃施于要切割的物体之上向下施力”的程序是不会变的。

（3）交流：一般说来，基本层次范畴的名称最短、最有用、也最经常被使用。从语言进化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先有对基本层次范畴的物体的命名，然后随着分类的丰富，向上、向下拓展。比如，英语中 *chair* 一词的出现应该早于 *furniture* 和 *armchair*。另外，儿童在习得语言时，也是先学会使用基本层次范畴的名称，后学会使用高层次范畴和低层次范畴的名称。

（4）知识结构：一个高层次范畴其成员共有的属性非常少；相比之下，一个基本层次范畴其成员共有的属性要多得多；而到了低层次范畴，其成员共有的属性较基本层次范畴则并无明显的增多。因此，从分类的角度来看，基本层次范畴在尽可能大的包容性和尽可能多的共有属性之间达到了一个平衡。

有人指出，什么样的范畴算基本层次范畴、什么样的范畴不算基本层次范畴，这之间并无什么客观的标准，他们据此对基本层次范畴的认知重要性提出质疑。他们举例说，对于我们这些整天坐在电脑前、远离大自然、关于植物的知识少得可怜的人来说，［植物］可能是我们的高层次范畴，［花］可能是我们的基本层次范畴，［玫瑰］、

[月季]、[水仙]、[兰花] 等可能是我们的低层次范畴。但是对于一个以卖花、种花为生的花农来说，情况可能就不同了。他的基本层次范畴可能下调到 [兰花]，他的低层次范畴可能是 [山兰]、[建兰]、[墨兰]、[蕙兰] 等。但是，请注意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对于范畴的等级结构及基本层次范畴的认知重要性的认识是错误的，反而揭示了范畴的另一个重要侧面，即人类对于范畴的认识及头脑中最终形成的范畴体系并不是客观存在于外部世界，而是植根于人类的生活经验。)

2.3.5 原型论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原型效应不仅存在于非语言的概念结构中，也存在于语言结构中，因为语言结构同其他概念结构一样，都是建筑于同样的认知机制之上，其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认知语言学对范畴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下列问题的思考上：

- 语言中存在哪些原型效应？它们源出何处？
- 如何理解语言所反映的抽象概念域的范畴化，例如情感、空间关系、社会关系等？
- 如何理解和构建人类的基本认知模式？
- 如何理解原型论给传统的哲学观带来的冲击？

(Lakoff 1987: 56-57)

2.3.5.1 原型论对语义研究的影响

传统语义学认为说话人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他的纯语言知识之间有鲜明的界限，语言学所研究的意义应该是独立于客观或想象的世界中所存在的状态之外，也独立于说话人对这些状态可能的了解。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界定在说话人的知识中，哪些是纯语言的知识，哪些又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比如，我们依据什么来判断下面两例的正误？

7) Dogs are animals.

8) Dogs have four legs/ have a tail/ bark/ do not miaow/ do not have horns, etc.

持传统语义观的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纯语言知识判

断出例7）是对的，因为*dog*一词的意义中有/+animal/这样一个特征，而对于例8）的判断就要超出我们的纯语言知识，需要借助我们关于*dog*的非语言知识了。因为*dog*一词的词义不可能包罗万象，连/+possess four legs/，/+possess tail/，/+bark/，/−miaow/等等都算进去，这个口子如果打开，*dog*的充要特征的单子就可以无限制地长下去啦。

但是细心的读者应该发现，在*dog*所具有的许许多多的特征中，哪些算作充要特征，哪些属于偶然特征，其实是很难划分的。换句话说，在我们对于*dog*的认识中，哪些属于我们对*dog*一词词义的理解，哪些又属于我们在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关于*dog*的认识，这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前者通常被称为语言知识（linguistic knowledge），后者通常被称为百科知识（encyclopaedic knowledge）。

既然这两者之间的界定模糊不清，我们又何必执著于将它们截然分开呢？建立在原型理论基础之上的认知语言学的语义观即认为我们可以把与某词的词义相关的背景信息视为一个知识的网络体系，这一网络体系已内化入我们的文化特征、行为方式等。具体地说，我们只有将一个词放到与之相关的知识的网络体系这一大背景中才能理解它的意义。以*Monday*一词为例，只有在［WEEK］这一概念构成的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Monday*，一个连一周七天的基本概念都没有的人，是无从明白*Monday*的意义的。而要理解*week*，我们又必须有对昼夜往复、构成一日的背景知识的了解。而最终，无论是理解*Monday*，还是*week*，还是*day*，都离不开［TIME］这一基本概念所构成的大背景。与此相似，对于*up/down*，*high/low*，*rise/fall*等词的理解也必须将它们置于一个三维的、由地心引力决定的［SPACE］之中。套用Langacker（1987: 147ff.）的术语，［WEEK］构成了理解*Monday*一词的域（domain），而昼夜轮回的概念又构成了理解*week*一词的域，三维空间则为理解*up/down*等词提供了域。

Langacker（1987: 148）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两个最基本的域（basic domains），也就是说，它们不可能再被分解为更原始的认知结构。其他的基本域还包括温度、颜色、味道、音调等感官经验和快乐、热情等心理状态。一个语言符号通过凸显（profiling）相关域中的某个部

分或某几个部分的组合来获取意义。不过，大多数语言符号的意义都不是建立在某个单独的域上，而是建立在一组互相关联的域上。以 *mother* 为例，对于这个貌似简单的词的理解至少要考虑到下面五个域：

- 基因域：母亲是给孩子提供基因材料的女性；
- 出生域：母亲是生孩子的女性；
- 抚养域：母亲是抚养孩子的女性；
- 家谱域：母亲是家族中与孩子关系最近的女性长辈；
- 婚姻域：母亲是父亲的配偶。

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五个域定义的母亲应该是同一位女性，但也不尽然。比如生母和养母的区别，比如试管婴儿的母亲是谁？比如克隆人的母亲又是谁？由此可见，即便是 *mother* 这样一个看似毫无争议的词也表现出原型效应：满足了全部五个域的当然是接近原型的母亲，其他的离原型有距离，最边缘的可能要算诸如克隆人的母亲之类的只满足了某一个域的情况。

但是 *mother* 还不算最复杂的情况。大多数的语言范畴呈现出的不是单一中心的结构（monocentric structure），而是多中心的结构（polycentric structure），也就是说，它们通常表现出多个原型，这些原型通过家族相似性互相连接。单一中心结构的范畴和多中心结构的范畴之间的区别对应于传统语义学研究所关注的单义词（monosemy）和多义词（polysemy）的区别。顾名思义，单义词指那些只有单一意义的词，多义词指那些兼具多个意义的词。两者之间的界限看似分明，实则模糊，仅凭我们对于意义的本能把握是很难判断的，但是如果借助于前文刚刚提到的域的概念，情形就会好得多。如果为了解释一个词的不同用法，需要借助于两个或多个域，则我们大体可以认定该词是多义词。以*high*一词为例，当它出现在*high building* 这一表达中，牵扯到的域是纵向空间，而当它出现在 *high salary* 这一表达中，牵扯到的域则变为数量。因此可以判定 *high* 一词具有至少两个不同（然而相关）的意义，属于多义词。

再看一个更复杂的例子 *climb*。下面每个句子中的 *climb* 都有各自独特的意义：

9) The boy climbed the tree.

10) The locomotive climbed the mountainside.

11) Prices are climbing day by day.

12) The boy climbed down the tree and over the wall.

据Fillmore (1982) 的分析，*climb* 在例9) 中的意义比较接近于该词的典型意义，指运用四肢从低处上升到高处。在例10) 中，上升的意义虽然保留，但运用四肢却无从谈起了，因为 *the locomotive* 根本没有四肢。到了例11)，上升的意义已经从纵向空间拓展到数量域了。例12) 中的*climb*则完全抛弃了上升的意义，转而强调四肢的运动。从这些例句中可以看出，[CLIMB] 体现的是一个多中心结构的范畴，该范畴包容了数个彼此不同却互相关联的意义，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意义链 (meaning chains) 来描述：意义A与意义B相关，意义B又与意义C相关，意义C进一步拓展为意义D，等等。如下图所示：

A → B → C → D etc.

那么，意义A是怎样拓展为意义B，意义B又是怎样拓展为意义C的呢？认知语言学家认为意义的拓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为比喻，一为借代。传统修辞学认为比喻和借代是两种纯修辞手段，而在认知语言学家那里，比喻和借代是被作为两个认知概念来探讨的。比如上文讨论的关于*high*和*climb*的例子，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从*high building*到*high salary*，从*The boy climbed the tree*到*Prices are climbing day by day*，*high*和*climb*的意义都出现了比喻拓展。再来看一个关于*up*一词的用法的例子：

13) I carried my suitcase up the stairs behind her.

14) She went up north.

15) I feel up.

在例13) 中，*up* 的意义是"to say that something is moved towards a higher place"，这是可在纵向空间域定义的基本义。到了例14)，*up* 的意义变为"to say that someone moves northwards"，已由纵向空间域发展到横向空间域，但毕竟还未离开空间域。例15) 中的*up*已发展出明显的比喻义，因为这时的相关域已拓展为情感

虚拟性，一个是表示和缓的语气。请看下面的例句：

19） If I had enough money, ...

20） I wish the war stopped very soon.

21） Suppose he knew the answer.

22） Excuse me, I wanted to ask you something.

23） Wa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 were wanting?

例19）至例21）中的过去时都表示虚拟性，例22）和例23）中的过去时则是用来传达和缓的语气。那么，过去时的这三种用法（过去的时间、虚拟性与和缓的语气）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认知语言学家给出了下面的解释（Taylor 1995）：

24） I was ill last week.

听到例24），我们通常会假定说话人已经痊愈了。换句话说，过去时表达的过去的状态通常会隐含这样一层意思，即该状态现在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该状态在现在的情况下为虚拟状态。正是因为过去时通常伴随这样一种隐含意义，所以我们才会用过去时来表达虚拟性。

用过去时表达和缓的语气源于"时间即空间"这一比喻概念。相对于"现在"而言，"过去"离我们较远，因此，当说话人选择用过去时来执行某个言语行为、尤其是提出请求时，他传达的意思就是：我与我正在进行的言语行为之间存在距离。正因如此，所以我们感觉过去时让语气缓和了下来。

再来看看关于语言范畴的结构的研究。认知语言学认为在认知范畴（如［水果］、［蔬菜］、［汽车］）和语言范畴（如［名词］、［动词］、［介词］）的结构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似性。正如［水果］这样的认知范畴有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一样，［名词］这样的语言范畴同样也有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也正如［水果］的边缘成员可能会与其他邻近范畴的边缘成员有相交之处一样，［名词］的边缘成员可能也会被视作动词或形容词。换句话说，原型效应不仅体现在诸如［水果］这样的自然范畴中，也渗透到语言的结构中。

以［WORD］和［AFFIX］为例，这两个语言范畴之间就没有清

晰的界定。给［WORD］下定义一直是语言学家们面临的难题，像 *This is Jane's mother* 和 *Meet Jane's husband* 中的 *mother* 和 *husband* 当然是 word，可是在 *mother-in-law* 和 *ex-husband* 中到底有几个 word 就比较难判断了。又比如定冠词 *the* 到底算 word 还是 affix 就难以界定。一方面，*the* 像大多数的 word 一样可以与后面所跟的词之间出现短暂停顿，可以接受句子重音，可以与多种词类搭配；另一方面，*the* 又像大多数的affix一样，不能作为一个句子单独出现，在一般情况下也不能重读，它的发音经常受到后面所跟的词的影响，而它在句中也不能被随意移动，除非它后面所跟的名词短语随它一起移动。这些都表明［WORD］和［AFFIX］之间的界限不是一刀切，而是模糊不清的。

2.3.5.3 原型论对范畴习得研究的影响

传统的范畴观和原型论的范畴观对范畴习得的过程作了不同的描述。前者认为范畴由范畴成员共有的充分必要特征来界定，并据此提出这样一个假设：范畴的习得是通过充要特征的习得来实现的。最开始，儿童关于某个范畴的界定肯定是不完整的，他可能会漏掉某个或某几个特征，因此，他脑中的范畴应该比成人理解的该范畴外延要广。但是，在语言实践中，漏掉的特征会逐渐补齐。最终，儿童脑中的范畴越来越接近成人的理解，直至完全一样。

原型论则认为儿童对某个范畴的理解是围绕该范畴的原型展开的，然后由这个原型再逐步拓展开去。某个物体如果表现出与原型的相似性，那么它就可以被视作该范畴的成员。当然，判断某个物体与原型之间究竟有没有相似性，儿童可能会用与成人大相径庭的标准，儿童脑中的原型也可能会与成人的原型之间存在差别，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儿童的范畴不一定就被包括在成人的范畴之中。但是，儿童会逐渐根据成人的标准来调整自己的原型，会逐渐学会用成人的标准来判断两个物体相似与否，直到最后他的范畴与成人的范畴基本同化。

2.4 小结

本章从讨论范畴化对人类认知及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开始，指

出范畴化不仅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认知活动，而且语言学研究也在两个层面上涉及范畴：一个是在方法论上，语言学家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语言进行范畴划分；其二，语言学家研究的对象本身——音素、词、词素、句法结构等——不仅构成一个一个的范畴，而且还代表了外部世界的范畴。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的范畴观主要可概括为如下几点：范畴由一组充分必要条件决定；范畴的所有特性均为二元的(binary)；各范畴有自己界定清晰的边线；一个范畴的所有成员均地位平等。这一范畴观对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尤其是音位学和语义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音位学家认为每一个音位都可以分解为一组充分必要特征；这些特征是终极的、不可再分的；这些特征又是所有语言共有的，并且是抽象的；这些特征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受音位学研究的影响，语言学家在面对句法和语义范畴时，也多采用音位学的特征模式。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们越来越发现传统的范畴模式在运用到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时表现出不可克服的缺陷。比如，有的时候某范畴的各个成员之间并不一定具有共同特性，也有的时候某范畴的各个成员之间共有的特性很多。我们很难穷尽这些特性，也很难判断哪些是必然的，哪些是偶然的。而且并非所有的特性都是二元的，也并非所有的范畴都有清晰的界限，范畴的各个成员之间地位也不一定平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促使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去寻找有别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传统范畴观的另一种范畴观。

认知心理学家Rosch总结了维特根斯坦对于家族相似性的思考和Berlin & Kay对于颜色范畴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她做了大量有关范畴的内部结构和外在联系的心理学实验，提出了原型和基本层次范畴理论。她的主要发现是许多范畴都是围绕一个原型而构成的，判断某物体是否归入某范畴，不是看它是否具备该范畴成员所有的共有特性，而是看它与其原型之间是否具有足够的家族相似性。Rosch还发现与原型现象紧密相关的有两个轴线，一个是横向的，一个是纵向的。其中沿纵向轴线展开的范畴可分为高层次范畴、基本层次范畴和低层次范畴。基本层次范畴由某些具有显著特征的基本物体构成，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认知努力而收获最大量的信息，因为它代表了“人

们眼中自然界自划范畴的关节处”(Mac Cormac 1990: 96)。

原型论给语言各个层面的研究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比如，在语义学研究中，持这一新的范畴观的认知语言学家在研究词义时，不再执著于将语言知识与百科知识截然分开，而是把与某词的词义相关的背景信息视为一个知识的网络体系。在解释单义词和多义词的区别时，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了单一中心结构和多中心结构的概念，并且认为意义的拓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为比喻，一为借代。在对语言结构的研究中，认知语言学家也尝试采用原型论来解释数和格的表达、时态和语态的表达、句子的种类等等。另外，传统的范畴观和原型论的范畴观对范畴习得的过程也作了不同的描述。

[注释]

1. 从本章起，本书以方括号标示范畴或概念。

是建立在后者之上的，如果传统的范畴观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以它为基石的客观主义的哲学观也就不可能成立。(Lakoff 1987: 157)

3.1 客观主义

客观主义（objectivism）的哲学观大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主义的形而上学论（ontology），即客观主义对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的本质的认识；二是客观主义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即客观主义对人的认知、语言和知识的本质的认识。我们下面分节论述。

3.1.1 客观主义的世界观

在客观主义者眼里，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且规规矩矩的。它由一个一个的实体（entity）组成，每一个实体都有自己固定的特性，实体与实体之间也有固定的关系。比如，“狗”这一实体其特性是哺乳动物、四足行走、有特殊的叫声、有敏锐的听力和嗅觉等；“猎狗”、“牧羊狗”、“看门狗”等也都是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实体，它们与“狗”的关系是它们都被包含在后者之中，而它们彼此之间是并列的、相互独立的。

客观主义者还认为，在物体所具有的特性中，有的是本质的、关键的，也就是说，具备了这些特性，该物体才成为该物体；反之，缺失这些特性，该物体就不成其为该物体。另有一些特性是偶然的，只是碰巧为某物体所拥有，并不承载该物体的本质，缺失了它们，该物体还是该物体。比如，“饭桌”这一物体的本质特性是供人吃饭用的桌子，至于它的质地——是木质的或玻璃的或金属的或石头的，还有它的形状——圆的、方的、长方的、椭圆的等等，则属于它的偶然特性，缺失与否并不能决定一个物体是不是饭桌。

客观主义者的范畴观我们在第二章已有详述，这里只作简单重述。所有具备一个或一组共同特性的实体构成一个范畴，这些特性是定义该范畴的充分必要条件。世界上的所有范畴都属于此类，比如数学中的奇数和偶数，几何中的长方形和正方形，语言学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生物学中的哺乳动物、鸟类、鱼类，以及自然界

中的江、河、湖、海等等。

由此推论，既然世界上所有的实体都归属于这种客观主义的范畴，那么这样构成的范畴与范畴之间应当存在稳定的逻辑关系，且这种逻辑关系应当是纯粹客观的、独立于人的意识及其他人为因素之外的。比如，有的范畴可能完全被包容于另外的范畴，例如[玫瑰]就被包容于［花］这一更大的范畴。如果以G来代替玫瑰，以E来代替花，那么，凡是属于G的就一定属于E。或者以G来代替玫瑰，以F来代替芙蓉，那么G与F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关系是彼此排斥的，凡是属于G的就一定不属于F，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图3.1和图3.2再现这两种逻辑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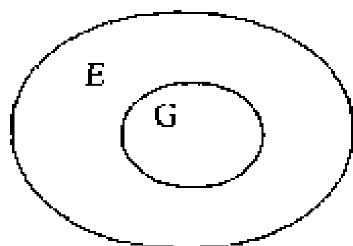


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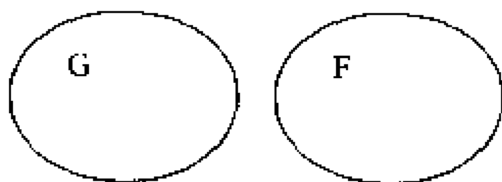


图 3.2

总之，在客观主义者眼里，外部世界是井然有序、有章可循的。它由一个个清晰可辨的实体组成，每个实体都是一些基本特性的组合，其中有些特性是本质的，另一些特性是偶然的。不同的实体共有的本质特性决定了它们同属一个范畴，由此界定的范畴对应于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事物。另外，外部世界的实体与实体之间有稳定的、客观的关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正是外部世界这种客观存在的关系的反映。

3.1.2 客观主义的认知观和语言观

任何一种哲学的认知观都必须面对以下问题：人何以能认识事物？什么是正确的人类理性（human reason）？真理是什么？意义又是什么？如何解释意义与意义之间的各种关系，比如前提与结论、同义、蕴涵？

持客观主义哲学观的人在回答上述问题时一个基本的假设是人的心智像镜子一样映射外部世界。也就是说，人的语言和思维中所运用

间客观存在的联系。

（5）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及事实（existence and fact）是独立于人的认知能力之外的，并不依赖人的诸如信念、知识、感知、理解方式等认知活动而存在。比如，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红、黄、蓝等各种颜色，虽然患有色盲症的人无法感知这些颜色差异，无法理解这些差异可能造成的很多影响，也无法建立起关于颜色差异的知识，但这丝毫无损于颜色差异的客观存在。世界上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不能因为你看不见，就宣布颜色不存在了。不仅颜色如此，世界上没有哪一桩客观事实是因为人相信它存在、或知道它存在、或理解它存在而存在的。不管你相信与否，知道与否，理解与否，地球总是太阳系的一颗行星，在自转的同时绕着太阳公转，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客观事实。

（6）客观主义者还将人的心理活动中包含想象色彩的成分全部剔除在外，比如隐喻、借代、主观意象（mental imagery）等在他们看来都不应进入人的概念领域（realm of concepts）。这是因为一旦将这些带有人的主观因素的成分介绍进来，就会破坏人脑准确认知外部世界的纯洁性，我们就很难百分之百地确信我们的思维真实地再现了外部世界。比如，对于［女性］这一概念的认识只应该建立在一系列客观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之上——是人类的两性之一，跟男性相对，有不同于男性的生理构造，能在体内产生卵细胞等等；而我们惯常用的描述女性的众多比喻，如女人如花、女人如水等等，则不应该成为我们对［女性］这一概念的认识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包含了太多想象的色彩。总之，为了确保人类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准确性，我们的概念体系必须从一开始就将隐喻、借代、主观意象等成分排除在外。

（7）语言符号通过成功地或不成功地映射外部世界而获取意义，换句话说，语言符号可以正确或错误地指称外部世界的实体。关于前者我们已列举了不少例子，比如“apple”之所以为 *apple*，“苹果”之所以为苹果；关于后者我们可以*unicorn*一词为例。它指的是传说中身体似马的一种独角兽，外部世界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动物，也就是说*unicorn*一词未能成功映射外部世界的任何实体，但它正是从自己失败的映射中获取了意义。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汉语例子*鬼*，唯物主

意义及理性为何物时，客观主义者认为根本不应提及从事这一切认知活动的人体及其特性。

在客观主义者眼里，概念应该像上帝之眼一样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的实体和范畴，"真正的知识"（real knowledge）就应该是以这样的概念来表述的。人类如果希望拥有真正的知识，就最好将人体的各种特性剔除干净。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体在客观主义的认知活动里不起任何作用。试以人的感知（perception）为例。在客观主义者看来，进行感知活动的人体机制（如眼睛、鼻子、耳朵、皮肤等）不过是收集信息、检验信息的一种方式。客观主义者认为，总体说来，这些人体机制所采集的信息还是符合事实的——你的所见、所闻、所嗅、所触大体上能够准确地告诉你外部世界实有何物。因此，人的感知被视为在外部世界和抽象的符号体系之间建立正确的对应关系的一种途径。不过，人的感知绝不是完美的，它有自己的诸多局限，有时还会欺骗我们，还有许多知识是我们无法直接感知到的。比如，人的视锥细胞只适宜于感受波长在390-770毫微米之间的光线，不在这一范围之内的光线不能被人的视觉感知。而人的听觉只能感受每秒20~20,000次振动的声波。因此，可以说人体的感知机制一方面帮助我们获取概念信息，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我们形成概念的能力。

客观主义者认为，人体无法做到往概念上添加任何非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内容。仍以［女性］这一概念为例，它对应于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一个范畴，这一范畴建立在如前文所述的一系列客观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之上。有的害羞、腼腆的男性在面对女性时，可能会产生诸如心跳、脸红、口吃等一系列生理反应，但我们不能因此就给［女性］这一概念加上一条"令害羞男性产生特殊生理反应"的属性，因为正确的认知应该是超经验的，超越了不同人之间的个体差异的。总之，为了避免给意义添加非客观的因素，客观主义者认为人体在赋予概念以意义上不起任何实质作用。在研究认知的本质时，人体应被排除在外。（Lakoff 1987: 174）

3.1.4 客观主义所反映出的直觉知识

从3.1.1节到3.1.3节，我们为客观主义者眼里的外部世界、认知

和语言等勾勒了一幅粗略的图画。可以看出占据这幅图画中心的是客观主义对范畴的认识，这种范畴观将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论联系在一起。但是在第二章我们已经看到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关于范畴化的研究揭示了客观主义范畴观所存在的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才有原型和基本层次范畴理论的提出。既然客观主义的范畴观被证明站不住脚，那么围绕它而建立起来的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论也就无法立足，客观主义对于外部世界、思维和理性以及语言的认识也要随着进行大的调整。

客观主义的哲学观在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是偶然的，它源于一些我们对外部世界直觉的观察和认识。我们与外部世界某些具体物体打交道的经验似乎不断向我们证实客观主义世界观的正确性。比如，现在我的面前有一张电脑桌；这张电脑桌有一个桌面，是白色的；我自身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我面前的电脑桌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拥有一个桌面"和"颜色是白的"是这张电脑桌的两个特征；"在我的面前"是我和电脑桌之间的关系。假设这张电脑桌没有桌面，那么它就不成其为一张电脑桌，它就会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是假如我把它漆成灰色，它还会是一张电脑桌，甚至可以说它还是我原来那张电脑桌。这说明"拥有一个桌面"是电脑桌的本质特征，这一本质特征的缺失会导致某个物体不能归入电脑桌这一范畴；而"颜色为白"只是电脑桌的偶然特征，它的存在与否对于判定某物体是否为电脑桌不起作用。所有这些都与客观主义的世界观所勾勒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画面十分吻合。

我们对于心理活动的直觉认识也吻合客观主义对于人类认知的认识。比如，我的大脑里存在一个关于白菜的概念，这个概念对应着外部世界里的白菜：超市的货架上的白菜，菜贩子三轮车上的白菜，厨房的冰箱里的白菜等等；这个概念不对应外部世界里的其他物体，比如西红柿，比如电饭煲，比如苹果；如果一个物体是白菜，那么我可以通过我的逻辑思维判断它应该有绿的叶子、白的杆，因为这两者是白菜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等等。

另外，我们对于语言的直觉认识也十分贴近客观主义的语言观。比如，汉语"白菜"这一词汇指称外部世界里的白菜，而不指称玫瑰

或轿车或电视。如果我在说话的时候非要用“白菜”来指称玫瑰，那么我就是在错误地使用这个词。

上述这些源于我们的日常经验和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直觉观察的认识不断被人用来为客观主义的世界观进行辩护——毕竟它还是概括了人类的常识呀。这种看法不是全无道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白菜或电脑桌或其他熟悉的物体打交道时，持这些常识性的观点不会让我们陷入窘境。但问题是我们的这些源自具体物体的常识性认识并不总是能被推广到其他领域。当我们面对的是政治运动、通货膨胀、爱情、婚姻、外交政策时，依然固守源自具体物体的常识性认识可能就会有很多负面影响，因为在这些领域里，什么是实体，什么又是实体的本质特征和偶然特征就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了。在这些领域里我们的理性思维也不是局限于对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物体所构成的范畴之间客观存在的逻辑关系进行机械操作。此时，我们的理性思维具有更多创造和想象的成分。

要提出一个取代传统客观主义的新的哲学观点，我们就应该考虑包括范畴化在内的各种认知活动。新的哲学观应该不仅包容我们对外部世界、对思维和语言的常识性认识，也能解释我们对超出具体物体的情感、经济、政治、外交等抽象域的认知。(Lakoff 1987: 174-175)

3.1.5 客观主义的遗产

客观主义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已经伴随了我们很多个世纪，尽管不断有人对它提出挑战，但它的影响几乎是无处不在的。Lakoff（1987: 183-184）对客观主义留给我们的遗产作了生动的叙述：在客观主义者看来，只有当我们的思维中所运用的符号系统能精确地再现外部世界时，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正确知识。由此推论，为了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正确知识，一切有可能阻碍我们的符号系统精确再现外部世界的因素必须从一开始就被摈弃。这些因素包括：

人的感知，因为它可能欺骗我们；

人的身体，因为它有自己的脆弱性；

社会，因为它承受着各种压力，有各种特殊的利益；

记忆，因为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退；

心理意象（mental images），因为它因人而异；

想象，特别是隐喻和借代，因为它与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不能吻合。

我们从客观主义者那里继承的遗产有：

（1）我们认为人类的理性是纯粹的心智活动，不带感情色彩，超然于想象、社会运作、身体局限和记忆局限之外。

（2）我们视理性思维为机械思维。不仅如此，我们还赞美各种典型的机械思维，比如依据大前提和小前提推出结论的三段论。

（3）能够进行数学计算的机器被视为也能够进行类似人脑的理性思维。这一点很生动地体现在现代汉语中一个名字的变迁上：上个世纪90年代当computer刚刚在中国大陆推广时，我们称它为“计算机”，即能够计算的机器；而现在随着computer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性能的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称它为“电脑”了，即靠电力运行的大脑。

（4）当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不断被“量化”、“客观化”时，我们拍手称颂这是社会的进步、管理的日臻完善。比如，银行对客户的管理视客户为帐号、余额，学校对学生的管理视学生为学号、学分。甚至高校里的职称评定也尽可能地量化了，在国家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是几分，承担一门研究生或本科生的主干课程是几分，攒够了多少分方能申报副教授、教授。

当我们把这一切原本很难量化的东西成功地量化了之后，我们认为这是朝着决策的科学化和公正化迈出了一大步。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客观即意味着公正和公平，而人性的判断总是带着主观色彩，因而难免出现误差、或为偏见所左右。因此在作出事关人的决定时我们总是尽可能地使我们的判断和决策建立在客观的、量化的基础之上。这其实也是对决策者的一种保护，客观和量化成为一张挡箭牌，一切的指责、批评等都可因此化解。

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将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量化，还因为量化管理被视为一种高效率的管理方式。这在很多情况下是成立的，但也不尽然，因为为了使许多涉及人的信息和资料量化，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量化和客观化的管理模式真的能够帮助我

们作出正确的决策、从而使人类社会变得更美好，那么这样的投入当然是值得的。问题是在第二章我们已经看到传统的客观主义的范畴观并不吻合人类建立范畴、理解范畴、习得范畴、划分范畴的真实情况，因此建立在这一范畴观之上的客观主义的世界观不仅不够人性，而且不一定能帮助我们以最适当、最有效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以及协调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对这里面存在的危险我们应该有所察觉，正如Lakoff（1987: 184）所呼吁的，“如果说目前还很难扭转这种趋势的话，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现代社会的管理机制是建立在一种值得怀疑的世界观和范畴观之上的。”

3.2 经验现实主义

总体说来，客观主义哲学观与人类对范畴的认识不相吻合，也无法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解释人类认知和语言的理论。我们不能奢望对客观主义哲学观的世界观和认识论进行一些局部的修修补补就能解决问题，这就导致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哲学观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解密人类的认知和语言。

Lakoff（1987）和Johnson（1987）提出的经验现实主义也许能够填补这一空缺。经验现实主义力图提供下面这些理论：

- 关于意义、真理、知识、客观性和理性的理论；
- 关于人类对范畴的认识以及语言的意义的认知模式理论；
- 关于不同文化和语言所反映出的差异以及共性的理论。

(Lakoff 1987: 265-266)

这一切是建立在下述基本认识之上的：（1）承认有一个独立于人的行为和认知而存在的外部世界；（2）认为这一外部世界的性质决定了它会给我们的认知系统施加各种限制；（3）认为人的身体构造、身体经验及社会经验会对人的认知产生重大影响。

在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观里，意义被视为是最关键的，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语词（linguistic expression）和语词所传达的概念是怎样获取意义的。在上一章里，我们看到对这一问题客观主义的回答是：

> 语词和语词所传达的概念都是抽象的符号结构，这些符号结构本身是无意义的，它们通过与外部世界的物体和范畴之间直接的、无中介的关联获取意义。

在客观主义的这一回答中，我们找不到人的影子。换句话说，客观主义者认为意义完全不取决于进行思维和交流的人。而这正是持经验现实主义的认知语言学家最不敢苟同的地方。

在本章下面的介绍中，我们将会看到，在对待意义的问题上经验现实主义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力图通过进行思维和交流的人类本身的身体构造、身体经验及社会经验来解释语词和概念的意义。经验现实主义把问题一分为二：（1）意义从何而来？（2）意义的结构从何而来？下面我们分别论述。

3.2.1 意义与结构

3.2.1.1 意义从何而来？

对于第一个问题，经验现实主义的回答是“蕴于身体”（embodiment），也就是说意义源于人类的生物机能和人类身处其特定的物理和文化社会环境中而积攒的身体经验和社会经验。这里的“生物机能”和“经验”不是指的狭义的某个个体的体质特征和生活经历，而是指的广义的、作为一个独特物种的人类及其社团共同的身体构造和经验的集合，其中包括人作为两足行走的动物所具有的一切生理特质、人类基因遗传的各种本领、人在外部世界中的运作方式、人所创造的各种社会机构等等。简言之，客观主义视为与意义无关的人为因素在经验现实主义这里都得到了重新认识。

3.2.1.2 意义的结构从何而来？

对于第二个问题，经验现实主义的回答是“概念之先的结构”（pre-conceptual structures）。人类认知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概念不是杂乱无序，而是有章可循的，不仅每个概念的内部有自己的构造，而且概念与概念之间也遵循一定的规律、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体系。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以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去推理、理解、获取知识并且进行交流。这一概念体系所反映出来的结构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于我们先于概念而出现的身体经验。简言之，“概念结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先于概念的结构存在，概念结构至少部分源于概念之先的结

构。”（Lakoff 1987: 266）

3.2.1.3 两个相关问题

如果真如经验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意义和意义的结构都产生于我们的身体经验，那么我们必须首先假设我们的身体经验本身就是有结构的，而不是混沌一片，因为不管怎么说结构不可能产生于一个无结构的混乱之中。换句话说，如果意义的结构缘起于概念之先的经验，那么那些概念之先的经验自身就必须是有结构的。由此而引发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身体经验中存在哪些概念之先的结构可以帮助生成概念结构呢？

第二个相关问题是并非所有的概念都是具体可感的物理概念，比如［香蕉］、［课桌］、［电话］等，很多概念都是抽象的，人类的理性思维也是抽象的，那么抽象的概念和理性思维又是怎样建立在具体的身体经验之上的呢？

Johnson （1987）和 Lakoff （1987: 267-268）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

（1）我们的概念之先的经验中至少存在下列两种结构：

A. 基本层次结构（basic-level structure）：上一章在论述原型论时，我们已经指出人类的范畴构成一个从高层次范畴到基本层次范畴再到低层次范畴的级系，其中对人类的认知而言最重要、最有用的是居中的基本层次范畴，它由人类的完形（gestalt）感知、身体运动机制和形成心理意象的能力等共同界定。经验现实主义认为这样界定的基本层次范畴拥有比较完整的内在结构，并且先于概念而存在。

B. 意象图式结构（image-schematic structure）：意象图式指的是那些在我们的日常身体经验中反复出现、相对简单的结构以及各种空间方位关系，前者如容器图式（CONTAINERS），路径图式（PATHS），链接图式（LINKS），施力图式（FORCES），平衡图式（BALANCE），后者如上一下（UP-DOWN），前一后

意象图式有着固有的内在空间结构。它们对于人类来说是直接有意义的，因为人类的身体构造以及在地球这个大环境中的运作模式决定了我们每天反复地、直接地体验各种意象图式。例如，我们无数次地接触到一件物体置于另一件物体之上，由此我们很自然地获取了OVER这一意象图式，并且可以用这一意象图式去理解其他的类似的空间关系。同样，UP, DOWN，FRONT，BACK 等意象图式也都是从我们的身体经验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均可被用于描述或者构筑其他空间关系甚至是非空间关系。

Langacker（1987: 217）探讨了意象图式的内部结构。他认为，一个典型的意象图式标识的是两个或多个实体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其中一个可被称为动体（trajector），它是整个图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余的实体被称为陆标（landmarks），它们为我们定位动体提供参照。动体所因循的路线被称为路径（path）。需要指出的是动体虽名为动体，却不一定要运动，也可处于静止状态，也就是说路径为零的状态。因此，一个意象图式既可标识动体与陆标之间动态的不对称关系，也可表示它们之间静态的不对称关系。除了动体、陆标和路径之外，一个意象图式还包含另外一个要素，那就是一个潜藏的观察者（observer），因为动体和陆标之间的任何关系都是用观察者的眼睛看的。

Lakoff（1987: 275）这样总结意象图式对我们的抽象思维的重要性："意象图式为下述观点提供了重要证据，即抽象思维包含两个方面，（a）基于身体经验的思维，（b）从具体的域到抽象的域的隐喻投射。"具体地说，意象图式不仅构建了我们的空间域，也构建了存在于我们的抽象的域中的许多概念。例如，我们通过容器图式来理解范畴，所以我们说范畴甲包括了范畴乙，或某物体在某范畴之内；我们通过上一下图式来理解等级结构，所以我们说上司和下属，上级部门和下级部门；我们还通过链接图式来理解各种关系，比如婚姻的纽带将男人和女人连接在一起，血缘的纽带将父母和孩子连在一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Lakoff（1987: 275）提出了一个"形式空间化假设"（formal spatialization hypothesis）来概括这种现象：

> 严格说来，形式空间化假设要求从物理空间到认知空间（conceptual space）的隐喻投射。通过这种投射，空间结构被

> 移植到概念结构之上。更确切地说，（构建空间关系的）意象图式被投射到相应的（构建非空间概念的）抽象组合（configurations）上。简言之，形式空间化假设认为我们是通过意象图式加隐喻投射来理解概念结构的。

这一假设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大多数——如果说不是全部的话——抽象思维实际上是蕴藏于意象图式结构的空间思维的隐喻版。换句话说，以意象图式为基础的空间隐喻引发了抽象思维，或者说抽象思维是建立在以意象图式的隐喻投射为基础的空间思维上。不过，Lakoff（1990: 72）自己也承认形式空间化假设在现阶段仍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假设，我们还需要对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意象图式和空间隐喻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才能最终确立这一假设。

3.2.2.1 容器图式

容器图式是产生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一个很普通的意象图式。我们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在世界中的存在决定了我们每天要无数次遭遇被容器包容或作为容器包容其他物体的经验。例如，我们都清楚地感受到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三维的容器，每天我们都要往这个身体容器里放置各种东西（食物、水、氧气等），每天我们也都从这个容器里排除一些废弃物（食物和水的残渣、二氧化碳、血液等）。从生命的最开始我们就不断体验被周围环境中的各种容器所包容，我们进进出出各种建筑、房间、交通工具，我们也操纵各种物品，把它们放置在各种容器里，如鞋被收进鞋盒里，衣服被挂进衣橱里，食物被放进冰箱、微波炉或烤箱里，在超市里采买的蔬菜、水果被放进购物袋里，等等。从这些最最基本的生活经验中我们可以把握住一个共同的、反复出现的结构，即容器这一意象图式结构。

容器图式标识的是动体被包容在作为陆标的容器里。最典型的陆标如我们上段所列举的，是占据三维空间的立体容器，动体在这样的立体容器中被包围，同时受到保护或限制。例如，胎儿在母体的子宫里发育成长，食物被放在冰箱里保鲜，人呆在房间里躲避风雨。但是作为陆标的容器也不一定非得占据三维空间，它可以是一个占据双维空间的平面容器，比如圆心之与圆；甚至可以是一条线，比如点之与线。但无论是单维、双维还是三维的容器，都会区分被包容在容器内

3.2.2.2 步出容器的不同方式

Johnson（1987）列举了每天一大早人们就要实施的一系列进进出出的活动。这段文字很有意思，我们不妨摘抄如下：

> You wake *out* of a deep sleep and peer *out* from beneath the covers *into* your room. You gradually emerge *out* of your stupor, pull yourself *out* from under the covers, climb *into* your robe, stretch *out* your limbs, and walk *in* a daze *out* of the bedroom and *into* the bathroom. You look *in* the mirror and see your face staring *out* at you. You reach *into* the medicine cabinet, take *out* the toothpaste, squeeze *out* some toothpaste, put the toothbrush *into* your mouth, brush your teeth *in* a hurry, and rinse *out* your mouth. At breakfast you perform a host of further *in-out* moves – pouring *out* the coffee, setting *out* the dishes, putting the toast *in* the toaster, spreading *out* the jam on the toast, and on and on. Once you are more awake you might even get lost *in* the newspaper, might enter *into* a conversation, which leads to your speaking *out* on some topic.

在上面这段引文中，有些*in(to)*和*out*描述的是物理空间里的运动方向，比如 reach *into* the medicine cabinet, take *out* the toothpaste 等，而有些显然突破了物理空间，描述的是更抽象的非空间关系，比如 emerge *out* of your stupor, enter *into* a conversation 等。我们不妨先把注意力集中在*out*上，在上面这段引文中出现了*out*的许多不同意思，那么这些意思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又或者它们彼此毫不相干、只是偶然被同一个语言符号所承载？对这一问题，我们在第二章第 2.3.5.1 节讨论原型理论对语义研究的影响时稍有涉及，在此我们可以从意象图式的角度再作论述。传统的语义学研究认为类似*out*这样的多义词各个意义之间彼此独立，并不构成一个和谐完整的体系。但是认知语言学对这一观点提出挑战，认为在解释语义现象时，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们的身体经验和生活经验中所蕴含的意象图式结构的重要性，这种结构帮助我们在众多不同的认知域之间建立联系，从这一角度出发也许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语言中的句法结构和各种语义关系。

Lindner（1982）对英语中600多例verb + *out*结构进行了调查，例如take *out*, spread *out*, throw *out*, pick *out*, leave *out*, shout *out*, draw *out*, pass *out*等，发现情况并不像传统语义观所认为的那样，各个*out*彼此独立，互不相关。她的研究显示这600多例*out*是围绕三个典型的意象图式结构展开的。请看下面的例句和简图。

John went out of the room.
Pump out the air.
Let out your anger.
Pick out the best theory.
Drown out the music.
Harry weasled out of the con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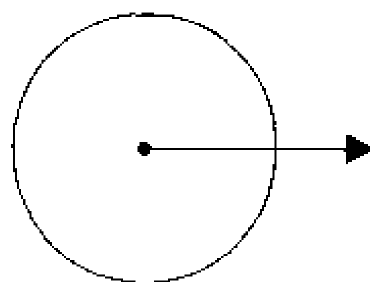


图 3.4 OUT1

Pour out the beans.
Roll out the red carpet.
Send out the troops.
Hand out the information.
Write out your ide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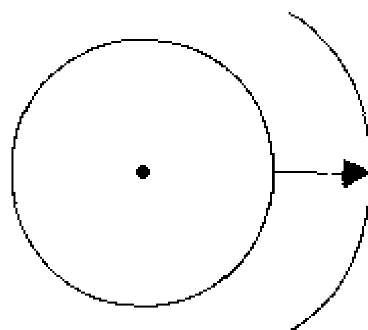


图 3.5 OUT2

The train started out for Chica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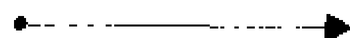


图 3.6 OUT3

从上述例句和简图中可以看出，OUT1, OUT2和OUT3都体现了动体和陆标之间某种特殊的关系，动体是整个情景中最吸引观察者注意的成分，陆标为动体的突显提供背景和参照。试以OUT1为例，在John went *out* of the room这一事件中，陆标是作为容器的room，在图3.4中以圆圈表示；John是动体，在图中以黑点表示；他沿箭头运动，步出room。当然，图3.4展示的只是这一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意象图式的一个理想化了的体现，因为那间房间不一定非得是圆的，也可以是方的；John也不一定非得沿直线离开房间，他可以走曲线；

而且一个真正的房间还应该有一个供出入的缺口——门。但不管怎么说，图 3.4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此处和类似事件（例如 Alice got *out* of the car）中那个反复出现的OUT1意象图式，即动体沿一定路径步出容器。

我们对 OUT1 意象图式最直接的把握应该是来自 John went *out* of the room或Alice got *out* of the car这样的身体经验，因为在这样的身体经验中人体自身被视为需要定位的动体。当我们把来自此类身体经验的OUT1意象图式投射到对无生命物体的运动的描述上，我们已经离开了 OUT1 意象图式原型一步。比如，当我们说 get *out* the ice cream from the fridge 时，就是把来自身体经验的 OUT1 意象图式投射到动体 the ice cream 和陆标 the fridge 的相对关系上。

不仅如此，OUT1意象图式还可以通过隐喻投射完全跨出物理空间域，进入更抽象的域，动体和陆标都由抽象的概念来承担。认知语言学认为意象图式的这种隐喻投射是词汇拓展其意义的主要途径之一。在下面的例句中OUT1意象图式被应用于描述事件、状态等抽象的域：

1）He left out some minor details when he retold the story.（STORY EVENT AS CONTAINER）

2）Johnson gave up and got *out* the race when everybody thought he was about to win.（RACE EVENT AS CONTAINER）

3）She's been a very good friend and helped me out of all sorts of trouble.（STATE AS CONTAINER）

在例 1）中，动体是 the minor details，陆标是 the story，路径是 *out* of the story event，这里OUT1意象图式从物理空间域被投射到语言域，the story event 被视为一个包容着或重要或不重要的细节的容器，句中的he所做的是从这个容器中剔除那些不重要的细节。在例 2）中，动体是 Johnson，陆标是 the race，路径是 *out* of the race，这里 OUT1 意象图式被投射到体育比赛域上，the race 被视为一个包容着参赛运动员的容器，Johnson所做的是离开这个容器。在例3）中，动体是 me，陆标是 trouble，路径是 *out* of the trouble，这里 OUT1 意象图式已经被投射到状态域上，trouble 被视为包裹着人的一个容

器。上述三个例子告诉我们 leave *out*、get *out* 和 help *out* 中的 *out* 既可以表示物理空间里的运动方向，也可以通过隐喻投射覆盖抽象的认知域，来定位各种心智活动；但无论是在物理空间，还是在抽象的认知空间，OUT1 意象图式是保持不变的。(Johnson 1987: 30-34)

3.2.2.3 其他的意象图式

如前文所述，每一个意象图式都起自一些基本的身体经验，每一个意象图式都有自己的内在结构和逻辑，每一个意象图式也都可以通过隐喻（连同它的内在结构和逻辑）被投射到抽象的认知域上。下面我们就按身体经验、内在结构、基本逻辑和隐喻投射这四个部分来简单分析几个意象图式。

3.2.2.3.1 部分—整体图式

身体经验：人体即是一个整体，头、躯干、四肢、五脏六腑等是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我们从婴儿时期即已认识到这一点，随即开始对身体各组成部分的操控，比如吸吮大拇指甚至大脚趾。为了在外部世界里有效地生存，我们除了了解自身是一个由零部件组成的整体外，还必须了解其他物体的部分—整体结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庖丁解牛，庖丁的牛刀之所以常用常新，是因为他不仅看到作为一个庞然大物的整体的牛，还看到牛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缝隙。较普通的例子包括吃西瓜时我们会吃进去瓤、吐出来籽、扔掉皮，用菜刀时我们会手握刀柄、用刀刃去接触要切的菜。事实上，人的感知系统就是朝着能有效鉴别事物的部分—整体结构的方向进化的，所以在高层次范畴—基本层次范畴—低层次范畴这一等级结构中，基本层次范畴因为可以完形被我们感知，同时又有着清晰的内在组成部分，所以对我们的感知和认知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内在结构：一个整体，各组成部分，一定的组合。

基本逻辑：这一意象图式是非对称性的，如果甲是乙的一部分，则乙必不是甲的一部分。这一意象图式是非反身的，甲不是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当组成部分全都不存在时，不可能有整体存在；不过当组成部分全部存在时，它们也未必构成一个整体。当且

封建家庭的“锁链”，而妇女解放运动的口号之一是帮助妇女摆脱包办婚姻的束缚。还有一些褒义的纽带和链接，比如“千里姻缘一线牵”中的“一线”，比如友谊的桥梁、感情的纽带等等。

3.2.2.3.3 中心—边缘图式

身体经验：人体本身就有中心（躯干、五脏六腑）和边缘（手指、脚趾、头发等）。树有树干和树干上生发出来的枝桠和叶子，白菜有菜心和包裹着菜心的菜叶，饺子也有馅和包裹着馅的皮。相对于边缘，中心通常被视为更重要，这是因为，第一，对中心部分的伤害其严重程度一般超过边缘部分，被子弹擦破了皮不会危及生命，而若一弹击中心脏，则会生命垂危；第二，中心部分在决定某物体为该物体时起着决定性作用，秋天掉光了叶子的树还是那棵树，甚至枝桠被人修剪得面目全非的树也还是那棵树；剪短了头发或换了个造型的偶像歌星还是那个偶像歌星。可以说，边缘依赖于中心，但反过来中心并不依赖于边缘。这正如内分泌失调会影响指甲的健康生长，而剪掉指甲并不会影响你的内分泌系统。

内在结构：一个实体，它的中心和边缘。

基本逻辑：边缘依赖于中心，而中心并不依赖于边缘。

隐喻投射：一本书有中心思想和细枝末节，一个国家有首都和边远省份（例如，*北京是祖国的心脏，加大对边远地区的投资*），一台戏有主角和配角，一个复合句有主句和从句，一个帝王将相甚至会将自己的得力助手称为“左膀右臂”，等等。总之，无论是在哪个抽象的认知域，我们都像在物理空间域里那样将重要的成分视为中心，将起辅助作用的成分视为边缘。

3.2.2.3.4 始源—路径—终点图式

身体经验：我们每一次的运动都会有一个始发点和一个终点，我们朝着终点的方向运行，沿途会经过一系列站点，在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我们还可以变更从始发点到终点的路线。比如，每天早晨，无论是步行、骑车、坐公交车、打的还是自己驾车，你都要从家运行到上班地点，这时家是始发点，上班地点是终点。当你把面包从冰箱里

取出放进烤炉里，面包的始发点是冰箱，终点是烤炉。

内在结构：始源，路径，终点，方向。

基本逻辑：当你从始源沿路径向终点运行时，你必须经过路径上的每一点，你沿路径走得越远，时间也就用得越多。

隐喻投射：我们常把目标理解为终点，把争取目标的实现视为遵循一定路径从某个始发点到达某个终点。所以我们会说一对恋人的爱情长跑到达终点，将两人堕入爱河视为始发点，相恋的过程视为路径，结婚视为终点。我们还说夺冠之路艰辛而漫长，视比赛开始为始发点，初赛、复赛、半决赛、决赛为路径上的中途站，夺取冠军为终点。总的说来，许多复杂的事件（例如人生、事业、学业等）我们都以始源—路径—终点图式来理解，初始状态被视为始源，中间经过的状态为路径上的站点，最后达到的状态为终点。

其他的意象图式还包括上—下图式，前—后图式，线性顺序图式等。那么人类最基本的意象图式结构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不同语言和文化在意象图式的隐喻投射上表现出哪些共同点和差异？这些还都是现阶段认知语言学家正在积极探讨的问题。总而言之，意象图式结构证明，抽象思维不外乎两点：(a) 基于身体经验的推理；(b) 从具体的域到抽象的域的隐喻投射。(Lakoff 1987: 273-275)

3.2.3 理想认知模式

除了强调意象图式结构作为一种概念之先的结构对人类认知的重要性之外，经验现实主义还有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我们通过理想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 或 ICMs）来构建我们的知识，我们在范畴的内部结构中所观察到的原型结构及各种原型效应都是理想认知模式的副产品。每一个理想认知模式都是一个有内在结构的复合体，一个完形，而其内在结构一般为下述四种：

- 命题结构（propositional structure）
- 意象图式结构
- 隐喻投射
- 借代投射（metonymic mappings）

(Lakoff 1987: 68)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个由理想认知模式构建起来的概念。

3.2.3.1 [大学生]

要给[大学生]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必须有这样一个认知模式：有一个人类社会，这个社会里有一个特定的教育体制，在这个教育体制下，所有的未成年人在到达学龄时应该进入小学接受初级教育，在完成了小学教育之后升入中学接受中等教育，那些成功地完成了中学教育的学生在通过一定的考试之后可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些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学生。这一认知模式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大学生]这一概念，还可帮助我们理解[小学生]、[中学生]等概念。

之所以说它是一个理想化的认知模式，是因为这样一个教育体制并不是自然界里客观存在的，而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而且并非所有的文化都拥有同样的教育体制，比如一些尚处在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可以想象如果要向一个来自这样的原始部落的居民解释[大学生]是什么，一定颇为困难，因为你首先得帮他建立起[大学生]这一概念背后的理想认知模式。

3.2.3.2 [BACHELOR]

再来看看 Fillmore (1982) 中分析的一个著名的例子 [BACHELOR]。

> *bachelor* 可被理解为未婚的成年男性，但这一名词只有在这样一个人类社会中才有意义：该人类社会存在婚姻制度，也存在公众普遍认可的结婚年龄，当一个成年男性到达结婚年龄时，其他社会成员会期望他适时结婚。如果一对男女有长期的同居关系，那么其中的男方一般不会被称作 *bachelor*；一个从小被遗弃在丛林里、在远离人类社会的环境中长大的所谓"狼孩"也不会被称作 *bachelor*；教皇保罗二世当然也不会被视为 *bachelor*。

Fillmore的这段引文告诉我们要定义*bachelor*这一名词所体现的概念，必须有一个包含一定的婚姻制度（最典型的是一夫一妻制）和合适的结婚年龄的人类社会这样一个理想认知模式。只有在这样一个理想认知模式中，*bachelor* 才可被理解为未婚成年男性。

当然，既被称为理想认知模式，则该模式必然有与客观世界不是完全吻合、简单化了的地方。比如，这个认知模式排除了和尚、教士、未婚同居、同性恋以及实行走婚制或一夫多妻制等的“非理想”情况。处在这些非理想情况下的未婚成年男性就不能算是[BACHELOR]这一范畴的典型成员。

换句话说，[BACHELOR]这一范畴具有原型结构，其原型是吻合理想认知模式的社会环境中的未婚成年男性，而其他不完全吻合理想认知模式的社会环境中的未婚成年男性，例如和尚、教士、未婚同居者，则是该范畴较边缘的成员，或者严格地说不是该范畴的成员。还有另外一些情况，比如离异的成年男性、丧偶的成年男性、已订婚但尚未成婚的成年男性等等，也都偏离了[BACHELOR]这一范畴的原型，不能被视为该范畴的典型代表。

3.2.3.3 [LIE]

Sweetser (1990)和Coleman & Kay (1981)分析了一个动词范畴[LIE]。Coleman & Kay在调查中发现他们的受试在判断某个行为是否是*lie*时，似乎并不是参照一组充分必要条件，而是参照三个条件的集合，其中并没有一个条件是绝对必须的，且三个条件的相对重要性也不同。

> 我们发现一个始终如一的模式：受试普遍认为信仰的错误性（falsity of belief）是 *lie* 最重要的特征，其次是有意欺骗（intended deception），最后是事实的错误性（factual falsity）。受试在判断某个言语行为是否为*lie*时，总是说“可以算是吧”、“基本上是吧”等，而很少说“绝对是”或“绝对不是”。受试对于 *lie* 的三个语义特征孰重孰轻的判断也基本上是一致的。(Coleman & Kay 1981)

比如，当你偷了东西却又声称自己没偷，受试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lie*的例子。当你在某次聚会上觉得又乏味又无聊，却告诉女主人“今天晚上过得很愉快”；或者当一个孩子准备去同学家玩却告诉母亲“我去小卖部买作业本”（尽管他的确会在去同学家的路上顺道买个作业本），这些都被受试认为是不那么典型的 *lie* 的例子。

但是，Coleman & Kay 的研究中却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悖论：

当受试被要求给［LIE］下定义时，他们的一致的说法是“撒谎就是作一个违反事实的陈述”（a lie is a false statement），然而如前所述，他们在判断什么是*lie*，什么不是*lie*时，事实的错误性却是最不重要的一个条件。对此，Sweetser利用理想认知模式理论提出了一个优美的解释。她指出，日常语言使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社会交往和语言交往的理想认知模式，其主要内容可大致概括如下：

帮助准则（THE MAXIM OF HELPFULNESS）

人们愿意互相帮助。

日常交往的理想认知模式（THE ICM OF ORDINARY COMMUNICATION）

（1）当且仅当说者相信自己说的话时，他才是愿意提供帮助。

（2）当且仅当说者不愿意提供帮助时，他才有意欺骗。

合理信仰的理想认知模式（THE ICM OF JUSTIFIED BELIEF）

（3）说者对自己的信仰有足够的理由。

（4）说者有足够理由相信的信仰是真实的。

（Sweetser 1990）

绝大多数的日常会话都受制于上述这两个理想认知模式和帮助准则。例如，当我告诉你化妆品降价了，在一般情况下你会认为我这样说是有意提供帮助，而不是故意欺骗，你会认为我相信化妆品降价了，而且化妆品也的确真的降价了。也就是说，除非你有特别的理由认定在某个会话情景中帮助准则以及上述两个理想认知模式之一不适用，否则你会想当然地认定它们成立。

从这两个理想认知模式出发，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方面Coleman & Kay 的受试将［LIE］定义为“一个违反事实的陈述”，一方面他们在判断什么是*lie*时，又下意识地将事实的错误性视为最不重要的一个条件。日常交往ICM与合理信仰ICM都有各自的内在逻辑，当它们并列在一起时，会生发出一些有意思的推论。比如，从（3）和（4）我们可以推出，如果说者相信某事，那么他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件事；而如果他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件事，那么这件事为真。也就是说，在日常交往ICM与合理信仰ICM所描述的理想世界里，如果X相信命题P，则命题P为真。反之，如果P为假，则X不

过这个例子。按照传统的范畴观，我们可以为［母亲］这一范畴列出一组清晰的充分必要条件，凡是完全吻合这组充要条件的就可以归入这一范畴；反之，不完全吻合这组条件的就不可以归入这一范畴。比如，我们可以将［母亲］定义为“生孩子的人”，但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定义并不能覆盖［母亲］这一范畴的全部，因为［母亲］这一范畴是建筑在由数个认知模式共同构成的认知模式集上的。其中的认知模式至少包括：

- 出生模式（The birth model）：母亲是生孩子的人。
- 基因模式（The genetic model）：母亲是提供基因材料的人。
- 哺育模式（The nurturance model）：母亲是哺育孩子的人。
- 婚姻模式（The marital model）：母亲是父亲的配偶。
- 家谱模式（The genealogical model）：母亲是最近的女性祖先。（Lakoff 1987: 74）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位女性符合上述的全部五个模式，那么她就是一个“很好”的母亲，是［母亲］这一范畴典型的、有代表性的成员。但是，偏离其中某一个甚至几个模式的不那么“好”的母亲也一直是存在的，比如继母就不吻合出生模式、基因模式、家谱模式，也许还有哺育模式。在现代社会，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和科技的发展，偏离［母亲］这一范畴的认知模式集的情况越来越多，比如领养孩子的同性恋者，其中承担母性角色的是否归属［母亲］这一范畴？试管婴儿的母亲又是谁？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人们往往会认定五个模式中的某一个最为关键，将其视为下判断、作决定的标准，因而我们会听见人们说“这种情况不能算母亲”，或“这种情况可以算作母亲”，但是不同的人可能选择不同的认知模式作为衡量标准，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也可能选择不同的认知模式作为衡量标准。请看下面摘自 Lakoff（1987）的例子：

4）I was adopted and I don't know who my real mother is.

5）I am not a nurturant person, so I don't think I could ever be a real mother to any child.

6）My real mother died when I was an embryo, and I was frozen and later implanted in the womb of the woman who gave birth to me.

同属一个范畴。客观主义还认为人的心智像镜子一样映射外部世界。人的语言和思维中所运用的符号通过与外部世界里的事物的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获取意义。这样形成的符号体系是外部世界的再现，是客观现实的映射。

总体说来，客观主义哲学观与人类对范畴的认识不相吻合，也无法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解释人类认知和语言的意义的理论。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哲学观来指导我们认识世界、解密人类的认知和语言。Lakoff（1987）和Johnson（1987）提出的经验现实主义就是为了能够填补这一空缺。

经验现实主义认为，意义和意义的结构都产生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包括身体经验、社会经验和文化经验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我们作为生物体的特殊身体构造决定了有些经验是先于概念的产生就已经有自己的内在结构的。概念之先结构主要包括两类：一为基本层次结构，一为意象图式结构。根据原型和基本层次范畴理论，范畴与范畴之间形成纵向的等级关系，有最具概括性的高层次范畴和带丰富的细节的低层次范畴，居中的、也是对我们的认知最有用的是基本层次范畴，它产生于人类的完形感知能力、形成心智图像的能力、以及身体运动的能力。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体经验中还有一些反复出现的图式结构，比如由地心引力和地面共同决定的我们对上—下的感知，我们对身体作为一个容器以及作为一个由部分构成的整体的感知，我们对一次旅程的基本要素——起点、路径、终点——的感知等等，这些都表明我们的身体经验中存在一些意象图式结构。

认知模式与上述这两种概念之先结构相映衬，并由此获得自己的意义。这种映衬构成人类知识的基础。经验现实主义还认为，我们通过ICM来构建知识，ICM是一个有内在结构的复合体，其内在结构可以是命题性的，意象图式性的，也可以通过隐喻投射和借代投射建立起来。在那些没有清晰可辨的概念之先结构的域，尤其是抽象域，我们通过隐喻借来此种结构。这样一来，隐喻就为我们理解那些抽象域提供了途径。比如，我们通过隐喻将上—下图式和前—后图式投射到时间域上，由此时间也有了上和下、前和后；又比如，我们将容器图式投射到范畴这一概念上，一个范畴被视为一个容器，容器内装着

范畴的成员，不属于该范畴的被排斥在容器之外。在第五章中，我们将重点论述隐喻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对于人类的思维以及语言的重要意义。届时我们将会看到人类的抽象思维至少部分上是一种隐喻思维，这意味着想象对我们的思维是不可或缺的，而在客观主义阵营里，想象却被完全拒之门外。

第四章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现状

4.1 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的分歧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宗旨是通过对语言的各种表现形式的科学研究，力求概括出统领语言的各个层面的总的原则。在句法研究上，这表现为对句法词素、句法范畴和句法结构的分布进行概括；在语义研究上，这表现为对推论、多义现象、语义场、概念结构、知识结构、以及语言与人类的感知、经验和理解之间的关系的概括；在语用研究上，这主要指对语言的交际功能进行概括，包括言语行为、会话隐涵、语篇、指示词，以及语言在实际语境中的使用等。(Lakoff 1991)

现代语言学最初并没有先入为主地判断句法、语义、语用是语言学研究中各自分开的子领域，它认为一切都应该等待实验性的研究来证明，比如句法是否是自足的，在概括句法词素、句法范畴和句法结构的分布规律时，是否要牵涉到语义、交际功能以及认知的方方面面等。

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语言学沿不同的路径发展，其中之一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语言学家Chomsky提出的生成语言学，另一个更新的是20世纪80年代由曾为Chomsky追随者的Lakoff提出的认知语言学。

4.1.1 生成语言学

如Lakoff（1991）所述，生成语言学（generative linguistics）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句法是自足的。在概括句法规则时是否要涉及语义、交际功能和认知并不被视为一个需要等待实验验证的科学问题。相反，这种可能性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至于为什么被排除则源自生成语言学所遵循的一个哲学信条，Lakoff（1991）称之为“乔姆斯基信条”（the Chomskyan Commitment）。其主要内容是将语言视为抽象符号的操作体系来进行描述，符号的意义以及所指无须考虑。因此，从一开始，诸如意义、交际功能和认知之类的概念就不可能进入生成语法的各种规则。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乔姆斯基信条并不是一个一旦被证明不成立即可抛弃的“作业假设”，而是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哲学信条。一个语言学者一旦接受乔姆斯基信条，那么他所作出的任何关于语言的规则的总结都不能违背这一信条，因为乔姆斯基信条已然限定了他所能作出的概括和总结。

4.1.2 认知语言学

Lakoff（1991）指出，认知语言学遵守认知信条（the Cognitive Commitment)。其主要内容是语言学家对语言的描述应符合认知科学的其他领域所提供的关于人的心智和大脑的认识。这一认知信条迫使语言学家对认知和发展心理学、认知人类学、神经生物学等领域的实验发现作出反应，比如心理学所揭示的基本层次范畴的存在和范畴内部原型效应的存在；心理学、人类学和神经生物学对颜色感知和范畴化的研究；以及心理学实验所发现的心智图像（mental imagery）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等。

遵循认知信条使得认知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迥异于以往的语言学研究，这是因为任何关于语言的规则的概括都是针对范畴的，而范畴究竟是什么本身就是需要回答的问题。为生成语言学所信奉的传统的范畴观认为范畴由一组充分必要条件界定，但认知科学领域里的不少实证研究都证明这一范畴观是不准确的，人类对范畴的认识并不是以充要条件为衡量标准，而是要看一个实体与某范畴的原型的接近程

度；范畴与范畴之间并不存在明晰的界限，不同层次的范畴构成一个等级结构。

不同的范畴观决定了认知信条与乔姆斯基信条分道扬镳。乔姆斯基信条从一开始就将认知、语义与交际功能排除在外，旨在提出一个纯粹的、以符号运作为基础的形式语法。而认知语言学对于认知、语义和交际功能是否在对句法现象进行概括时起作用不作先入为主的结论。不仅如此，它还实实在在地研究了认知、语义和交际功能在句法规则中可能承担的角色。

4.1.3 关于语法的天赋论和自主论

认知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的分歧还产生于二者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上的不同，后者把语言视为一种天赋的、自主的形式装置，前者则认为语言是建立在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之上且承担着交际功能的符号系统。

如张敏（1999: 19-20）所总结的，生成语言学首先区分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将语言研究的对象锁定在语言能力之上。语言能力指的是人类特有的内在语法知识，也就是说母语的人理解和构成从未听过或说过的、数量无限的句子的能力。在生成语言学看来，人类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每个人的大脑里都存在一个生成和过滤句子的机械装置，即语法。生成语言学还认为这部语法不可能是后天习得的，而是与生俱来的，原因有二：一是不同语言之间有着众多显著的相似性；二是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幼儿都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未经系统的学习就轻而易举地习得母语。这就像人天生就有走路的能力是由人的生物遗传基因所决定的一样。这就是所谓的语法天赋论。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语法的自主性。生成语言学认为人脑具有模组性（modularity），即在结构上高度分化，不同的子系统尽管相互之间有关联，但却分工明确，彼此独立。其中一个独立的、自主自足的子系统便是语法，其运作不依赖于人脑中其他的子系统。更进一步说，语法本身也是模组化的，其模组之一就是句法。句法也是自主的，它的运作与语言的其他层面（例如语义）及语法之外的各种

因素（如交际需要、言语环境、关于世界的知识等）无关。

需要指出的是，在生成语言学里，语法的天赋性（innateness）和自主性（autonomy）都不是等待验证的作业假设，而是由乔姆斯基承诺所决定的先验的命题，是其研究的前提和立足点。生成语言学家之所以提出这两个论点，并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而是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他法在信守乔姆斯基承诺的条件下对语言的运作作出合理的解释。

与此相反，多数认知语言学家将语法是否天赋和自主看作一个未有定论、等待回答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认知语言学家完全否认语言有其先天基础，那么，在认知语言学家那里，语言的先天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根据认知科学领域的相关发现，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人天赋拥有的并不是一部抽象的、自主的语法，而是人类独有的认知、推理及信息处理的能力。

关于语法的自主性，不少认知语言学家都用实际语料的分析来论证语言能力导源于人类的普遍认知能力，语法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可由语法之外的因素去解释，很多看似没有句法外动因的语法范畴和规则都是起自语义、认知或功能因素。例如，生成语言学家一向认为词类是不应该也无法从语义上来定义的，他们的理由是同一个概念可以由不同的词类表达，而同一个词类也可以传达不同的意义。但是，认知语言学家Langacker（1987）从认知的角度对名词和动词作出了语义定义，而且比传统语法更加精细和系统。不仅词类的定义如此，很多看起来似乎是纯形式现象的句法限制，深究起来，也往往存在着语义、认知或功能上的动因。(张敏 1999：12-20)

Taylor （1989: 16-17）对认知语言学关于语言的认识作了这样的总结：

> 认知语言学将语言视为一个非自主的系统。这一观点将语言置于人与环境、人与同类的交往这一大背景之下，认为在语言和人类的普遍认知能力之间存在密切的、辨证的关系。根据这一观点，要想在语言能力和非语言能力、语言事实和非语言事实、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以及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可能将被证明是不现实的、且具有误导性的。

4.1.3.1 否定倒装

为了更好地说明认知语言学家对语法自主性假说的反对是来自语言事实而非纯哲学思辨，下面我们介绍Lakoff（1991）对两个句法规则所作的重新审视。首先请看否定倒装（the negative inversion），即在否定副词前置的情况下主语和助动词的倒装。例如：

Never have I seen such behavior.

*Never I have seen such behavior.[1]

At no time did he leave the building.

*At no time he left the building.

Nowhere could he be found.

*Nowhere he could be found.

By no means will he be allowed to stay in the country.

*By no means, he will be allowed to stay in the country.

Under no circumstances will he be admitted.

*Under no circumstances he will be admitted.

从上述例句来看，问题似乎一目了然，然而语言的实际运作不总是这么一刀切。并非所有的前置否定副词都会引发主语和助动词的倒装，比如*with no help*以及带*with*的其他一些介词短语作状语的情况：

With no help, he moved the piano upstairs.

*With no help did he move the piano upstairs.

With no thought for his safety, he jumped into the river.

*With no thought for his own safety did he jump into the river.

With no hat on, he went out into the cold.

*With no hat on did he go out into the cold.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上述两组例句在否定倒装上的差异呢？比较例句，我们会发现只有那些蕴涵主句所描述的事件未发生的否定副词前置时，才会出现主语和助动词的倒装。比如，所有的事件都必须发生在某时、某地和某个情况中，所以第一组例句中的 *at no time, at no place* 以及 *under no circumstances* 就蕴涵后面主句所描述的事件并未

实际发生，因而所有三个句子都出现了倒装。而*with no help, with no thought for one's safety*以及*with no hat on*并不能阻止后面所叙述的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后面主句所描述的事件还是未受影响地发生了，因此第二组例句中的三个句子没有满足出现倒转的条件，故而未出现倒装。具体地说：

At no time did I move the piano

蕴涵

I didn't move the piano

而

With no help, I moved the piano

蕴涵

I did move the piano.

不仅带 *with* 的否定性介词短语作状语前置时不出现主语和助动词的倒装，另外还有一些介词也可引导类似的表示否定意义的短语充当状语，由于它们也蕴涵后面主句所描述的事件实际发生了，而不是未发生，所以在它们的后面也不出现主语和助动词的倒装。比如：

In no time he left the building.

*In no time did he leave the building.

After virtually no discussion, the bill was passed.

*After virtually no discussion was the bill passed.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介词短语 *for no reason*。这一短语既可以表示一个没有道理的行动，也可以表示无论因为什么原因某个行动都不会发生。前者如：

For no reason, Harry would beat his wife.

此句蕴涵的意思是 Harry didn't beat his wife，所以未出现倒装。后者如：

For no reason would Harry beat his wife.

此句蕴涵的意思是 Harry beat his wife，所以出现倒装。这两个例子再一次证明何时出现倒装，何时不出现倒装，并不取决于句子的表面形式，即并不是看表示否定意义的状语是否前置，而是看全句的意思是蕴涵主句所描述的事件确已发生还是并未发生。若是前者，则

无倒装；若是后者，则有倒装。再请看下面两个例句：

For no money would she dance naked.

（意即无论给她多少钱，她也不会跳脱衣舞。）

For no money, she would dance naked.

（意即就算不给她钱，她也会跳脱衣舞。）

总之，上述所有例子都表明只有当全句蕴涵主句所描述的事件未发生时，才会出现倒装。现在我们来问问自己，什么是蕴涵？它是一个纯语法概念还是一个语义概念？答案自然是蕴涵是一种语义关系。也就是说为了概括何时出现主语与助动词的倒装这一句法现象，我们使用了语义概念，这是句法不是自主性的一个明证。

4.1.3.2 并列结构

Lakoff（1991）还考察了并列结构（the coordinate structure）中的所谓“长距离依赖”（long-distance dependencies）或“移动规则”（movement rules）。这一直是生成语法关注的一个重点。例如：

What did John eat and Bill drink?

*What did John eat pizza and Bill drink?

*What did John eat and Bill drink beer?

生成语法学家从纯句法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认为*what*的移动受到限制：当我们将它从一个并列结构中移出时，必须将它从该并列结构的所有分结构（conjunct）中移出。然而如同我们在分析否定倒装现象时所注意到的那样，语言的实际操作总是不完全顺从生成语法学家所总结的规则。此处的这一移动限制也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并列结构。比如在下面两例中，*what* 和 *how much* 就分别是从第二个分结构和第一个分结构中移出的：

1）What did Harry go to the store and buy?

2）How much can you drink and still stay sober?

这方面的例子还不限于上述两例：

3）What did he go to the store, buy, load in his car, drive home, and unload?

4）How many courses can you take for credit, still remain sane, and get all A's in?

在例3）中，*what* 是从第二、第三和第五个分结构中移出的，而在例4）中 *how many courses* 是从第一和第三个分结构中移出的。

不仅问句中会出现这种情况，陈述句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

5）Sam is not the sort of guy you can just sit there and listen to.

6）Sam is not the sort of guy you can just sit there, listen to, and stay calm.

7）Sam is not the sort of guy you can just sit there, listen to, and not want to punch in the nose.

8）This is the kind of brandy that you can sip after dinner, watch TV for a while, sip some more of, work a bit, finish off, go to bed, and still feel fine in the morning.

9）I went to the toy store, bought, came home, wrapped up, and put under the Christmas tree one of the nicest little laser death-ray kits I have ever seen.

在上述例句中，移动规则分别是这样的：

5): 从两个 VPs（动词短语）中的第二个移出

6): 从三个 VPs 中的第二个移出

7): 从三个 VPs 中的第二和第三个移出

8): 从七个 VPs 中的第一、第三和第五个移出

9): 从五个 VPs 中的第二、第四和第五个移出

面对上面这些例句，若单从句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几乎可以说从VP并列结构中移出某一个成分可以遵循任意的模式，换句话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并列结构限制来制约这种句法移动。所谓的并列结构限制不过是囿于乔姆斯基信条的一种假象。一旦我们摈弃乔姆斯基信条，上述例句中所表现出来的看似杂乱无章的现象就可以得到合理而简洁的解释，不过不是从句法角度，而是从语义角度。

让我们将关注的重点从句法分析转移到语义分析上。在 *What did Bill eat and Sam drink* 这个问句中，*Bill eat* - 和 *Sam drink* - 是两个平行的述语（parallel predication），它们都与食物消耗相关，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在语义上是平行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并列谓语，且共享一个

宾语 *what*。

而本小节所列举的其他例句包含的都是非平行性的复合述语（nonparallel complex predication），涉及“事件的自然展开”（natural course of events）。那些不能“移出”的地方通常是表示场景或地点变换的述语，所以才有*What did John go to the store [地点变换], buy-, put - in his car, drive home [地点变换] and unload -*。

请注意，在区分平行结构的并列述语和非平行结构、表示事件的自然展开的复合述语时，我们用的是语义标准，而非句法标准，这再一次证明在解释语法现象时不能完全脱离语义。

4.1.4 小结

从4.1.3.1和4.1.3.2两小节对否定倒装和并列结构的例句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这两种现象作纯形式的解释总是捉襟见肘，这是因为生成语法所遵循的乔姆斯基信条以及句法自主原则和模组原则不允许它在解释句法现象时涉及语义、话语等超句法层面的因素。我们同时也看到，一旦放弃这样的束缚，认知语言学家面对的是海阔天高，上面提及的各种例外都可以得到可信而简洁的解释。

在此我们并不想抹杀生成语言学家的全部功劳。诚如张敏（1999: 29）所指出的，生成语言学家以自主说为基础的研究把人们对句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精确、缜密的新高度，正是得益于他们的研究，我们才注意到很多熟视无睹的有趣的句法现象。自主说的提出其实反映了生成学派试图将语言学升格为精密科学的努力。他们之所以抛弃语义、交际功能以及普遍认知能力，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类东西主观因素太多，很难作出精确的描述和界定。从某种意义来说，自主说的提出很像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方法，即不考虑那些不相干的变量，而专注于某一个变量。然而，正如Lakoff（1991）所说的，生成语言学的句法自主说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作业假设，而是被生成语言学家奉为首要的信条。自然科学的作业假设在研究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可以被有条件地放弃的，但生成语言学家在遇到某条句法规则的例外情况时，宁可执著于句法因素本身，对该规则进行修修补补，也不肯在这个特定问题上放弃自主说，寻找句法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因素。对此

(1) 语言不是一个自足的认知系统，对语言的描写必须参照人的一般认知规律。

(2) 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形式系统，句法（和词法）在本质上跟词汇一样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象征系统，句法分析不能脱离语义。

(3) 基于真值条件的形式逻辑用来描写语义是不够用的，因为语义描写必须参照开放的、无限度的知识系统。一个词语的意义不仅是这个词语在人脑中形成的一个“情景”(situation)，而且是这一情景形成的具体方式，称为意象（imagery)。

在本章第3节介绍认知语言学的突显观时，我们还要涉及认知语法，因此这里不作赘述。下面我们主要讨论认知语义学。

4.2.1 语义学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

语义学关注的是一个语言的词汇或表达与它们的意义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就是所谓的语义关系，对其可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但不管怎样，下面四个问题是所有语义学理论都必须回答的：

(1) 什么是意义？（本体论问题）

(2) 语言表达和它们的意义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语义问题）

(3) 语言表达和意义的配对是怎样被习得的？（习得问题）

(4) 我们又是如何交流意义的？（交流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主要牵扯到意义是否是指称性的(referential)，也就是说语言表达的意义是否实有所指。在现代语言哲学里，对这一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一种是客观主义的，一种是认知的。前者认为一个语言表达的意义就是外部世界某个客观存在的实体。后者认为意义是心智的实体（mental entities)，存在于人的大脑中。

还有一种回答认为意义是非指称性的，这一派通常被称为功能主义（functionalist)，它的主要观点是“语言表达的意义就是它的（公认的）交际功能”（Harder 1996: 101，转引自Garderfors 1998)。功能主义通过交际功能来定义意义，使意义成为语用学的一部分，而不是狭义的语义学的一部分。在此不妨指出的是在功能主义和认知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水火不相容的矛盾。

4.2.2 对语义学理论的分类

持客观主义观点的语义学家认为，语言的各组成部分映射外部世界。名字映射物体，述义映射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关系，等等。将这样的映射组合在一起，于是句子映射真假值。有鉴于此，客观主义语义学的主要宗旨就是为句子制定真值条件，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真值条件决定了句子的意义。根据此派观点，一个句子所表达的意义独立于作为个体的语言使用者是怎样使用和理解它的。我们可将此派观点以简图示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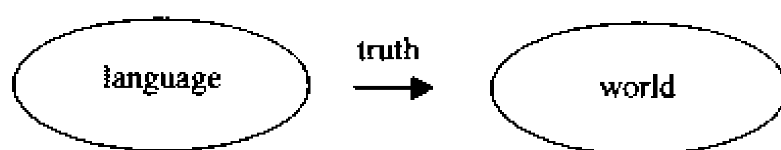


图 4.1 客观主义的意义观
(据 Gardenfors 1998)

与此相反，认知语义学的主要观点是语言表达的意义是心智的实体（mental entity），换句话说，意义是存在于语言使用者大脑中的认知结构的组成要素。语言本身被视为这一认知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有独立地位的实体。这种认知语义学的意义观可以下图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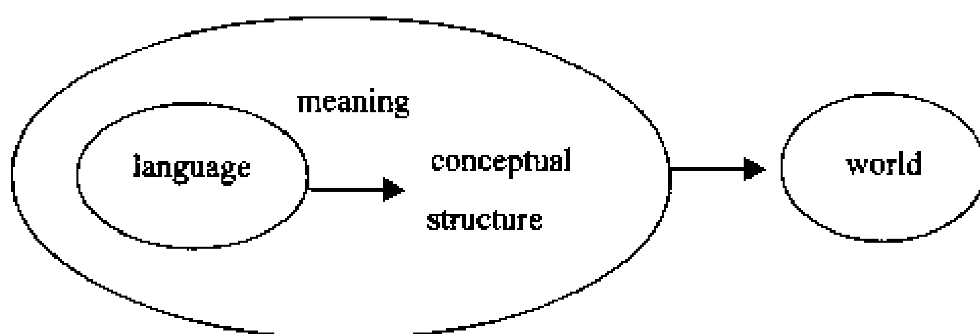


图 4.2 认知语义学的意义观
(据 Gardenfors 1998)

在认知语义学里，语义被定义为从语言表达到概念结构的映射。这种映射反映了语言表达和概念结构之间的一组关联(associations)，语言使用者习得该语言时，这些关联在他的头脑中逐渐建立起来。根据此派观点，语言再现的是一个概念结构，而不是直接再现外部世界。

域相关，red与颜色域相关，beep与时间域和音调域相关。不过，大多数语言表达属于较高层面的概念结构，它们的意义建立在非基本域之上。

4）认知模式主要是意象图式性的（而不是命题性的）。意象图式通过隐喻和借代而获得拓展（隐喻和借代在传统的语义学研究里被视为特例）。

认知语义学里最重要的语义结构是意象图式。意象图式有着内在的空间结构，与人的运动经验紧密相关，比如容器图式、始源—路径—终点图式、链接图式。大多数认知语义学家认为这种意象图式构成了人的感知、记忆和语义所共有的再现形式。

在传统的客观主义语义学理论里，隐喻和借代被视为非正常现象，或被忽视，或有专门的句法规则来解释，实为两大难题。与此相反，在认知语义学里它们被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不仅诗歌隐喻，甚至日常语言中的所谓"死的"隐喻都被视为重要的语义特征，得到系统的分析。确切地说，隐喻和借代在认知语义学家的眼里首先是重要的认知手段，它们在语言中的反映不过是次要的现象。隐喻和借代的拓展也即是把某种意象图式结构从一个较具体的域投射到另一个较抽象的域。

5）语义先于句法，并部分地决定着句法（即描写句法不能脱离语义）。

这一观点与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语言学传统相悖。在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里，语法是一种形式演算，可以通过一个规则体系来描述，其中规则的形成与语言表达的意义无关。语义是附加在句法之上的，处于从属地位。

在认知语言学里，语义被赋予首要地位（语义以概念再现的形式在句法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时已经存在）。语义的各种图式结构约束了可被用来再现这些图式结构的语法。

6）概念表现出原型效应（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的范畴观所认为的建立在充分必要条件之上）。

4.2.4 认知语义学的研究重点

认知语义学对于词汇的研究颇有新意。它的基本观点是一个语言

的基本词汇就是该语言对自然概念的语义再现。具体地说，形容词是自然属性（natural properties）的语义再现，动词是动态自然概念（dynamic natural concepts）的语义再现，名词是牵涉多个域的、非动态自然概念（multi-domain, non-dynamic natural concepts）的语义再现。

目前，在认知语义学里被研究得最为深入的是介词（Bowermann 1991, Herskovits 1986, Lakoff 1987, Regier 1996）。介词的基本语义功能是表达空间关系，但是通过隐喻拓展和借代拓展，介词的运用范围可以非常之广。

对介词的深入研究体现了认知语义学一直以来关注的一个焦点，即语言与空间概念的关系。这之所以成为一个焦点，是因为空间概念对于人类所有概念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认知语义学的宗旨就是通过研究语言来解释人类概念形成的根本的空间基础。（Putz 1996: xi）

认知语义学的另一个研究兴趣是通过隐喻拓展和借代拓展来揭示一个词素的不同意义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一个语言单位的意义就是与该语言单位有着约定俗成关系的概念结构"（Geiger & Rudzka-Ostyn 1993: 1），而概念结构的构造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隐喻和借代。

必须承认的是，在现阶段认知语义学的发展还远不够完善。它的最细致的分析目前还局限在语言与感知紧密结合的领域，比如表示空间方位的介词。另外认知语义学虽然在隐喻研究方面独辟蹊径，用其解释词素从一个意义向其他意义的拓展，但在传统语义学的一些强项上（比如对否定的分析，对数量词的分析），认知语义学相比之下就显得薄弱。

4.3 认知语言学的三个研究路向

目前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可以说主要存在三个研究路向，即经验观（the experiential view），突显观（the prominence view）和注意观（the attentional view） （Ungerer & Schmid 1996: xi-xiv）。经验观建立在心理学对认知范畴的研究之上，这类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最终摈弃了由亚

里士多德提出的客观主义的范畴观，提出了范畴形成的原型模式。持经验观的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在语言研究过程中，我们的首要任务不应是在哲学思辨和内省式反思的基础之上提出逻辑规则和客观定义，而应遵循一条更实际和实证的路径。比如，我们可以像心理学研究那样做实验，或进行访谈，询问语言使用者在说出或理解某个词或某个句子的时候脑中所想。

从实验和访谈中发现，当人们说出或听到*car*这个词时，不仅会指出小轿车有特殊的外形、四个轮子、前后门、窗户，由发动机驱动，并装配有方向盘、刹车和加速器，有一个司机座和几个乘客座，而且通常还会提及乘坐小轿车又舒适又便捷，拥有一辆小轿车生活范围会扩大，独立性会增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轿车甚至还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还有些受试在访谈时谈到他们与小轿车有关的初恋或者是某次车祸经历。

从舒适便捷到社会地位再到初恋的回忆，可以看出*car*这个词在人们的头脑中唤起的不仅是那些所谓*car*的固有属性，还有很多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联想和印象，这些联想和印象是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的语言学家虚构不出来的，显然也不属于传统的语义学研究对*car*这一词的意义的客观描写。但是，这些来自普通语言使用者有关*car*的经验的特征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感知外部世界并与其打交道的方式。总体说来，至少在对词义的研究上，经验观较之传统的语义学研究显得更胜一筹，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关于词义的更丰富、更自然的描写。

当然，做实验和访谈并不是我们挖掘意义的非客观的和经验性的侧面的唯一方式。认知语言学家认为我们关于世界的共同经验储存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因此可以从我们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中搜集。但是，要想开发语言这个丰富的宝藏，我们就必须跳出句子结构的束缚，而去研究比喻性的语言，特别是隐喻。

以 *Our car has broken down* 为例，无论是说话人还是听话人都清楚 *our car* 并未像一张椅子被坐塌了那样各部分七零八碎地分开，但这却是 *break down* 这一表达的概念背景。我们中的很多人虽然都有开车的经验，但却未必深知小轿车的内部构造和运作原理，因此为

了理解小轿车的发动机突然停止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会很自然地借鉴我们有关椅子被坐塌、桌子被压塌之类较熟悉的事件的知识。

在理解诸如情感之类的抽象概念时，我们更是经常将一些与常见的物体和事件有关的经验移植过来。比如一个小孩子在讲述父亲如何暴跳如雷时用了这样一句话：*Dad exploded*。其实父亲无论如何狂怒都不会像煤气炉、高压锅、鞭炮一样爆炸，当然更不会像炸弹那样炸得粉碎，还杀伤一大片。但是我们不是父亲，我们无法进入他的大脑、神经、血管去观察他在盛怒之下身体各部分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所以我们借鉴自己有关煤气炉、高压锅、鞭炮之类易爆物品的经验来理解父亲的怒气。

总结上述两个例子，可以说通过隐喻将我们有关具体物体的经验移植到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之上是十分有效且常见的认知方式。无怪乎隐喻成为实验和访谈之外持经验观的认知语言学家研究语言的重要切入点。

突显观主要涉及语言中所表达的信息的取舍和安排。以导致*Our car has broken down*的事件*The car crashed into the tree*为例，其实描述这起事故的方式不止一个，比如我们可以说*The tree was hit by the car*，或者*The tree stood in the way of the car*。但相比之下前者是一个更自然、更经常的选择，这是因为在整个事件中，运动着的*car*相对静止的 *tree* 显得更为突出、更为重要，所以我们习惯于以 *the car* 开始我们的句子。

突显观的主要论点是一个句子主语的选择取决于该句所描述的情景中各成员所享有的不同的突显程度。一般说来，我们选择突显程度最高的成员作主语。当然，不同的突显程度不仅反映在主语与其他的句子成分（如宾语和状语）的对比上，也反映在语言结构的其他很多方面。

注意观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我们在语言中实际表达出来的东西反映了一个事件中究竟是哪些部分攫取了我们的注意力。还回到前文提到的那起事故上，仔细审视，我们会发现我们脱口而出的句子*The car crashed into the tree*其实只选取了整个事件中的一个部分：车如何偏离主道，如何滑出路面，冲上便道，等等，这一系列的经过都在车撞

上树之前发生了，但在我们的描述中却并未提及，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落在整个事件中最关键的一点上——那就是车最终停下来的地方。通过注意力的分配来分析句子的结构，注意观可以成功地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句子里整个事件中只有一个阶段得以表达，而其他阶段却被忽略不提。

下面我们分节介绍突显观和注意观，而将经验观留待下一章。

4.3.1 突显观

当我们观察周围环境中的某个物体时，比如桌上的一个茶杯，我们通常会把茶杯视为整幅画面中最突显的角色（figure），将其与作为背景（ground）的桌子分开。同样，当我们聆听一场音乐会时，我们会将钢琴的声音与乐队的伴奏分开，认为前者更为突显。持突显观的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同样的突显原则也反映在语言的结构上。比如传统的主—动—宾（SVO）结构就可被视为角色/背景二分化这一普遍的认知原则在语言上的体现。具体地说，主语对应于角色，宾语对应于背景，动词表达的则是角色和背景之间的关系。(Langacker 1990, 1991)

4.3.1.1 角色 / 背景的分离与方位关系

请看图 4.3。有的人可能看到的是白色背景中一个突显的花瓶，有的人可能看到的是两张对视的脸的侧面。看到花瓶的人稍作努力，也能看到两张脸的侧面，反之亦然，但是你不可能同时看到花瓶和脸，那是因为人的视觉有将角色与背景分离的特点（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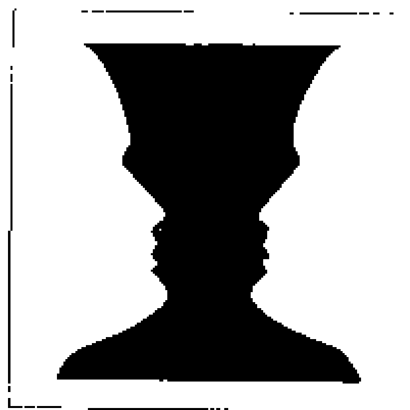


图 4.3　花瓶与脸（据 Ungerer & Schmid 1996: 157）

一般说来，我们从背景中分离出来的角色总是具有某些特征。比如，角色一般有固定的形状，而背景相对形状无定；角色有清晰的轮廓线，而背景则没有；角色有特定的结构和内在的和谐，更像一件东西，而背景则显得缺乏内部结构，不像一件东西；角色似乎立在背景的前面，而背景似乎在角色的后面延展。总之，角色相对于背景显得更加突出和引人注目。心理学研究还表明角色更容易被鉴别和记住，更容易被与意义、感觉和审美挂上钩。

再来看看图4.4。在这幅画面中，我们通常会将书单独挑出来视为角色，而将桌子视为背景，除非我们费力地命令自己的眼睛去关注桌子而忽视书。这是因为相对桌子，书更具有角色的特征：有清晰的、闭合的、连续的轮廓线，颜色较深，面积较小，比例和谐，更易抓住我们的注意力，而且更容易被挪动（比如我们可以轻易将它拿起）。这些特征使得书成为角色的自然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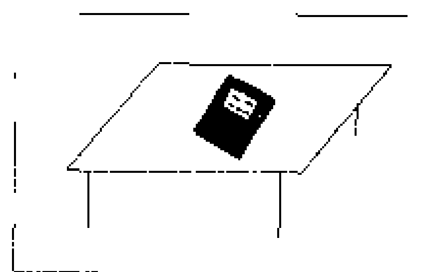


图 4.4　书与桌子（据 Ungerer & Schmid 1996: 158）

在图4.5中，这最后一个特征显得更为重要。这幅图描绘的是运动中的气球。面对这幅图，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将气球视为角色，而将房屋视为背景，因为相对静止不动的房屋来说，运动中的气球更显得惹眼、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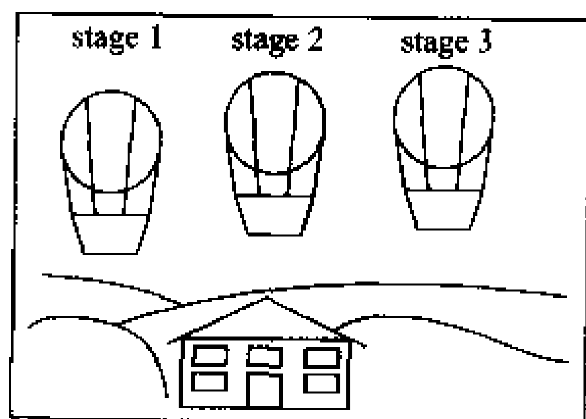


图 4.5　气球与房屋（据 Ungerer & Schmid 1996: 159）

18) There was a loud bang.

(Ungerer & Schmid 1996: 171-172)

上述九个例句都包含了SVC这三个成分，但是仔细看看我们会发现它们的内部结构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主语有指人的，有指物的，有指地点的，还有空缺的（例18)）。补语也是指人、指物、指地点，各不相同。例10）中的主语和宾语可以互换，这在其他八个例句中是不可行的。另外，也并非所有的例句都可以被转换为被动语态。

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语法研究都注意到了上述例句的诸多差异，并力图作出合理的解释，比如将动词分类，或是提出一些特殊的转换生成规则，等等。与这些努力相反，持突显观的认知语法认为如果我们将SVC结构视为角色/背景分离这一普遍认知原则在语言中的体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在一个简单句中，主语对应角色，补语对应背景，动词表述的则是角色与背景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对各种不同的句法现象作出一个统一的解释。

角色/背景分离这一认知原则对语言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所谓对称结构的句子中，比如上面的例10）也可以说成

19) My sister resembles Susan.

还记得花瓶与脸那幅图吗？你看到的是花瓶还是脸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同理，你是让Susan还是让my sister充当句子中最重要的成分——主语——也取决于你。总而言之，在语言中，展示突显的方式就是将你想突出出来的成分放在主语的位置。比如例10）中说话人想突出的是Susan，所以选择Susan作为主语，这样一来，my sister不过是为Susan提供参照，是背景。在例19）中，情况则正好相反。不过，尽管背景不如角色那么抢眼，但是从为角色提供参照这一点来说它还是很重要的。

4.3.1.3 其他的突显和认知程序

大多数的语言表达都是基于对客观世界中的物体或情景的感知。大量的、庞杂的感观刺激进入我们的大脑，成为认知输入（cognitive intake），但是在这些认知输入被“翻译”成语言表达之间，我们首先要将它们构造成比较易于操作的认知单元（cognitive unit）。

4.3.1.3.1 认知输入、认知单元和认知域

我们在感知客观世界的一个情景时，进入我们大脑的认知输入包含了数目庞大且形形色色的刺激，我们的大脑对这堆乱麻进行迅速的处理，瞬间就将它们置于掌控之下。Langacker（1987: 147）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大脑是将每一个刺激参照相关的认知域来进行重组的。所谓认知域就是“理解一个语义单元的语境”，最基本的认知域包括空间与视觉、温度、味道、外力、疼痛和颜色。

我们不妨以几何图形为例，来说明这些基本的认知域，尤其是空间域的功能。图4.6表现的是［直角三角形］和［弦］这两个认知单元，图中外面的方块代表认知域，粗线代表认知单元。从图4.6（a）中可以看出，我们是参照平面空间域来理解［直角三角形］这个认知单元的。套用角色/背景分离原则，直角三角形是角色，而平面空间则是背景。但是我们对［弦］这一认知单元的理解与［直角三角形］有所不同，因为仅仅参照平面空间域我们还不能完全解释［弦］的意义——［弦］不是平面空间中的任意一道斜线，而是直角三角形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在图4.6（b）中我们看到［弦］的域不是平面空间，而是［直角三角形］。换句话说，理解［弦］要分两步走，每一步都涉及到一次角色/背景的分离。首先［直角三角形］被作为角色从平面空间背景中突显出来，随后，［弦］又被作为角色从［直角三角形］这一背景域中突显出来。［直角三角形］是［弦］的第一域（primary domain），平面空间是［弦］的第二域（secondary dom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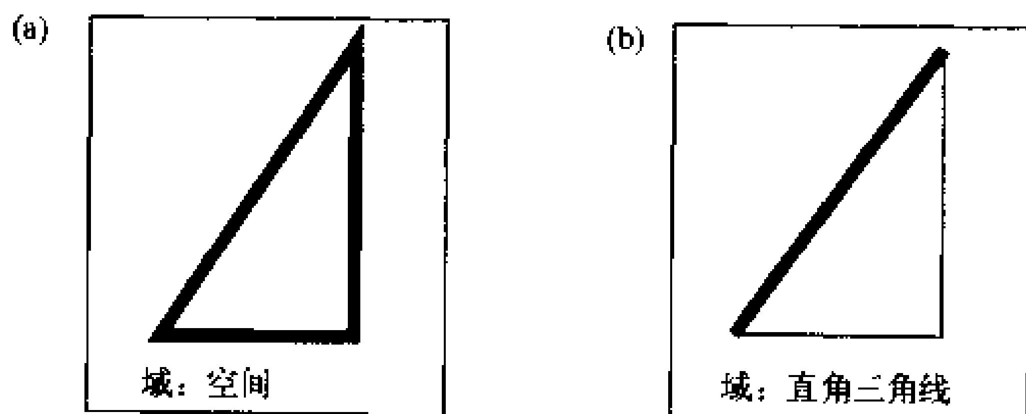


图 4.6 ［直角三角形］与［弦］

还有很多类似［弦］这样拥有从第一域中分离出来的第二域、甚至第三、第四域的情况。另外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例子，同时牵涉到数个第一域。比如［BODY］这个认知单元，就它的形状而言，要牵涉到空间域；但仅有空间域，我们还不能完全把握［BODY］的意思，还必须参照诸如颜色、温度等认知域。这些不同的认知域共同构成了［BODY］这个认知单元的网络体系。再进一步，［BODY］又为［ARM］提供了域，而［ARM］又是［HAND］，［ELBOW］等的域，［HAND］又是［FINGER］的域，［FINGER］又是更具体的认知单元［KNUCKLE］，［NAIL］等的第一域。

当然，也有一些认知单元是不能以空间、颜色、温度等基本的认知域来定义的。试以［嫂子］这一认知单元为例。它是建立在人、性别、出生、生命周期、父母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和婚姻关系等认知域的背景之上的，粗略地说，［嫂子］的第一域应该涵盖兄弟和婚姻关系的概念。

这些不同的认知域所构成的网络体系为我们理解某个认知单元提供了背景，正是从这个背景之中认知单元被作为角色突显出来。应该说，这一过程是产生于语言之先的，它并不决定我们将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来表述该语言认知单元。比如在上面提到的［KNUCKLE］这个例子，这一认知单元可以表述为名词*knuckle*，但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中也可通过动词*knock*来表述。又比如［ELBOW］这个认知单元，可以表述为名词*elbow*，也可以表述为动词词组*bend one's arm*中的动词*bend*。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将认知单元“翻译”为语言表达所体现的认知范畴是与词性的选择密切相关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所遵循的认知原则还是突显原则，即把对表述某个情景最直接相关的部分突显出来。这也是角色/背景分离在解释语言现象方面最引人关注的运用。

4.3.1.3.2 突显、详细程度和视角

Langacker（1995: 9ff）认为，突显原则只是指导我们的认知程序的三个原则之一，另外两个与之相呼应的原则分别是详细（specificity）原则和视角（viewing arrangement）原则。详细原则决

24）我看见你那本书在桌上呢。（事件与说话人之间的关系被表述）

25）你看见我那本书了吧？（事件与听话人之间的关系被表述）

视角的选择其实也是与角色/背景分离密切相关的，台上事件与台下观众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角色与背景的关系。关于这一点，Langacker（1991: 498）有一句话概括得很好：“所谓背景就是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处的位置，他们从这个位置出发来理解一个名词性词组或句子的意义。”

具体地说，背景包括说话人/听话人的地域、时间、社会、年龄、性别等基本情况，和想确保其言语行为在当时当地的交际场合获得成功的心理活动。

4.3.2 注意观

4.3.2.1 框架和视角

框架（frame）和视角（perspective）是注意观这一路向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Charles Fillmore 引入到语言学研究中的。Fillmore 所用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COMMERCIAL EVENT］框架。

为了理解这一框架的构成，我们不妨首先设想一下英语动词*buy*所涵盖的内容。在开始阶段，甲有一笔钱，乙有一件甲想要的商品，双方就商品的价格达成协议，于是甲把一定数目的钱交给乙，乙则把商品交给甲，最后的结果是甲拥有这件商品，而乙拥有一笔钱。粗略地说，［BUY］这个动作范畴（action category）至少牵涉到另外四个范畴：a BUYER, a SELLER, GOODS 和 MONEY。这四个彼此相关的范畴共同构成了[BUY]的框架，如图 4.7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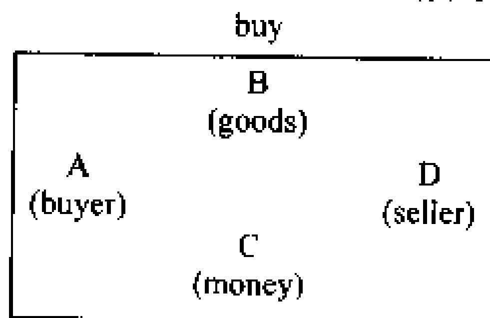


图 4.7 [BUY]框架

（据 Ungerer & Schmid 1996: 207）

从图 4.8 中，我们可以看出，动词 *buy* 和 *pay* 是从 BUYER 的角度来描述 Mary 与 Ann 之间以钱换花瓶这一商业活动的，而动词 *sell* 和 *charge* 则是从 SELLER 的角度来描述同一商业活动。总体说来，每一个句子都通过动词的选择以及该动词所要求的句法结构体现了说话人看待某一个事件或情景的特定的认知角度。而我们之所以能选择不同的角度，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简言之，一个事件或情景中哪一点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会影响到我们视角的选择。当我们想将听者的注意力引导到 BUYER 和 GOODS 上时，我们选择动词*buy*来描述一个商业买卖活动；当我们想将听者的注意力引导到 SELLER 和 GOODS 上时，我们就选择动词 *sell*。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我们这里所描述的以框架和视角为基础的注意观与前文所介绍的强调角色/背景分离的突显观很相似。的确，持突显观的语言学家认为在一个句子中，我们把某个事件或情景中的重要成员侧显出来，作为句法角色（即主语）和句法背景（即宾语）；而持注意观的语言学家则认为我们通过句法视角的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框架中的某些成员上，让它们充当主语和宾语。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确是有很大相似性的，而这也并不奇怪，原因有二：首先，注意观和突显观都深受Fillmore的格语法（Case Grammar）的影响；其次，两派观点都认为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句子结构，而应将句子结构置于大的认知背景之中，这个认知背景可以是相关的域，也可以是相关的框架。

但是，突显观和注意观还是有明显差异的。首先，持注意观的语言学家更关注框架所体现的动词的意义；其次，注意观提供的是一个解释句子结构的整体的理论，而突显观（尤以Langacker的观点为代表）则将认知程序中的不同层面都考虑进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每一个层面的分析上，Langacker 几乎只关注两个突显的成分，比如，在句子层面上，他只关注句法角色（即主语）和句法背景（即宾语）。相比之下，注意观就显得视野更为开阔，因为它还关注到了间接宾语和状语。换句话说，突显观只适用于分析一个句子中最突显的成分，而注意观则同时可以照顾到一个句子中也许只抓住了我们一小部分注意力的成分（Ungerer & Schmid 1996: 210）。

仍以［COMMERCIAL EVENT］这一框架为例，采用注意观我们甚至可以捕捉到该框架中突显程度如此之低，以至于根本没有反映在句子的表层结构中的认知范畴。请看下面两例分别使用动词*spend*和*cost*的句子：

30）Mary spent 12 dollars on a vase.

31）The vase cost Mary 12 doll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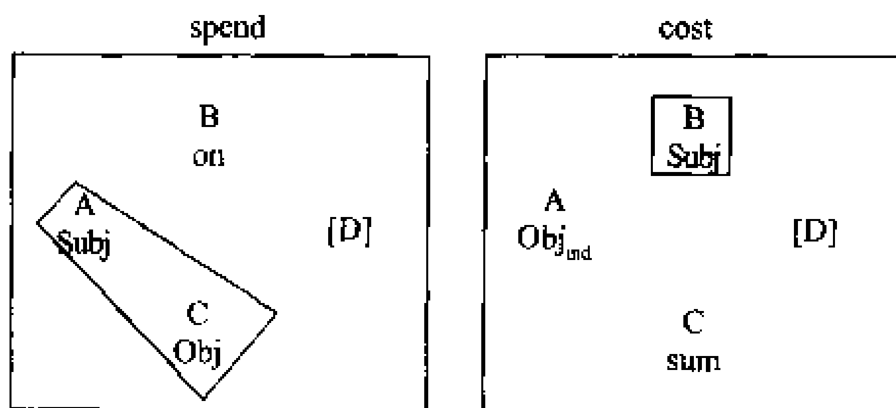


图 4.9 *spend* 与 *cost* 的句法视角

（据 Ungerer & Schmid 1996: 201）

从图4.9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动词都蕴涵了一个SELLER，可是这个SELLER在句子的表层结构中是找不到的（所以在图中我们给SELLER加了括号）。*spend*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BUYER和MONEY上，而*cost*则更关注GOODS。

4.3.2.2 餐馆脚本

在认知语言学里，脚本（script）指的是特为那些经常地、反复地出现的事件序列而设计的知识结构。脚本的设计者总是不畏繁琐，言尽其详，考虑周全。下面我们以电脑专家Roger Schank和社会心理学家Robert Abelson设计的著名的［RESTAURANT］脚本为例稍作介绍（Schank & Abelson 1977: 42ff）。

从大的方面来说，［RESTAURANT］脚本可被分为四个场景，即步入（entering）、点菜（ordering）、用餐（eating）和离开（exiting）。第一个步入场景的发生是以一系列条件为前提的，图4.10对这些条件作了小结。

Props	Roles	Entry conditions
tables	customer (S)	S is hungry
menu	waiter (W)	S has money
food (F)	cook (C)	
bill	cashier (M)	
money	owner (O)	

图 4.10 [RESTAURANT] 脚本的前提条件
(据 Ungerer & Schmid 1996: 214)

当这些条件都被满足之后，我们就可以假定步入场景发生了：顾客走进餐馆，寻找一张空桌，决定在何处就座，走到选定的桌边，在椅子上坐下。每一个动作都是下一个动作发生的前提条件，而整个步入场景又为下一个点菜场景的发生提供了可能。图 4.11 展示的是点菜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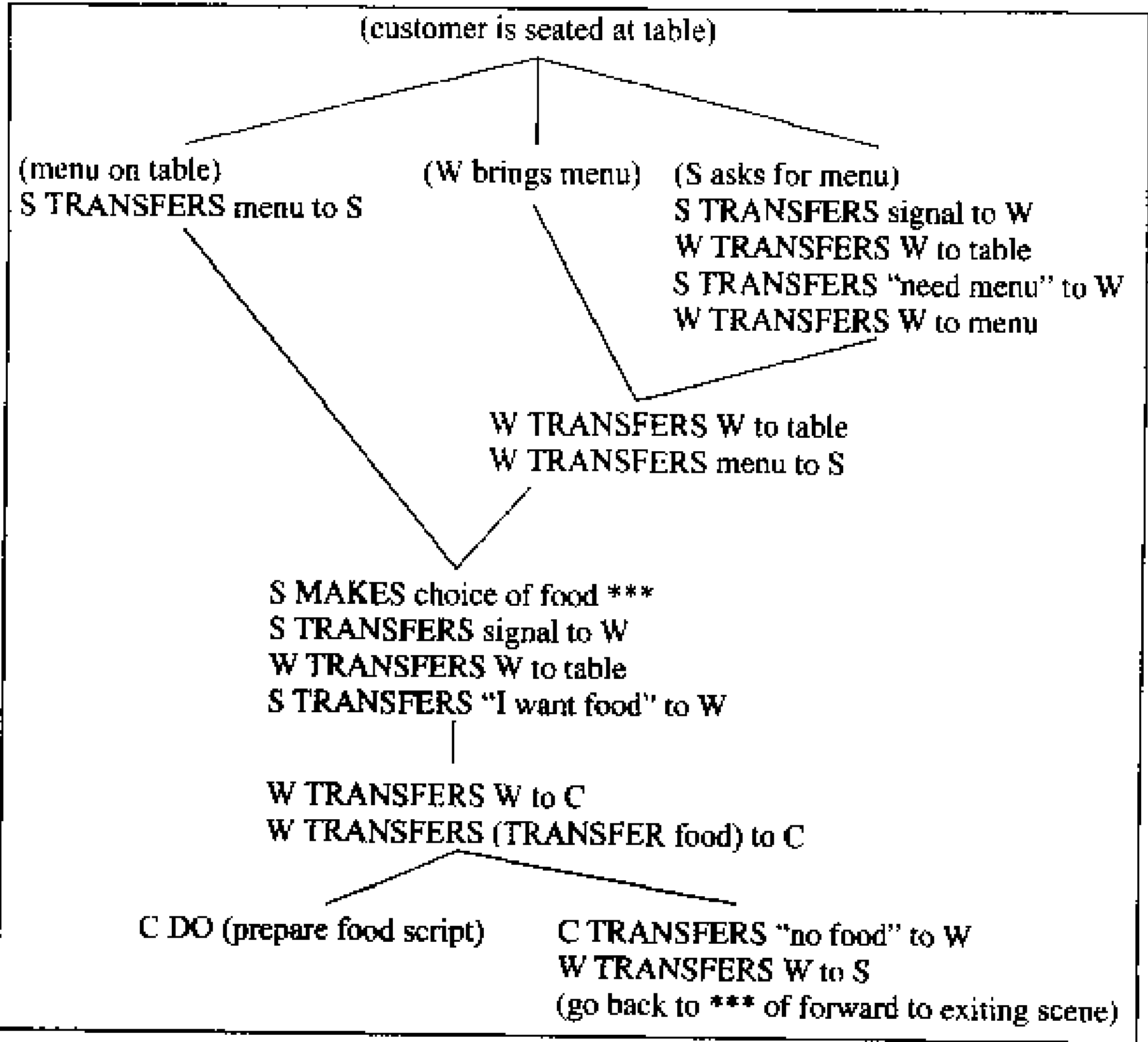


图 4.11 点菜场景
(据 Ungerer & Schmid 1996: 215)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幕起时有三种可能的状态：或者桌上放着一本菜单，或者侍者把菜单送过来，或者顾客示意侍者把菜单送过来。这三种不同的状态为事件的发展提供了三条不同的脉络，但殊途同归，结果都应该是顾客拿到了菜单。一旦菜单在手，下一步就是挑选食物了。顾客将自己的选择告诉侍者，侍者走进厨房，告诉厨师。这之后，事件的发展又有两条途径：或者厨师开始烹饪，由此为下一个用餐场景创造前提条件；或者厨师告诉侍者顾客点的菜当日没有。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么又出现两种可能性：或者顾客挑选另外的食物（这意味着又回到图 4.11*** 号所示的地方）；或者顾客决定离去。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事件的发展就跃过用餐场景，直接跳到第四个场景，即离开场景了。

用餐场景和离开场景的脚本设计与步入场景和点菜场景大致相同，在此不作详述。读者可能会觉得整个［RESTAURANT］脚本絮絮叨叨，啰里啰嗦，只不过是把我们去餐馆吃饭的经验以特殊的方式转写出来。这话诚然不错，但却忽视了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说出或理解语言时，脑子里总是在不自觉地比照某个相关的框架或脚本来补足那些被略去不提的信息。如果不补足那些信息，我们甚至无法理解哪怕是最简单的语篇。试以下面两个小故事为例（Schank & Abelson 1977: 38f）：

32）John went into a restaurant. He asked the waitress for coq au vin. He paid the bill and left.

33）John went into a restaurant. He saw a waitress. He got up and went home.

这两个语篇提供的信息在数量上是差不多的，但我们觉得例32）很好理解，例33）则令人费解。这是因为例32）吻合我们头脑中已经内化的餐馆脚本，我们可以依据这个脚本驾轻就熟地补上那些省略的情节：比如在点菜之前，John 可能扫了一眼菜单，在买单和离去之间，应该吃了他所点的食物，等等。餐馆脚本对我们理解例32）的影响非常之大，它帮助我们在头脑中再现整个事件，使我们忽略了脚本的第三幕——用餐场景——在语篇中甚至根本没有表述。在面对面的谈话中，我们更是经常借助脚本或框架来作出正确的推导。

说话人经常会想当然地认为听话人拥有某个脚本或框架的知识，而在叙述中略去很多细节甚至某些场景。

与例32）相反，例33）的描述不吻合餐馆脚本，例33）中的三句话描述了三个情景，但这三个情景并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无法依据餐馆脚本去补足省略的信息，例33）因此变得很费解。

很多时候，外语学习者有这样的体验，似乎该掌握的词汇都掌握了，该学会的句型和语法规则也都学会了，但是在面对一个具体的语境时——比如打电话，比如邀请外国朋友赴宴等——还是感到紧张和拘束。这是因为在词汇、句型和语法规则之外，外语学习者没能够建立起相关场景的脚本或框架。另一方面，儿童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在习得词汇、语法等，也是在习得生活中各种场景的脚本或框架。

如果要总结框架和脚本之间的区别的话，我们可以说框架是与那些经常地、反复地出现的情景相关的知识结构，在语言中通常反映为动词之间的关系和特定的句子结构。而脚本则是与那些经常地、反复地出现的大的事件序列相关的知识结构。

4.4 小结

本章讨论了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的分歧、认知语义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目前的三个主要研究路向。认知语言学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任何关于意义、概念、理性和语言的理论必须与认知科学的其他领域对于人类认知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也就是前文所说的认知语言学的认知信条（Lakoff 1990:50）。认知语言学将人类在整个生态环境中所处的位置置于人类认知和经验的核心，认为语言研究不应该独立于人类对其经验的认识和掌握，而应该与后者息息相关。基于这样的基本认识，认知语言学研究致力于揭示人类蕴于身体的心智（embodied mind）如何通过人类共同的认知结构——比如意象图式、范畴化、隐喻等——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认知语言学里的“认知”一词是相对“形式”（formal）而言的。以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为代表的形式语言学倾向于强调语言能力（competence），而忽视语言运用（performance）（Chomsky 1965）。他

们通过各种形式结构来解释语言能力，认为句法是一种纯粹的形式。认知语言学则紧紧抓住人类是怎样认识他们所处的世界的，认为语言研究应该融于对人类的经验的研究，而不是将语言视为纯粹的、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形式。

[注释]

1. * 号表示该句在句法上或语义上有语病，全书同。

1991, Kovecses 1986, 1990, Lakoff 1987, 1990, 1993, 1994, Lakoff & Turner 1989, Turner 1991, 1993, Yu 1995, 1996, 等)。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1) 隐喻无处不在:隐喻是日常语言中随处可见的现象,诗歌隐喻与日常语言中的隐喻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只是利用和丰富了每一个语言使用者都能创造和领会的普通隐喻。

(2) 隐喻在本质上是认知的:隐喻不是修辞格,不是简单的语言的产物;它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

(3) 隐喻是有系统的:一个隐喻概念 (metaphorical concept) 会生发出大量的、彼此和谐的语言表达;而不同的隐喻概念又共同构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网络体系,影响着我们的言语和思维。

(4) 隐喻由两个域构成:一个结构相对清晰的始源域 (source domain) 和一个结构相对模糊的目标域 (target domain)。隐喻就是将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之上,让我们通过始源域的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

(5) 隐喻映射 (metaphorical projection) 不是随意产生的,而是植根于我们的身体经验。一个隐喻映射一旦建立起来、为大多数语言使用者所接受,就会反过来将自身的结构强加于真实生活之上,从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实现。

下面我们分五个小节详细介绍认知隐喻理论的这五个观点。

5.1 隐喻的普遍性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隐喻的普遍性。Gibbs (1994) 提供了下面这些证据:

- 有一项针对从1675年到1975年这300年间美国散文写作的研究,该研究将这300年分成六个50年的阶段,结果发现每个阶段的散文写作都充满了隐喻的使用。
- 另一项研究收集了大量的心理咨询访谈以及1960年肯尼迪—尼克松总统竞选辩论。频度分析表明人们在每分钟的话语中平均使用1.80个新隐喻和2.08个旧隐喻。假设每人每天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说话,那么一个人在60年的生涯中就要制造

出多达 4,700,000 个新隐喻和 21,140,000 个旧隐喻。

- 最近一项针对电视辩论和新闻评论节目的调查表明作这些节目的人平均每 25 个词就要使用一个独特的隐喻。

Lakoff & Johnson （1980）通过分析大量的日常语言，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隐喻的无处不在。他们指出在类似 *Is that the foundation for your theory*，*The theory needs more support*，*The argument is shaky*，以及 *The argument collapsed* 等普通的话语中都隐藏着一个概念隐喻 THEORIES ARE BUILDINGS；而在*What he said left a bad taste in my mouth*，*I just can't swallow that claim*，*That argument smells fishy*，*Let me stew over that for a while*等话语中则隐藏着另一个概念隐喻IDEAS ARE FOOD。

McNeill （1992）的角度更显独特，他分析了人们说话时伴随的手势。比如，在说 *I see another proof in it* 这句话时，说话人右手的食指指向前下方，似乎在指前下方某个具体存在的物体，又似乎是模拟一个眼睛看物体的过程。无论哪种解释都显示这一手势体现了UNDERSTANDING IS SEEING 这一隐喻。在说 *trying to figure out what to do* 时，说话人的两只手做成杯状，上下交替移动，似乎在掂量两件物体的份量，这一手势体现了 CHOOSING IS WEIGHING 这一隐喻。

总而言之，上述这些证据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证明了隐喻不是少数有天赋的说话人或作家的专利，而是在书面语和口语中都随处可见的现象，还很有可能影响着我们的思维。

5.2 隐喻的认知本质

试以［ARGUMENT］这一抽象概念为例。在英语中，人们通常怎样谈论*argument*，怎样在头脑中组织自己的*arguments*？又是怎样*argue*的呢？Lakoff & Johnson （1980: 4）通过对一些语言实例的分析，发现说英语的人对［ARGUMENT］这一概念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组隐喻，其中一个重要的隐喻就是 ARGUMENT IS WAR。请看下面的例句：

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

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

His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arget.

I demolished his argument.

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im.

(Lakoff & Johnson 1980: 4)

从这些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说话人是把谈论［WAR］的一系列词汇（如*indefensible*，*attack*，*target*，*demolish*，*win*）都移植过来谈论［ARGUMENT］了。然而，事实还不仅如此，我们不但用战争术语来谈论辩论，我们还通过战争来理解辩论，当我们在进行一场实际的辩论时，也往往把辩论当作战争来看待：与我们进行辩论的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尽量守住自己的阵地，攻击敌人的阵地；在某一回合中占了上风就是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处于下风就是丢失了一些地盘；我们还运用各种战略战术，比如诱敌深入、欲擒故纵等等，千方百计要赢得这场辩论。一言以蔽之，ARGUMENT IS WAR这一概念隐喻帮助我们谈论、理解和构建［ARGUMENT］这一抽象概念。我们之所以用战争术语来谈论*arguments*，是因为我们通过战争概念来认识 *arguments*，而我们的行为总是跟着我们的认识走。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假设有这样一个迥异于英语文化的文化，在这个假想的文化中，ARGUMENT不是被当作战争来理解，而是被当作舞蹈来理解。这样一来，参加辩论的双方就不是你死我活的战士，而是共舞的演员，辩论的目的也不是争输赢、分胜负，而是共同上演一场和谐的、令人愉悦的表演（其实中国古代士大夫们所乐于进行的参禅就类似于此）。可以想象，来自这样一个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 *arguments* 的看法和体验会跟说英语的人很不相同，而这种差异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产生于他们关于［ARGUMENT］的两个完全不同的隐喻：ARGUMENT IS WAR 和 ARGUMENT IS DANCE。

不仅［ARGUMENT］这一抽象概念由隐喻来构建，其他很多抽象概念，诸如［LIFE］，［LOVE］，［IDEAS］，［THEORIES］等，也都是通过 LIFE IS A PLAY，LOVE IS A JOURNEY，IDEAS ARE FOOD，THEORIES ARE BUILDINGS等隐喻来构建的。简言之，隐

喻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现象，而是一种认知方式，语言中之所以存在隐喻表达，是因为我们的概念体系中存在概念隐喻。

5.3 隐喻的系统性

不同的概念隐喻之间不是彼此孤立地运作的。用 Lakoff & Johnson（1980: 9）的话说，“隐喻与隐喻之间的蕴涵关系构建起一个协调一致的隐喻概念体系及一个相应的协调一致的隐喻表达体系。”比如，在英语中，关于［TIME］这一概念有三个相关的隐喻：

TIME IS MONEY

How do you spend your time these days?

That flat tire cost me an hour.

TIME IS A LIMITED RESOURCE

You don't use your time profitably.

You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TIME IS A VALUABLE COMMODITY

I don't have the time to give you.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Lakoff & Johnson 1980: 7-8)

这三个隐喻帮助我们通过日常生活中与金钱、有限资源和有价商品打交道的经验去理解和把握［TIME］这一十分抽象的概念。而这三个隐喻彼此之间是互相吻合的，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体系，因为在现代社会里金钱就是一种有限资源，而有限资源又是一种有价商品。换句话说，TIME IS MONEY蕴涵TIME IS A LIMITED RESOURCE，后者又蕴涵 TIME IS A VALUABLE COMMODITY。

5.4 隐喻的内在结构：跨域映射

在前面三节我们简单分析了隐喻的三个主要特点：普遍性、认知性和系统性。本节我们将重点关注隐喻作为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其内在结构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叫映射（mapping）。

And one man in his time plays many parts.

(*As You Like It* 2.7，转引自 Lakoff 1993: 215)

这是选自莎士比亚的喜剧《皆大欢喜》中的精彩对白，它所体现的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隐喻 LIFE IS A PLAY，这里的目标域是［LIFE］，始源域是［PLAY］。［PLAY］有着丰富的内在结构，其组成成分包括演员、化妆、服装、舞台、布景、灯光、观众、脚本、角色、导演、编剧等。LIFE IS A PLAY这一隐喻激活了一组对应关系：世界对应舞台；活在人世间的男男女女对应剧中的演员；一个人的出生对应一个演员登台，一个人的死亡对应一个演员下台；人的一生中可能要担负很多职责，这对应台上一人分饰几个角色的演员。

不过，话说回来，LIFE IS A PLAY这一概念隐喻只是帮助我们把握了［LIFE］这个十分抽象、又十分丰富的概念的一部分内容，要完全理解［LIFE］，还需要借助其他一些隐喻。请看下面几例（Lakoff 1994）：

He got a head start in life.

He's without direction in his life.

I'm where I want to be in life.

I'm at a crossroads in my life.

He's never let anyone get in his way.

He's gone through a lot in life.

掩藏在这几个例句之下的是另外一个关于［LIFE］的重要隐喻：LIFE IS A JOURNEY，这里的始源域变成了［JOURNEY］。我们可以下表再现这一隐喻所激活的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对应，亦即隐喻映射（引自 Winter 1995: 235）：

始源域		目标域
旅程	→	人生
旅行者	→	人
起点	→	出生
最初的条件	→	天赋

行李	→	个人问题
障碍	→	外部困难
距离	→	持续时间
已跨越的距离	→	已取得的成绩
目的地	→	人生目标
终点	→	死亡

除了上面介绍的LIFE IS A PLAY和LIFE IS A JOURNEY这两个隐喻之外，还有一些以［LIFE］为目标域的隐喻，比如LIFE IS A DREAM，LIFE IS A RIVER等，都是将一个较具体、内在结构较清晰的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LIFE］之上，帮助我们把握［LIFE］这一概念。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有关［LIFE］的概念隐喻彼此之间并无矛盾之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一致的网络体系，使得我们对［LIFE］的理解完整全面。

根据Lakoff & Turner（1989: 63-64）的总结，将一个始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之上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始源域图式结构中的各项占位（slots）映射到目标域之上
• 始源域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映射到目标域之上
• 始源域各部分的特征映射到目标域之上
• 始源域的知识映射到目标域之上

（ibid.: 63-64）

我们可以下图模拟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映射。X代表一个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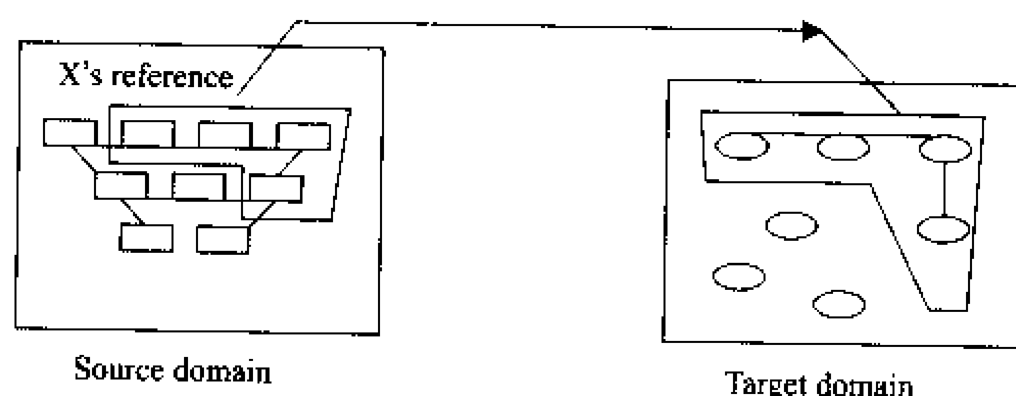


图5.1 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隐喻映射
（据Gardenfors 1998）

表达，它原来的所指是始源域中的一个特殊结构，当我们用X的隐喻义来谈论目标域时，就是将始源域中相关的特殊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之上。

5.5 隐喻的经验基础和隐喻的实现

每一个语言的背后都有一个复杂的概念体系，这个概念体系包含数目庞大的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所谓概念隐喻就是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将内在结构相对清晰的始源域映射到结构欠清晰的目标域之上。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概念体系会产生它现在所有的概念隐喻？一个概念体系拥有现在这一批概念隐喻而不是另外的概念隐喻，这是有据可循还是纯属偶然？对这两个问题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观的回答是：人类的认知蕴于身体，我们拥有现在所有的这一批概念隐喻，是由我们的身体经验和物理经验（bodily and physical experience）决定的。简言之，所有的规约性的概念隐喻都植根于我们的生活经验。

以MORE IS UP这一概念隐喻为例，Lakoff & Johnson （1980）最早对其进行了讨论（另见Goatly 1997，Johnson 1987，Lakoff 1993，Nagy 1974）。这一隐喻反映在很多日常语言表达中，比如*Prices go up*，*His income came down*，*Unemployment is up*，*Exports are down*，等等。认知语言学认为这一概念隐喻产生于类似下面列举的一些日常生活经验：往杯子里倒水，随着水越倒越多，杯子里的水位也逐渐上升；把一堆积木搭起来，每增加一块积木，整体的高度就会上升。诸如此类的经验我们每天都要遭遇很多次，而且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即数量域与纵向空间域之间的对应关系，多对应上，少对应下。正是这种对应为我们提供了MORE IS UP这一概念隐喻的经验基础。当我们说*Unemployment is up*时，其实失业率的变化与空间的纵向运动之间并没有实际的联系，但是通过空间位置的改变来理解失业率的变化却很容易为人接受，因为在许多的实际生活经验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数量与纵向空间之间这种规律性的对应关系。

再看一个例子。KNOWING IS SEEING也是一个常见的隐喻(Johnson 1987，Lakoff & Johnson 1980，Sweetser 1990)，体现在很多语言表达中，比如，*I see what you're saying*，*His answer was clear*，

This paragraph is murky，等等。这一隐喻的经验基础是我们在多数情况下是通过视觉来认识一件事情的，而且一般说来我们总是更愿意相信亲眼所见的东西。所以才有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说法。

需要指出的是经验基础只是促动了概念隐喻的产生，它并不能预测具体会产生哪些概念隐喻。所以，尽管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会在实际生活中经历 MORE 与 UP 之间的对应，我们却不能因此断定每一个文化都会拥有MORE IS UP这一概念隐喻（Lakoff 1993: 241)。不过，这一隐喻的经验基础的确可以预测世界上不应该有一种语言会生发出相反的隐喻，即 LESS IS UP。我们还可以据此进一步预测，假设一个外语学习者的母语没有 MORE IS UP 这一隐喻，那么他习得这一隐喻当比习得 LESS IS UP 要容易。

隐喻的经验基础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一个概念隐喻一旦建立起来，为语言使用者广泛接受，那么它就会通过在生活经验中制造新的对应关系将自身的结构强加于实际生活，从而得以实现。对于上一代人而言是某个隐喻制造出来的新的对应关系，在下一代人那里很可能被当作该隐喻的经验基础而被接受了（Lakoff 1993: 241)。

Lakoff （1993: 241-242）列举了不少规约性的概念隐喻得以实现的方式。比较显而易见的有诸如温度计、股市走势图之类的人造物体，它们直观地展示了 MORE 和 UP 之间的对应。另外还有卡通、文学作品、神话故事等，比如在很多卡通画里，表现一个卡通人物生气，就是画它的耳朵眼冒烟，这可谓生动地再现了ANGER IS A HOT FLUID IN A CONTAINER 这一隐喻。

还有一些比较隐晦的隐喻实现的方式，比如通过生理症状、社会机构、社会实践、法律、历史等。在英国文化里，社会习俗要求大家在大街上尽量避免目光的接触（contact)，而“undressing someone with your eyes”，更是忌讳，这都是 SEEING IS TOUCHING 这一隐喻在生活中的实现。通过这一隐喻，眼睛被视为四肢，所谓看见就是“触到”（touched)。

通过上面列举的这些例子，我们看到以一个概念隐喻为基础，可以构造出一件真实的东西，并且被大众想当然地理解和接受。难怪

Lakoff（1993: 244）声称“社会中的很大一部分真实和个人经验中的很大一部分真实都是通过规约性的概念隐喻被构造和理解的。”(Lakoff 1993: 244)

在此我们有必要指出隐喻的经验基础和隐喻的实现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二者都是体现在实际生活经验中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关联。“差别仅在于经验基础产生于隐喻映射之先，为隐喻映射提供土壤，并赋予隐喻映射以意义，而隐喻实现则产生于隐喻映射之后，其意义也是通过隐喻映射获得的。”（ibid.）对于一代人而言是隐喻实现的可能会逐渐演变为实际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以至于在下一代人的眼里它们构成了相关隐喻的经验基础。

在图5.2中，我们粗略地勾勒了隐喻映射、经验基础和隐喻实现之间的关系。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始源域的结构直接产生于经验基础，这一结构通过隐喻映射到目标域之上，一旦这一映射关系建立起来，它就会反过来将自身的结构强加于实际生活，从而被实现。经验基础与隐喻实现之间的虚线表示二者之间并无清晰的界限。

至此我们分析了隐喻的普遍性、认知性和系统性，隐喻的内在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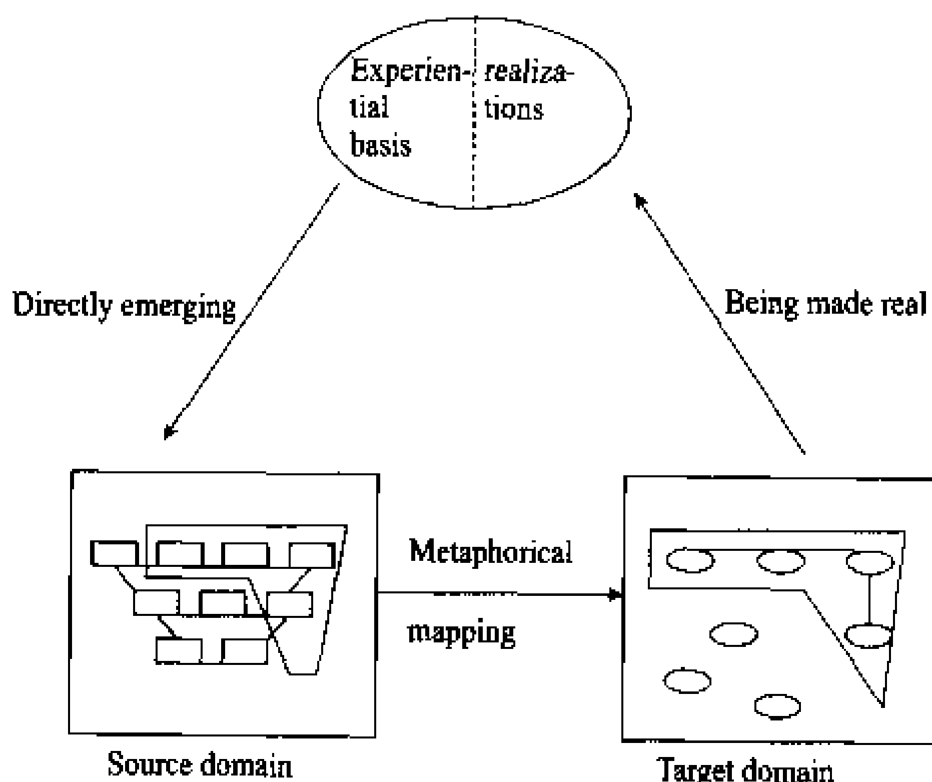


图 5.2 隐喻映射的经验基础

目标设定等一系列功能（Lakoff & Johnson 1980: 25-27）。

空间隐喻和实体隐喻都可以进一步拓展为内容更丰富的结构隐喻，所谓结构隐喻就是通过一个结构清晰、界定分明的概念去构建另一个结构模糊、界定含混、或完全缺乏内部结构的概念（ibid.: 14）。例如，THE MIND IS AN ENTITY 这一实体隐喻只是将 MIND 这一概念实体化，除此之外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概念，但是当我们把这一实体隐喻拓展为结构隐喻 THE MIND IS A MACHINE 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该结构隐喻中用作始源域的概念 MACHINE 有清晰的结构和界定，通过隐喻投射这些都被移植到了目标域之上，于是作为目标域的 MIND 也获得了清晰的结构和界定，我们可以认为 MIND 像 MACHINE 一样也有工作—休息的状态，有不同的效率，有能量的来源等（ibid.: 28）。

Lakoff & Johnson （1980）还根据规约程度的不同将语言中的隐喻表达分为两大类：规约隐喻 （conventional metaphors）和新鲜隐喻（new metaphors）。规约隐喻指的是那些自产生以来已为相当一部分语言使用者所认可和接受、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的隐喻，它们的隐喻来源已鲜有人能忆起，其中很多甚至已经词汇化，被收录进词典。有鉴于此，有的作者倾向于将规约隐喻称为“死隐喻”，但在 Lakoff & Johnson （1980: 55）看来，规约隐喻不仅没有死去，而且生命力十分旺盛，因为它们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另见 Lakoff & Turner 1989）。下面是一些规约隐喻的例子：

That boosted my spirits.
He's really low these days.
（隐藏的概念隐喻是 HAPPY IS UP/SAD IS DOWN）

He's at the peak of health.
His health is declining.
（隐藏的概念隐喻是 HEALTH IS UP/SICKNESS IS DOWN）

我要将此事上报中央。
他们是在下乡那会儿认识的。
（隐藏的概念隐喻是“地位较重要为上 / 地位较不重要为下”）

听说要涨工资了。

超市的牛奶大降价。

（隐藏的概念隐喻是“多为上／少为下”）

一般说来，我们不太会将上面例句中的“上报”、“下乡”、“涨工资”、“大降价”等视为隐喻表达，但细究起来，它们的确体现了“地位较重要为上／地位较不重要为下”和“多为上／少为下”等概念隐喻。

新鲜隐喻指的是那些任何一个语言使用者随时都可以创造出来的隐喻：可以是那些刚刚被制造出来的隐喻，也可以是那些虽已存在一段时间、但尚未被大部分语言使用者所认可的隐喻。新鲜隐喻依然保留了它们的阐释性，会被大多数听者和读者视为隐喻。文学作品和流行歌曲的歌词中充斥着此类新鲜隐喻。例如：

The wind thinks outrageous thoughts aloud.

My love is a red，red rose.

提着昨日重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

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

需要强调的是，规约隐喻和新鲜隐喻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所有的规约隐喻在一开始产生的时候都是新鲜隐喻，但是在反复使用中它们逐渐失去了新鲜感。另一方面，很多新鲜隐喻也都在逐步变得约定俗成。

5.7 关于认知隐喻研究的批评意见

在前面几节中，我们讨论了隐喻的主要特征、内在结构、经验基础以及隐喻的分类。在本节我们将简略回顾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认知隐喻研究所提出的批评意见（Alverson 1991, Cacciari & Glucksberg 1994, Holland 1982, Indurkhya 1992, Jackendoff & Aaron 1991, Kennedy & Vervaeke 1993, Mac Cormac 1990, Quinn 1991, Wierzbicka 1986），以便对认知隐喻研究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认知隐喻研究的中心论点是隐喻在本质上是认知性的，反映在语

言层面上的隐喻表达为我们了解人类认知的奥秘提供了重要线索，它们或许可以证明人类的概念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隐喻构建起来的。Wierzbicka（1986）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她以 LOVE IS A JOURNEY这一隐喻为例，认为该隐喻并不适用于［LOVE］这一概念的方方面面。比如，它不适用于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爱。确切地说，该隐喻只限于情侣之间的爱。Wierzbicka（1986: 292）认为，不借助于旅程隐喻是可以比较全面地理解［LOVE］的，她对［LOVE］的非隐喻性定义可表述如下：

X loves（person）Y. =
When X thinks of Y，X feels good feelings towards Y.
X feels that he wants to be with Y.
X feels that he wants to cause good things to happen to Y.

要想回应 Wierzbicka 的批评，我们首先有必要指出 Wierzbicka 给出的定义也并不是唯一可能的定义，并且也没有覆盖［LOVE］这一概念的各个侧面。其次，Lakoff & Johnson（1980，另见Lakoff & Turner 1989，Lakoff 1987，1990，1993，1994）在很多地方都强调过概念隐喻只是部分（partially）地构建目标域，换句话说，目标域的结构并不是完全仰仗某一个隐喻构建起来的。当然，的确有一小部分抽象概念其理解和构建都完全依赖隐喻，比如［TIME］，但是大多数的情况是多个概念隐喻交织在一起、部分地构建某个抽象概念。比如，对于［LOVE］而言，LOVE IS A JOURNEY这一隐喻只是揭示了它的一个侧面，另外还有一些隐喻，比如LOVE IS HEAT，LOVE IS FORCE 等，则突出了 LOVE IS A JOURNEY 所未能涵盖的侧面。这些不同的隐喻彼此之间并没有矛盾冲突的地方，它们形成一个相对和谐的体系，帮助我们理解和把握［LOVE］概念。第三，认知隐喻研究并没有排除［LOVE］概念的部分内容可以非隐喻的方式理解的可能性，认知隐喻研究只是声称 LOVE IS A JOURNEY，LOVE IS HEAT，LOVE IS FORCE 等隐喻丰富了我们对［LOVE］概念的理解，我们有关该概念的思维和行动也因此受到这些隐喻的影响。

Jackendoff & Aaron（1991）在评论Lakoff & Turner（1989）时

指责书中 metaphor 一词用得太宽泛了。Jackendoff & Aaron （1991）认为 Lakoff & Turner 所列举的规约隐喻都不应算作隐喻，并且说传统修辞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所强调的隐喻的特异性应该被保留（1991: 326）。Mac Cormac （1990）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所谓规约隐喻（他称之为“dead metaphors”）已经不能算是隐喻。此类批评的产生源于 Lakoff & Turner （1989）和 Jackendoff & Aaron （1991）以及 Mac Cormac （1990）对隐喻的不同理解。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如果我们通过一个概念自身来理解该概念，而无需借助其他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在语义上就是自主的，是非隐喻性的。如果我们是通过另外一个或几个概念来理解某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在语义上就不是自主的，是隐喻性的。规约隐喻符合这一条件，因此认知语言学家坚持将其视为隐喻。这样做的另一个理由是规约隐喻和新鲜隐喻（Jackendoff & Aaron 1991 和 Mac Cormac 1990 所认为的真正的隐喻）之间本来就缺乏清晰的界限。比如，Jackendoff & Aaron 与 Mac Cormac 都认为 *His theory has thousands of little rooms and long, winding corridors* 这样的句子是隐喻性的句子，而 *The theory is sound in its foundation* 之类的句子则被他们视为非隐喻性的，因为这类表达太规约化了。但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其实两个句子体现的是同一个概念隐喻，即 THEORIES ARE BUILDINGS。第一个句子听起来隐喻味道很足，而第二个句子听起来显得平常，是因为第二句中出现的 *foundation* 是 BUILDING 这一始源域中最经常被用来构建 THEORY 这一目标域的部分，而第一句中出现的 *internal rooms* 以及 *corridors* 则是很少被该隐喻激活的部分。

认知语言学关于隐喻的研究旨在揭示隐喻作为一个有效的认知工具在我们的概念体系中的重要性。规约隐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证明即便被我们当作规约的、寻常的对于世界的描述究其实也还是通过隐喻来实现的。规约隐喻向我们显示隐喻不仅仅出现在花哨的文学语言中，而且是我们的日常语言和概念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因为如此，认知语言学才坚持将规约隐喻视为隐喻。Jackendoff & Aaron （1991）和 Mac Cormac （1990）在提出他们的批评意见时未能抓住这关键的一点。

Naomi Quinn 在她的文章“The Cultural Basis of Metaphor”（1991）中从文化的相对重要性对认知隐喻理论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认为 Lakoff & Johnson 断定隐喻不仅构建甚至限制着人类的理解和思维是夸大了隐喻的阐释功能。在Quinn看来，隐喻的使用反映了深藏其下的文化观念，而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里不仅仅只是有一些特殊的隐喻。用Quinn自己的话来说，“隐喻并不构成我们的理解，相反它们通常只是被选来去适应某个预先存在的文化模式……一般说来，隐喻并不能生发新的、之前未被认可的蕴涵，尽管它们也许能够帮助思考者理出预先存在的文化模式的蕴涵，从而作出各种复杂的推论。”（ibid.: 91）Quinn 的结论是在构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方面，隐喻只是扮演了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更重要的角色是文化模式来承担的。

Quinn的结论并未完全否定隐喻的认知功能，但她认为文化模式所承担的认知功能更大。如果她的意思是文化模式限制着隐喻的选择，那么此种观点与认知语言学家的观点并不相悖，因为尽管认知语言学家认为隐喻植根于我们的身体经验，但他们同时也承认身体经验只能告诉我们有可能产生哪些隐喻，而这些待选隐喻是否真的为某个文化所选择，则主要取决于该文化的各类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化模式的确限制着隐喻的选择。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文化模式本身也很难脱离隐喻（Lakoff & Johnson 1980，Yu 1995，1996）。以美国社会关于［LIFE］的文化模式为例，Ching（1993: 43）将其概括为LIFE IS PLAYING A GAME。这一表述本身就是一个隐喻。又比如中国文化里的阴阳理论，阴和阳最初的意义是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看到一切现象都有正反两方面，就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物质势力，肯定阴阳的矛盾势力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后来更进一步把阴阳交替看作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一阴阳理论体系是中国文化里最基本的模式之一，而该体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将世界概念化和范畴化的隐喻方式。简言之，如果许多文化模式本身就是隐喻性的，那么隐喻在人类认知中所扮演的角色就不是像Quinn所说的那样

无足轻重了。

Goatly（1997），Kyratzis（1998）和Stibbe（1997）从一个更实际的角度出发，对认知隐喻研究提出了微辞。他们指出不少认知隐喻研究不注重语料收集，所分析的语料通常覆盖面偏窄，甚至有不少是研究者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地编造出来以证明一个事先预设的理论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有些研究不能为实际语料的分析提供框架和可操作的模式。Stibbe等呼吁认知语言学家应该从自然语言中尽可能选择有代表性的语料，对语料的分析也应该尽可能地在完整的语境中进行，这样才能验证认知隐喻理论的可靠性和解释力。

笔者认为Lakoff（1993）所提出的守恒原则（Invariance Principle）也有可商榷之处。该原则的主要内容是隐喻映射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与目标域的内在结构相吻合。根据这一原则，始源域中的占位（slots）被映射到目标域的占位之上；始源域的各种关系被映射到目标域的各种关系之上；始源域的特性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特性之上；始源域的知识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知识之上（Lakoff & Turner 1989: 63-64）。但问题是：通常的情况下大多数目标域，比如［TIME］，［EMOTIONS］等，都是十分抽象的概念，缺乏内在结构（所以我们才需要借助概念隐喻来构建它们和理解它们），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期望所有的目标域都有各自的占位、关系、特性和知识呢？笔者以为，守恒原则至少在措辞上有失谨慎。

5.8 认知隐喻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认知隐喻研究目前主要面临两大问题（另见Yu 1996）：

首先，我们需要更多跨语言、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认知隐喻的主要论点，即抽象思维部分是隐喻性的。Lakoff（1990，1993，1994）已经从英语的角度提供了证据，证明［TIME］，［STATES］，［CHANGES］，［CAUSES］，［PURPOSES］，［QUANTITY］和［CATEGORIES］等基本的抽象概念都是通过隐喻构建和理解的。但是不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比研究，我们就无法证实在其他的语言和文化中情况也是如此，或在多大程度上如此。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涉及概念隐喻体系的普遍性

2. 规约隐喻指的是那些已成为日常语言的一部分的隐喻。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邀请听者在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进行比较。制造相似性的隐喻则制造了两个域之间原本不存在的相似性。

第六章
英汉空间隐喻对比

6.1 空间隐喻

空间隐喻以空间域为始源域，将空间域的意象图式结构映射到非空间的、抽象域之上，使得我们可以通过空间概念来理解、思考和谈论非空间概念。比如 FUTURE IS IN FRONT/ PAST IS BEHIND 和 HAPPINESS IS UP/ SADNESS IS DOWN，前一组隐喻赋予 TIME 一个前/后的空间方位，后一组隐喻赋予EMOTIONS 一个上 / 下的空间方位。

空间隐喻是一种意象图式隐喻，对于我们的概念形成过程和范畴化过程是不可或缺的(Lakoff & Turner 1989: 99-100)。意象图式在构成空间隐喻时起了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们提供了一种轮廓性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在头脑中形成丰富的意象。请看下面摘自 Auden 的 *As I Walked One Evening* 的诗句：

> The glacier knocks in the cupboard,
> The desert sighs in the bed,
> And the crack in the tea-cup opens,
> A lane to the land of the dead.
> (引自 Lakoff & Turner 1989: 99)

这里用到的一个意象图式是一条小径从一个被包围的空间里延伸出来，这一意象图式帮助我们构造出诗句所体现的隐喻映射：杯中流出的液体被投射到去往冥界的道路上。

其次，意象图式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比

泊尔东部的一种语言）中的空间隐喻（另见 Putz & Dirven 1996）。

6.2 语料收集

在本章下面的主体部分，我们将以英语的 UP/DOWN 和汉语的 SHANG/XIA这四个空间概念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从词典中收录的含 *up*， *down*， 上和下的词语的隐喻义，力图揭示 UP/DOWN 和 SHANG/XIA是沿着怎样的隐喻路径拓展其意义的，并比较汉语和英语在这方面的共同点和差异。[1]

概念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难捕捉，正如Pederson & Nuyts (1997: 3-4) 所说，在揭示人脑奥秘的过程中，最难解决的核心问题便是概念化，因为概念化过程从不以直接的、可观察的方式体现在人类的行为上，它只是带着面具间接地“出现”。Pederson & Nuyts (ibid.) 同时也指出揭密概念和概念化过程的唯一方式是研究受概念支配的行为，特别是语言行为。在这一点上，Pederson & Nuyts与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不谋而合，即语义结构等同于概念结构，意义等同于概念化过程（见Geiger & Rudzka-Ostyn 1993，Johnson 1987，Lakoff 1987，Langacker 1987，Putz & Dirven 1996）。正是因为人类具有将语词附着于某些概念形成的独特行为（Lenneberg 1967: 365），换句话说，正是因为语词标注了人类认知外部世界的过程，所以我们才能够通过分析语词的意义的发展追寻概念形成过程。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从词典中搜寻相关语料成为认知语言学领域广为运用的研究手段（见Brugman 1981， Herskovits 1986， Lindner 1981， 1994，Smith 1993， Sweetser 1990，Vandeloise 1984， Yu 1995, 1996）。词典是由词典学家编撰的对一个语言的词汇的记录，它能够提供一个语言所经历的词形变化和词义变化的证据。就概念隐喻研究而言，重要的一点是概念隐喻的形成过程也在语言的词汇中留下了印记，因为许多隐喻拓展和转换都已经词汇化（lexicalized），从而进入词典，成为某个语词另外的规约意义（Goatly 1997: 31）。本章的研究重点是规约化的空间隐喻，词典作为规约隐喻的栖息地（Goatly 1997: 31）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UP，DOWN，SHANG和XIA的已经词汇化的隐喻拓展义的语料库。

本章所用的汉语语料取自下面三部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1996

《辞海》（缩印本）1989

《现代汉语常用词词频词典》1990

从这三部词典中一共检索出190个含上的词条和115个含下的词条。

本章所用的英语语料来自下面三部词典：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 1996

Collins Cobuild Dictionary of Phrasal Verbs 1989

Oxford Dictionary of Phrasal Verbs 1993

从这三部词典中一共检索出626个含*up*的词条和328个含*down*的词条。

下面我们分四节展开语料分析。第3节分析UP，DOWN，SHANG和XIA作为意象图式概念的内部结构，第4节分析SHANG/XIA的隐喻拓展，第5节分析UP/DOWN的隐喻拓展，第6节比较SHANG/XIA和UP/DOWN在隐喻拓展上的异同点，揭示在它们背后存在的协调一致的空间隐喻体系。

经验现实主义认为概念隐喻源于身体经验，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又将自身的结构强加于现实生活。据此，下文在分析SHANG/XIA和UP/DOWN的隐喻拓展时，将努力揭示每一个隐喻拓展义的身体经验和实现方式。我们开列出来的单子不可能是完整、全面的，但这确是值得一试的尝试。

6.3 作为意象图式概念的UP，DOWN，SHANG和XIA

UP，DOWN，SHANG和XIA都是意象图式概念，勾勒的是动体（trajector）沿纵坐标相对陆标（landmark）的运动或位置。当UP/DOWN和SHANG/XIA描述的是动体的运动时，我们称之为动态UP/DOWN和动态SHANG/XIA，当它们描述的是动体的位置时，我们称之为静态UP/DOWN和静态SHANG/XIA。图6.1和图6.2分别再现了动态UP/SHANG和动态DOWN/X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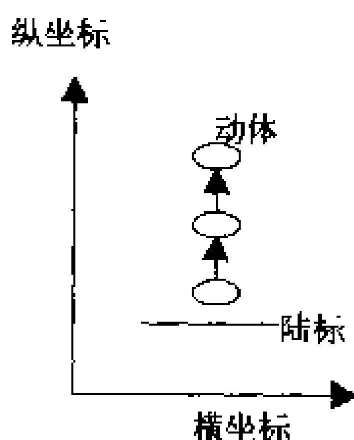


图 6.1 动态 UP 和 S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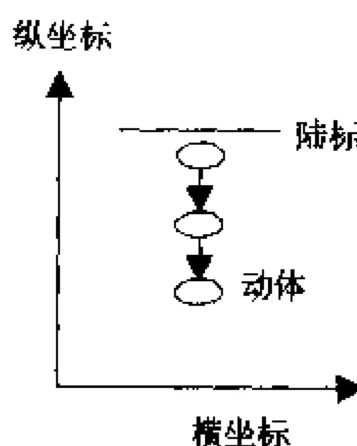


图 6.2 动态 DOWN 和 XIA

例如：

(1) The monkey climbed *up* the tree.

(2)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gone *up* to 4%.

(3) 我们爬上山顶。

(4) 气温上升到 38 度。

(5) The monkey climbed *down* the tree.

(6) Cut your shopping *down* to twice a week.

(7) 我们走下山坡。

(8) 气温下降到零下 10 度。

在例 (1) 中，动体是 the *monkey*，陆标是 *the tree*。在例 (2) 中，动体是 *the unemployment rate*，陆标是 *4%*，这里的 *up* 已经发展出一个隐喻义 "Towards A Higher Rate Is Up"。在例 (3) 中，动体是*我们*，陆标是*山顶*。在例 (4) 中，动体是气温，陆标是 *38 度*，这时的上也已发展出一个隐喻义 "温度较高为上"。对于例 (5) 至例 (8) 我们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分析。

当动体的位置保持不变时，也即路径为零时，我们所面对的就是静态 UP/SHANG 和静态 DOWN/XIA，如图 6.3 和图 6.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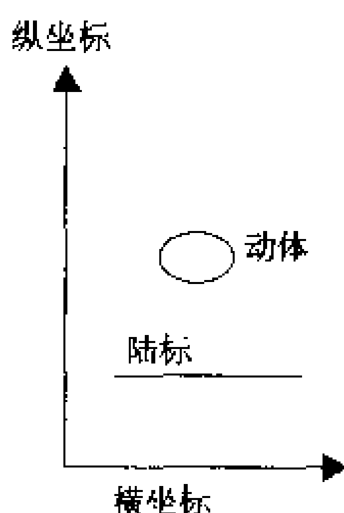


图 6.3 静态 UP 和 S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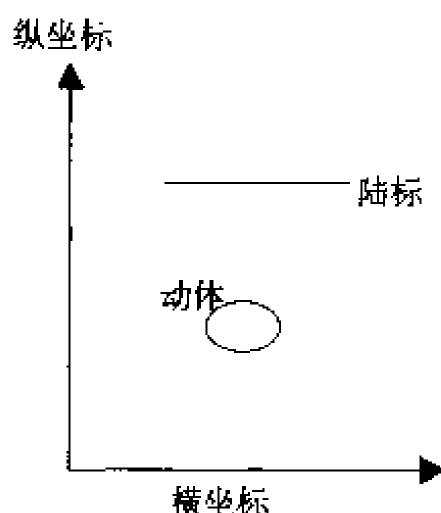


图 6.4 静态 DOWN 和 XIA

例如：

（9）The kite is *up* in the sky.

（10）They were two goals *up* at half time.

（11）红旗在操场*上*空飘扬。

（12）男性地位在女性地位之*上*。

（13）The kite is *down* on the ground.

（14）Brazil was two *down* against France at half time.

（15）种子埋在地*下*。

（16）女性地位在男性地位之*下*。

在例（9）中，动体是*the kite*，地面是未明示的陆标。在例（10）中，动体是 *they*，隐含的陆标是对手的比分，这里的 *up* 已经发展出隐喻义 "More Is Up"。在例（11）中，动体是*红旗*，陆标是*操场*。例（12）中动体是*男性地位*，陆标是*女性地位*，此时的*上*也是以隐喻义出现，即"地位较重要为上"。我们可对例（13）至例（16）进行同样的分析。

但是，汉语的 SHANG 和 XIA 并不是像上面的例句所反映的那样与英语的 UP 和 DOWN 高度吻合。在分析语料时，笔者注意到静态 SHANG 和静态 XIA 有一种静态 UP 和静态 DOWN 所没有的特殊用法，即描述动体和陆标之间的静态接触关系[2]，可称之为静态接触

SHANG 和静态接触 XIA，如图 6.5 和图 6.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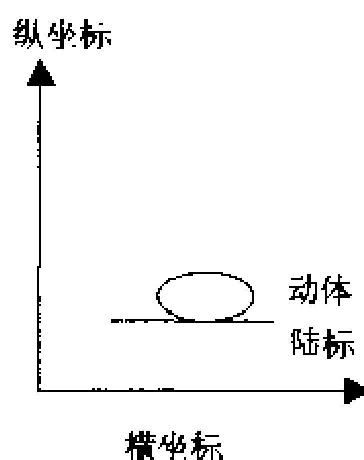


图 6.5 静态接触 S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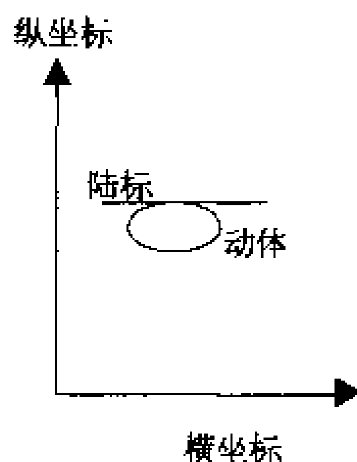


图 6.6 静态接触 XIA

例如：

(17) 报纸*上*放着一支笔。

(18) 报纸*上*有一篇文章。

(19) 会*上*有一个发言。

(20) 报纸下面有一支笔。

(21) 钢板在巨大的压力下变形。

(22) 在市场经济作用下，物价有升有降。

在例（17）中，动体是笔，陆标是*报纸*，均为具体物体。在例（18）中，陆标仍是*报纸*，但动体变为抽象物体——*文章*。在例（19）中动体（发言）和陆标（会议）都变为抽象物体。从例（17）到例（19）我们可以观察到静态接触SHANG逐渐发展出一个隐喻义“处于公开状态为上”。

在例（20）中动体是笔，陆标是*报纸*，均为具体物体。在例（21）中，动体是*钢板*，仍为具体物体，但陆标变为*压力*，已不再是具体物体。在例（22）中，动体（*物价*）和陆标（*市场经济作用*）都不是具体物体。从例（20）到例（22）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从静态接触XIA逐渐发展出一个隐喻义“受制于某物为下”。

对于静态接触SHANG来说，重要的是动体和陆标（通常是一个平面）之间的接触，以及动体为陆标所支撑。对于静态接触 XIA 来

说，重要的是动体或为陆标覆盖、或承受陆标施加的压力。

简言之，UP/DOWN和SHANG/XIA这四个意象图式概念都是由下面三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这三个要素分别是：

（i）一个动体（它可以处于静止状态，也可以处于运动状态）

（ii）一个纵向的路径

（iii）一个陆标（它为确立动体的相对位置提供参照）

UP和DOWN各有两个原型用法，即动态UP/DOWN和静态UP/DOWN。SHANG和XIA各有三个原型用法，即动态SHANG/XIA，静态SHANG/XIA和静态接触SHANG/XIA。当作为意象图式概念的UP/DOWN和SHANG/XIA被用来构建非空间的概念时，也就是说当我们给予某个非空间概念一个空间纵坐标，一个动体，一个陆标和一条路径时，我们就是在用UP/DOWN和SHANG/XIA的隐喻拓展义。例如，在例（2）"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gone *up* to 4%"中，*up*标识的是失业率从低到高的变化，在例（6）"Cut your shopping *down* to twice a week"中，*down*标识的是每周采购次数的变化。在例（12）"男性地位在女性地位之*上*"中，*上*的意思是男性相对女性享有较重要的地位，而在例（16）"女性地位在男性地位之*下*"中，*下*的意思是女性相对男性处于劣势地位。在例（19）"会*上*有一个发言"中，*上*的意思是动体位于某个公开场合，而在例（22）"在市场经济作用*下*，物价有升有降"中，*下*的意思是动体处于陆标的影响之下。在上述所有这些例句中，UP/DOWN和SHANG/XIA都被用来构建非空间概念，因此都是以隐喻拓展义示人。

6.4 SHANG和XIA

SHANG和XIA最初是以纯空间概念的面貌出现的，这反映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上。SHANG在甲骨文中写作⌣(即某物位于另一物之上)，XIA写作⌢(即某物位于另一物之下)。

如上节所述，SHANG和XIA各有三个原型模式：静态模式、静态接触模式和动态模式。静态模式标识的是动体相对陆标的位置，静态接触模式强调的是动体和陆标之间的接触：对于SHANG而言，动体位于陆标所提供的支撑之上；对于XIA而言，动体位于陆标下方，

且为陆标所覆盖。动态模式标识的是动体相对陆标的运动。

语料分析显示，SHANG 和 XIA 主要被用于构建下述四个目标域：数量（QUANTITY），社会等级（SOCIAL HIERARCHY），时间（TIME），状态（STATES）。

(i)	数量较多为上	数量较少为下
(ii)	地位较重要为上	地位较次要为下
(iii)	时间较早为上	时间较晚为下
(iv)	状态较理想为上	状态较不理想为下

在对各项隐喻拓展进行详尽的分析之前，笔者想提请大家注意一点，那就是SHANG和XIA的隐喻拓展的四个目标域，即QUANTITY，SOCIAL HIERARCHY，TIME和STATES，都是日常生活中基本而重要的概念。汉语依赖空间隐喻来构建这些基本而重要的概念，这一事实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认知语言学的下述观点，即许多抽象的概念结构部分源起于意象图式结构，抽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是隐喻思维。

显而易见的是 SHANG 和 XIA 的隐喻拓展之间存在很强的对应关系：一方面数量较大为上，另一方面数量较小为下；一方面地位较重要为上，另一方面地位较不重要为下。这表明 SHANG 和 XIA 在构建四个目标域时是和谐一致的，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大的体系中存在小的不协调的地方的可能性。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 SHANG 和 XIA 在个别隐喻拓展上有不吻合之处。

6.4.1 数量（QUANTITY）

数量较多为上

数量较少为下

通过这一对隐喻，SHANG和XIA的意象图式结构被投射到数量域上，数量域因此获得了一个空间纵坐标。

经验基础：

当我们把更多的东西添加到一堆东西之上时，这堆东西的高度会随着上升。比如，让水龙头里的水流着，浴缸里的水面会逐渐上升；

往酒杯里倒酒，酒杯里的酒平面会随着涨上去，而瓶子里的酒平面则会随着跌下去。类似的经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反反复复地经历，从中我们很自然地总结出高度与数量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为我们提供了“数量较多为上/数量较少为下”这一隐喻的经验基础（见Goatly 1997，Johnson 1987，Lakoff & Johnson 1980: 15-16，Lakoff 1993: 240）。

其实，我们的身体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不止一种认知数量的隐喻模式。比如，“数量较多为重 / 数量较少为轻”就是一组可能的隐喻，又比如“数量较多为长/数量较少为短”也是颇有道理的隐喻。然而，在汉语中这后两组隐喻都没有被选中，这并非偶然因素决定的，而是反映了空间概念，尤其是SHANG/XIA概念，在我们的认知活动中所占据的至关重要的地位。

隐喻的实现：

这一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最明显的实现方式就是诸如温度计的人工制品和股市走势图等再现数字的方式。温度计通过水银柱的上升和下降来表示温度的变化，温度上升则水银柱上升，温度下降则水银柱下降；股市走势图通过曲折线反映股价的变化，股价上升则线往上走，股价下降则线往下走。也就是说，温度计和股市走势图都直观地再现了“数量较多”和“上”、“数量较少”和“下”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实现了“数量较多为上/数量较少为下”这一对隐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如此想当然地接受了温度计和股市走势图，甚至没有去想它们并不是唯一可能再现温度变化和股市变化的方式。假设温度计以水银柱的下降表示温度的上升，或股市走势图以线条的往上走表示股价的下跌，我们恐怕就不会这么轻易地接受它们了。

下面是体现了这一组隐喻的实例：

工资上调

消费下降

物价上涨

物价下跌

通货膨胀上扬

上取决于一个人的块头高矮和大小。在格斗中，高大的猎人比起矮小的猎人显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并且通常格斗是以胜利者把失败者压在身下作为结束的（Johnson 1987，Lakoff & Johnson 1980: 15-16，Lakoff 1993）。

在现代社会里，社会地位与权利大小密切相关。地位越高，权利越大；地位越低，权利越小。从这一点来说，“地位较重要为上/地位较次要为下”这一对空间隐喻与上节所讨论的“数量较多为上/数量较少为下”是彼此吻合的。

隐喻实现：

建筑：以故宫里的建筑物为例。去其中的任何一个宫殿，尤其是那些皇帝召见大臣的宫殿，参观者都需上台阶。那些宫殿象征着皇帝的地位和权利，所以要建得高出地面。

礼仪：在古代中国，宫廷里皇帝的宝座被放置在高出房间地面的台子上；家庭里祖先的牌位也被供奉在高高的祭台上；黎民百姓见到朝廷命官要下跪、叩头，犯上作乱者也总是被迫下跪以示悔改之意。

宗教信仰：佛教和道教都认为有一个高出尘世之上的佛的世界或神仙的世界，众生苦苦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肮脏的尘世、升人极乐世界。

社会行为：人们在列名单时，总是把重要人物的名字列在最上方。在各种体育比赛的颁奖典礼上，冠军的领奖台总是高出亚军的领奖台一个台阶，而亚军又高出季军一个台阶；升国旗时，冠军所代表的国家的国旗升得最高，亚军次之，季军再次之。

下面是体现这一对隐喻的一些例子：

(23) 上调

(24) 下放

(25) 上情下达

(26) 上级部门

(27) 下级部门

(28) 上司

(29) 手下

(30) 上座

(31) 下座

(32) 上流社会

(33) 下流社会

(34) 上中农

(35) 下中农

在例(23)中，往一个较重要的社会地位调动被称为“向上的调动”。例(24)中，被迫迁往一个较次要的社会地位被称为“向下的放置”。例(25)中，*上情*指的是那些位居要职的领导人物的心思，确保这些心思被普通老百姓理解和接受叫做下达。对例(26)至例(33)我们也可以进行类似的分析。例(34)和例(35)有些特别，因为*上中农*指的是那些拥有财产比中农多的农民，而*下中农*指的是那些拥有财产比中农少的农民，这是根据20世纪50年代土改时的标准划分的，那时下中农因为穷，社会地位相对较富裕的上中农要高。尽管如此，下中农仍被称为“下”中农，上中农仍被称为“上”中农。这一现象反映了两种互相矛盾的文化价值观，一个是传统的观念“越富有越好”，一个是极左的观念“越贫穷越好”。有意思的是，较富裕的农民尽管社会地位较低，仍被称为“上中农”，而较贫穷的农民尽管社会地位较高，仍被称为“下中农”，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在给不同成分的农民冠名时，传统的观念似乎超越了极左的观念。在下面的小节中，我们还将看到更多的反映在概念隐喻中的矛盾的文化观。

6.4.3 时间(TIME)

时间较早为上

时间较晚为下

这一对隐喻是 TIME-AS-SPACE 这一个大隐喻体系的一部分(见 Allan 1995，Alverson 1994，Lakoff & Johnson 1980，Lakoff 1993，Svorou 1994，Yu 1996)。通过这一对隐喻，SHANG 和 XIA 的意象图式结构被投射到时间域之上，赋予时间域一个纵向坐标。

在人类思想的长河中，时间和空间一直是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哲学范畴。早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前，人们就注意到了时间和空

间的密切关系。正如 Samuel Alexander（1859-1938）所说："空间在本质上是时间性的，而时间则是空间性的。"（Keshavmurti 1991: 36）但是，从认知的角度来看，时间和空间并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请看下面对时间和空间的定义：

> 一般认为空间就是在我们周围和上方的东西，而时间是某种一直流逝的东西（Keshavmurti 1991: 1）。

在这段引文中，作者是以空间词汇（*周围*、*上方*）来定义空间概念的。定义时间概念时，用的却是一个空间隐喻（某种一直流逝的东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借助空间隐喻这一载体，是很难触及到抽象的时间概念的。下面这段引文中讲述的佛教的时间观也证明了这一点：

> 时间是难以领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相对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过去就是某个以前被制造出来、但现在已被毁坏的东西；现在是某个已被制造出来、并且仍然存在的东西；而未来则是某个尚未制造出来的东西。时间是相对事物而存在的，不能与事物分离。（Keshavmurti 1991: 38）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佛教是参照物体的产生和消亡来定义时间的，而物体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中，由此可见佛教的时间观也没有摆脱空间概念。事实上，古往今来，历史上不同文化的时间观都是建筑在空间概念之上的。概括地说，主要有三种空间模式来构筑时间概念，即线性模式（linear model），循环模式（cyclic model）和螺旋形模式（spiral model）（Yu 1996: 86）。

在线性模式中，时间是单向的，从过去经由现在通向未来，或是从未来经由现在通向过去。在循环模式中，时间是双向的，构成一个闭合的圆，沿着这个圆，可以从过去出发，一直向前走，又回到过去。在螺旋形模式中，时间占据了一个三维空间，盘旋向上或向前。

这一模式可以解释下面这些语言表达及其语义蕴涵：

过去

已往

去年

现在

当前

眼前

将来

未来

来日

特例 2：时间的流逝是观察者在一个平面风景上的运动。

时间是沿一个平面风景展开的一个个固定的地点；观察者相对这些固定的地点在运动；观察者朝着未来运动。

蕴涵：

过去是已被运动着的观察者抛在身后的时间，现在与观察者目前所在的位置相同，未来是观察者将要走向的时间。

这一特例可以图 6.8 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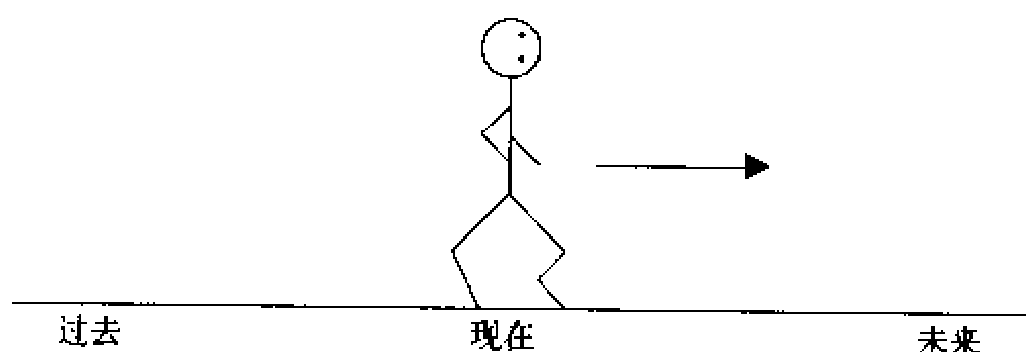


图 6.8 特例 2：时间作为静止的风景
（据 Yu 1996: 113）

它可以解释如下一些语言表达：

走过四季

脚下的路还很长

前程

前景

前路

特例1和特例2共同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其中未来处在观察者前方，而过去处在观察者身后。[4]我们可将特例1和2合而为一，以图6.9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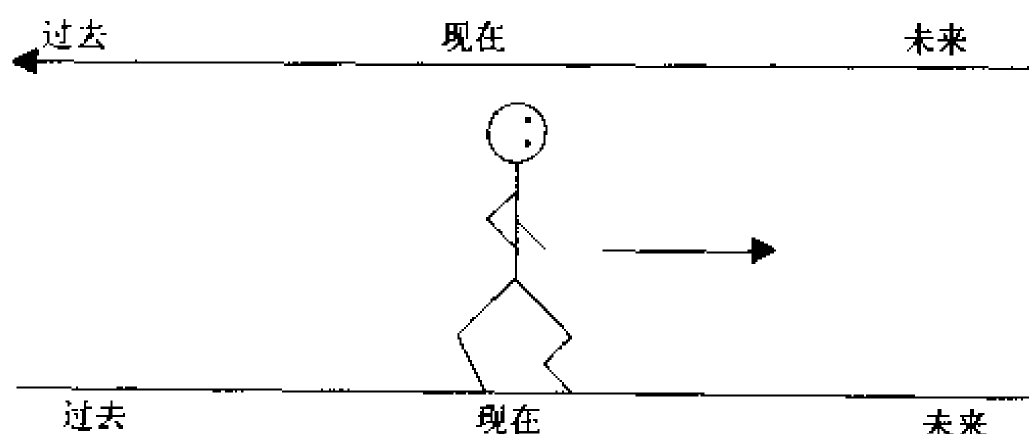


图6.9 特例1 & 2：未来在前 & 过去在后

6.4.3.2 时间的流逝是沿纵向坐标的运动

在前一节中，我们分析了汉语中关于时间的横向模式的两个特例。本节我们将分析关于时间的纵向模式的两个特例。

特例1：

时间是沿一个纵向风景展开的一个个固定的地点。较早的时间处于较晚的时间上方。

这一特例反映在如下一些语言表达中：

上一代

下一代

上次

下次

上半年

下半年

上旬
下旬
上半夜
下半夜
上半辈子
下半辈子
上元
下元

特例2：

人们（带着他们的行李）沿纵向风景往下朝着未来运动。当然他们也可以逆向往上运动，去重新造访一个较早的时间。未来在下，过去在上。

这一特例反映在如下一些表达中：

由此上溯到汉朝
沿着历史的长河逆流而上
坚持下去
一代一代传下来

纵向模式的这两个特例也是彼此呼应的，因为它们都蕴涵“时间较早为上／时间较晚为下”。可以图6.10一并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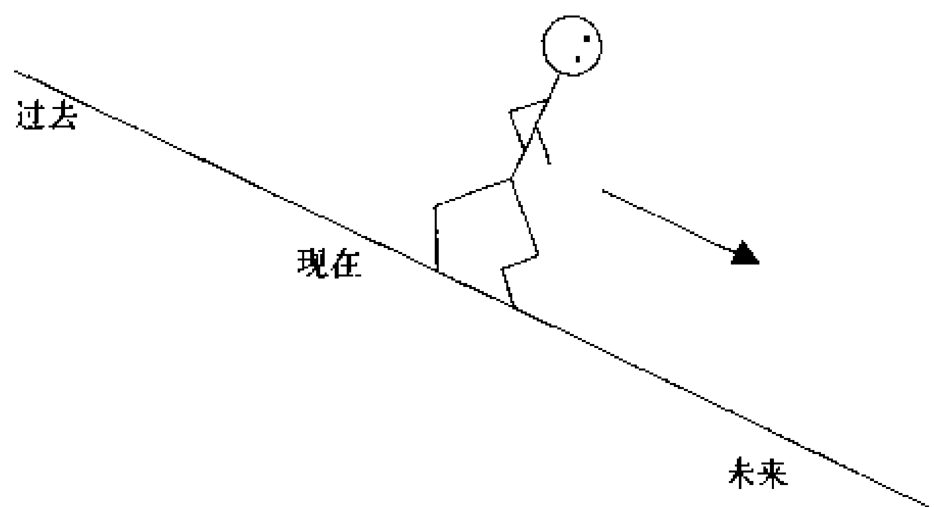


图6.10 未来在下＆过去在上

6.4.3.3 TIME-AS-SPACE 的经验基础和实现方式

经验基础：

1. TIME-AS-MOTION/LOCATION-IN-SPACE与我们的生理构造相吻合。人类的视觉系统中有感知物体的运动和方位的神经，但是没有感知时间的神经。因此，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通过物体的运动和方位来认识时间是有道理的（Lakoff 1993: 218）。

2. 在人类的进化历程中，空间关系的感知和概念化要先于时间关系的感知和概念化。有一种观点认为“迟至13世纪，人类的意识才开始利用时间关系来‘组织’各种事件。在此之前，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空间的方式被感知的。”（引自Akhundov 1986: 171， n. 32）

3. 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人们总是先习得有关空间关系的概念，后习得有关时间关系的概念。如 Akhundov （1986: 21-22）所述：

> 尽管在新生儿的生活中牵扯到很多时间的因素，但是儿童习得时间概念是比较晚的。这可能归于人类进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对于空间的感知早于对于时间的感知）的一些特征。而且当儿童试图将时间概念化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是通过空间关系来操作时间概念的。

实现方式：

人造物品：日历就是实现“时间即空间”这一隐喻的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在一个典型的日历中，较早的时间总是放在较晚的时间之前，或者之上。

礼仪：祖先崇拜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早在商代时，商王已开始向祖先的灵魂供奉祭祀品，这些祭祀品被放在高高的祭台上。在过去的很多岁月里，很多家庭都会供奉祖先的牌位，而这些牌位也都是放在供台之上的。黎民百姓不仅跪拜皇帝和朝廷命官，也跪拜祖先或祖先的牌位。

社会行为：画家谱图时，人们总是把辈份最大的列在纸的上方，然后一辈一辈往下排，辈份最小的放在纸的最下方。鲜有人倒过来做。

6.4.4 状态（STATES）

较理想的状态为上

较不理想的状态为下

这一对隐喻将 SHANG/XIA 的意象图式结构投射到目标域状态上。这一对隐喻属于Event Structure Metaphor（事件结构隐喻）的一部分，Event Structure Metaphor 最早由 Lakoff （1993）提出，Yu（1996）探讨了Event Structure Metaphor在汉语中的存在。该隐喻的主要内容是“事件结构的各个侧面，如状态、变化、过程、动作、原因、目的、方式等，都是通过隐喻，借鉴空间、运动、力量等概念来界定的。”（Lakoff 1993: 220）在这一庞大的隐喻体系中，至少存在下面三个隐喻映射：

a. 状态是位置，亦即空间中圈定的区域（STATES ARE LOCATIONS [BOUNDED REGIONS IN SPACE]）。

b. 状态的改变是位置的改变（CHANGE OF STATES IS CHANGE OF LOCATIONS）。

c. 目的是想要到达的位置（PURPOSES ARE DESIRED LOCATIONS）。

（Yu 1996: 169）

这三个隐喻映射可以解释很多语言表达，例如：

境地

处境

地步

投入运行

步入佳境

陷入困境

达到最高境界

我们在汉语中观察到的将 SHANG/XIA 意象图式结构投射到状态域之上，从一个侧面证明了 Event Structure Metaphor 在汉语中的存在。它表明状态不仅是空间位置，而且一个较理想的状态被认为处于上方，一个较不理想的状态被认为处于下方，因此朝着较理想的状

上班	下班
上课	下课
<u>（正面）行动的完成为上</u>	<u>（负面）行动的完成为下</u>
当上经理	丢下孩子
考上大学	创下佳绩

上表中有两点引人注意。第一，相对"潜意识为下"这一隐喻拓展并不存在"明意识为上"这一隐喻拓展。这可能是因为明意识是人脑进行认知的一种普遍的、正常的状态，也就是所谓非标注（unmarked）状态，故而没有必要再以"上"来强调；而潜意识则是人脑进行认知的一种临时的、非正常的状态，故而有必要以"下"来对其进行标注。

第二，"动作的完成"既可以是上，亦可以是下。不过，被定为上行的通常是一些较好的动作的完成（例如：*当上经理*、*考上大学*），而被定为下行的可以是比较负面的动作的完成（例如：*丢下孩子*），但有时也可以是比较正面的动作的完成（例如：*创下佳绩*）。这一现象可能缘起于Lakoff（1993）和Yu（1996）都注意到的Event Structure Metaphor 的双重性。他们认为，Event Structure Metaphor 有一个位置模式（location-dual）和一个物体模式（object-dual）。根据位置模式，状态就是位置，状态的改变就是位置的改变，向较理想的状态改变就是向较理想的位置移动。当某个较好的动作的完成被定向为向上的运动时，这是位置模式的体现。根据物体模式，特征被视为所有物，变化被视为所有物的运动，也就是获得（抓在手里）或失去（抛弃）所有物。当一个较好的动作的完成被定向为向下的运动时（例如：*创下佳绩*），这是物体模式的体现，它反映的是动作对象（佳绩）位置的改变：本来它在空中飘浮着，后来被牢牢地抓在手里、成为某人的所有物。

不过，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两点并不影响状态域各隐喻拓展之间总体的谐调性。这种谐调性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被定位为上

方的状态和被定位为下方的状态之间存在总体的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高尚的道德”在上，则“低贱的状态”在下；质量较好为上，则质量较差为下，等等。第二，不同的隐喻拓展之间也大体吻合，比如，处在“公开场合”通常也是处在“较紧张的状态”，二者都为上；“道德”其实也是一种“质量”，只不过不是商品的质量，而是人的品质，从这个角度来讲，较高尚的道德和较好的质量是一脉相承的，二者也都为上。第三，“状态”域的各项隐喻拓展与前面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社会等级域和数量域的隐喻拓展也是大体协调一致的。比如，“高尚的道德为上”/“低贱的道德为下”与“地位较重要为上”/“地位较不重要为下”是一致的，因为在传统中国文化里一个固守高尚道德的君子相比一个不顾廉耻的小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更高的。

有的读者可能会说“较理想的状态为上”与“数量较多为上”并不总是吻合的，比如，虽然拥有更多的钱财是较理想的状态，但是拥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或者失业率则显然不是理想的状态，然而“通货膨胀率增加为上”，“失业率增加为上”。这一矛盾的起因是与一些概念隐喻相随的数个文化观念之间可能存在竞争，哪个文化观念拔得头筹就是在竞争中取胜。比如，在理解通货膨胀率这一概念时，有两个文化观念在彼此竞争，一个是“越多越好”，一个是“通货膨胀率增加是坏事”。相比后一个相对较新的观念，“越多越好”这一观念显得更基础、更重要，因而它在竞争中获胜，因而有了“通货膨胀率增加是上升”这一隐喻，反映在语言中就有诸如“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说法。

总体说来，汉语以一种谐调的、系统的方式，而不是随意的、偶然的方式，通过隐喻将SHANG/XIA的意象图式结构投射到状态域之上，以理解和构建状态域。

在此不妨顺便一提的是，虽然本章我们关注的重点是SHANG和XIA，但汉语也大量存在将QIAN（前）和HOU（后）的意象图式结构投射到状态域的情况，形成的隐喻是“较理想的状态为前/较不理想的状态为后”。比如：

进步

前进

退步
后退

在下一节里，我们将讨论从纵向轴到横向轴的延伸(elaboration)，我们将会看到汉语里用SHANG/XIA和QIAN/HOU两组空间隐喻来构建状态域其实是彼此吻合的。

6.4.5 从纵向轴到横向轴的延伸

除了前面四个小节所讨论的SHANG/XIA的四种隐喻拓展之外，我们在语料分析时发现汉语里还存在一种从纵向轴向横向轴延伸的情况，即我们有时用纵向轴上位置的变化来谈论和构建横向轴上位置的变化。比如，我们常说“南下广州”，尽管广州很可能与我们的出发地属于同一海拔高度，但是，无论是纵向位置的改变还是横向位置的改变都没有跳出空间域，所以我们不把这视为一种隐喻拓展，而将其视为空间域内部的一种延伸。

具体地说，汉语中从纵向轴向横向轴的延伸可表述如下：

朝某横向方位为上
朝某横向方位为下

在这一延伸里，存在三种特殊情况：

(i)	前为上	后为下
(ii)	靠近观察者为上	远离观察者为下
(iii)	北为上	南为下

特例1：前为上/后为下

例如：

上前
上到前台
下到后台
退下

经验基础：

人是直立行走的动物，头在上，脚在下。当我们趴在地上、匍匐

前行的时候，一般说来我们是朝着头所指的方向运动，而不是朝着脚所指的方向运动。这样一来，头就变成了前面，正如许多运动的物体（例如汽车、火车、飞机等）其车头、机首等都指向其运动的方向一样。另一方面，不少四足行走的动物（例如猫、狗、老虎等）也都是朝着头部所指的方向运动，而不是朝着臀部所指的方向运动。当它们试图站立起来时，通常都是用后足支撑身体，头部指向天空，而不是用前足支撑身体，屁股高高撅起。正是从这些基本的身体和物理经验中我们总结出了横向坐标和纵向坐标之间的认知关联模式。

Shepard & Hurwitz （1985: 106-107）从人的视觉特征出发为“前为上/后为下”作出了另一种解释。由于人是直立行走的动物，我们的视点因而高出地平面一段距离，当我们观察前方道路上一前一后的A、B两点时，这两点被投射到我们和道路之间的一个纵向平面上，并且较远的那一点B的投射位置B'在较近的那一点A的投射位置A'之上。与此相应，当我们想将目光从A移向B，或将手臂先指向A，再指向B时，我们的眼睛和胳膊要作向上的移动。因此，从观察者的角度来说，水平面上的前指方向与纵向平面上的上指方向之间存在自然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图6.11表示这种对应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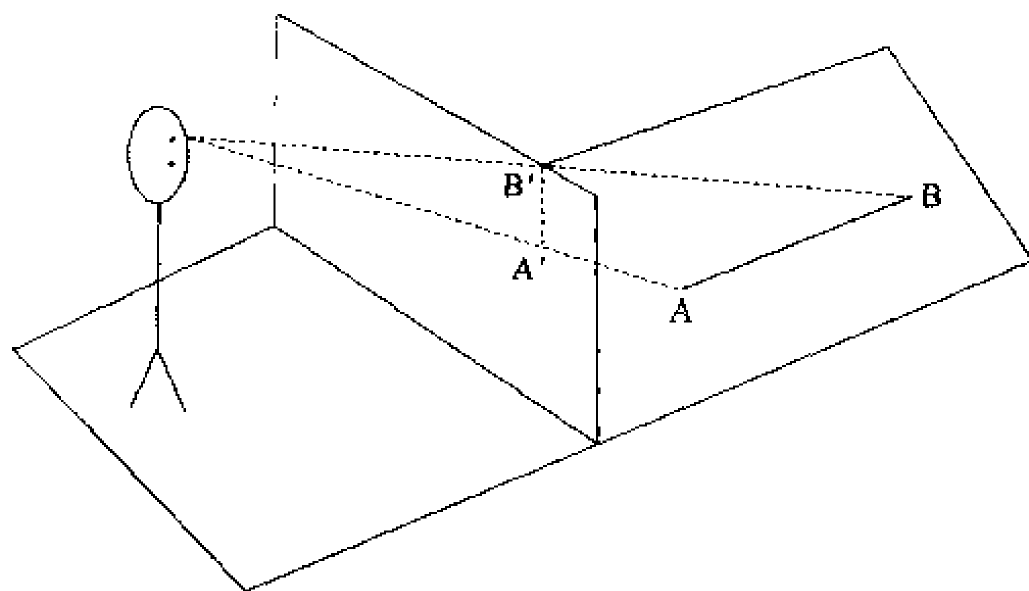


图 6.11 B 在 A 的前方也即 B 在 A 的上方（据 Shepard & Hurwitz 1985: 107）

“前为上/后为下”还与状态域中的一个隐喻拓展相吻合，即“公开状态为上/私密状态为下”，因为处于公开场合一般说来就是站在

众人前面，而处于私人场合一般说来就是躲在众人后面。另外“前为上/后为下”也是“较理想的状态为上/较不理想的状态为下”和“较理想的状态为前/较不理想的状态为后”之间的桥梁。我们可以图6.12展示纵向坐标与横向坐标之间的关联，图中弧线即表示各概念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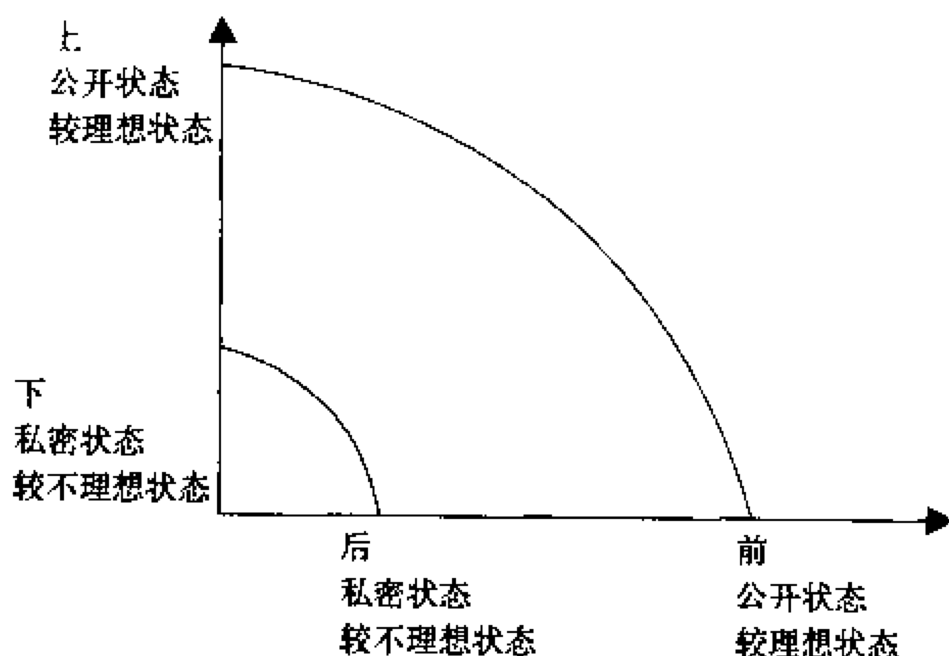


图 6.12 横向坐标与纵向坐标之间的关联

特例 2：朝向观察者为上/离开观察者为下

例如：

他走上前来对我说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经验基础：

当一个物体朝我们走来时，它在我们的眼里会随着距离的缩短而越来越大；当它离开我们时，它在我们的眼里会随着距离的增大而越来越小。既然地面在我们看来是静止不动的，那么在我们的视野里就显得物体的顶部在往上或往下运动。

特例 3：北为上 / 南为下

例如：

北上

南下

经验基础：

Shepard & Hurwitz （1985: 165-166）指出，有很多证据显示历史上较早时期绘制的地图惯于把一些有重要文化意义或视觉上特别突出的地点（比如麦加、耶路撒冷、最早看见太阳升起的地方等）定在上方。后来，伴随着指南针的发明和环球航海的日臻重要，由地球的自转所界定的南极和北极在地图绘制中逐渐成为广为接受的、不变的参照点。而且，由于早期的航海家和地图绘制者多来自北半球，所以北极更受他们的青睐，更经常地被定为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北为上 / 南为下”与另一个隐喻拓展，即“地位较重要为上 / 地位较不重要为下”相吻合。

我们可以图 6.13 一并展示从纵向空间向横向空间延伸的三种特例。图中弧线表示各概念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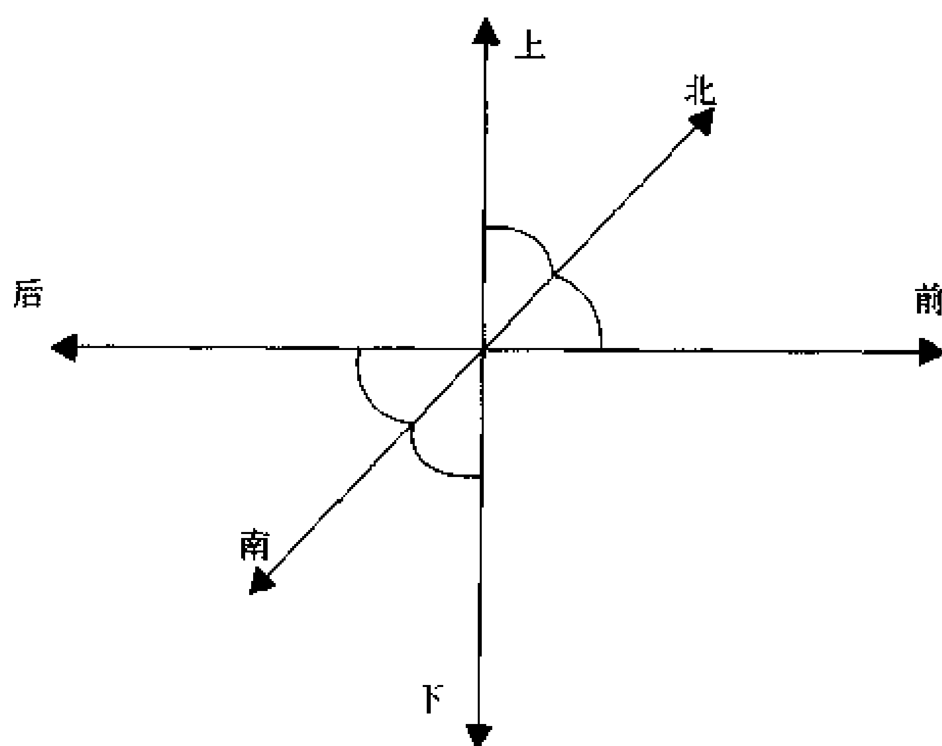


图 6.13 纵向轴向横向轴的延伸

6.4.6 小结

通过对反映在汉语词汇中的SHANG/XIA概念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两个意象图式概念主要被用于谈论和构建以下四个目标域：数量，社会等级，时间和状态。除此以外，SHANG和XIA还都存在从纵向空间向横向空间的延伸。

正如我们在分析每一个目标域时所强调的那样，SHANG和XIA的意象图式结构是以一种系统的、谐调的方式被投射到各目标域之上的。而且，各目标域的隐喻拓展之间也存在总体的谐调性。总而言之，SHANG和XIA的意象图式结构向数量，社会等级，时间和状态这四个目标域的投射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和谐的体系。我们以图6.14粗略概括这个庞大的体系。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SHANG和XIA的意象图式结构直接产生于我们日常的身体经验，通过隐喻映射，这种意象图式结构被投射到四个目标域之上，这样一来，四个目标域就获得了一种空间结构，从而可以间接被我们理解。而这些隐喻映射一旦建立起来，又会反过来将它们的结构强加于现实生活，从而以各种方式被实现。

6.5 UP 和 DOWN

如本章第 3 节所述，UP 和 DOWN 这两个意象图式概念各有一个动态模式和一个静态模式，分别被用于描述物体沿纵向坐标的运动或位置。从这两个原型模式出发，UP 和 DOWN 还可被用于谈论和构建其他许多抽象域，这便是 UP 和 DOWN 的隐喻拓展。

来自英语词汇的证据显示由 *up* 一词体现的 UP 概念和由 *down* 一词体现的 DOWN 概念被用于下面这四个目标域的理解和构建，即 QUANTITY，SOCIAL HIERARCHY，TIME，STATES。这与汉语中 SHANG 和 XIA 的四个目标域不谋而合。UP 和 DOWN 在这四个目标域的隐喻拓展分别是：

（1）TOWARDS A LARGER QUANTITY IS UP
　　TOWARDS A SMALLER QUANTITY IS DOWN

（2）TOWARDS A MORE IMPORTANT STATUS IS UP
　　TOWARDS A LESS IMPORTANT STATUS IS DOWN

(3) TOWARDS A LATER TIME IS UP
TOWARDS A LATER TIME IS DOWN

(4) TOWARDS A MORE DESIRABLE STATE IS UP
TOWARDS A LESS DESIRABLE STATE IS DOWN

有三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在UP/DOWN和SHANG/XIA的隐喻拓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在汉语中被视为“下”的事物在英语中也被视为down，而在汉语中被视为“上”的事物在英语中也被视为up（唯一的例外是TOWARDS A LATER TIME IS UP，我们将在下文详述）。

第二，和汉语的情况类似，在QUANTITY，SOCIAL HIERARCHY和STATES这三个目标域中，UP和DOWN的隐喻拓展彼此吻合，若一事物被视为up，则其反面被视为down。

第三，和汉语的情况不同的是TIME域，英语的TIME域存在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较晚的时间被视为up，则较早的时间应被视为down；或者如果较晚的时间被视为down，则较早的时间应被视为up。可是实际的情况是在英语中往较晚的时间发展有时被视为up，有时被视为down。我们将在6.5.3节中试图解释这一现象。

下面我们分节讨论UP/DOWN的四个目标域。由于UP/DOWN的隐喻拓展与SHANG/XIA的隐喻拓展应该有着相似的经验基础，因此下文中我们将不作赘言。至于各隐喻的实现方式，我们将只记录那些有着鲜明英语文化特色的方式。

6.5.1 QUANTITY

TOWARDS A LARGER QUANTITY IS UP.
TOWARDS A SMALLER QUANTITY IS DOWN.

这一对隐喻拓展将UP和DOWN的意象图式结构投射到QUANTITY域上，赋予后者一个纵向标尺。

具体地说，这一对隐喻主要被用于谈论下面这些分域中数量的变化：

(48) Why do the English look *down* on everything foreign?

(49) families that move up or *down* the social scale

例（36）*the upper strata of society* 指的是靠近社会等级最高层的人们，他们品位高雅，生活考究。例（37）中的 *an upmarket resort* 指的就是这群人所光顾的疗养胜地。在例（38）中，*your request*将被上交到（而不是下递到）*board of directors*，因为*the board*的地位比你高。在例（45）中，*the downfall of a dictator* 指的是 *the dictator*从一个显赫的、有权势的地位跌到一个卑微的、无权势的地位。例（46）中的 *down-market books* 指的是那些流行的、便宜的、质量不那么好的书籍，通常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的人才购买。例（47）中*bring the government down* 的意思是把政府赶下台。对剩下的例句我们都可进行类似的解释。

例（39）*the Upper House*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外，它指的是the House of Lords。其实在现在的英国the House of Lords拥有的权力小于 the House of Commons（众议院），亦即 the Lower House（下议院），也就是说名为Upper，实际却位居Lower之下。这大概是因为当英国还是一个由君王统治的封建国家的时候，贵族们的地位和权势显然要优于普通大众，这一传统观念时至今日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并且被记录在诸如 *the Upper House* 和 *the Lower House* 的固定表达中，这一点很像我们在6.4.2节中所讨论的汉语的“上中农”和“下中农”的例子。

6.5.3 TIME

TOWARDS A LATER TIME IS UP.

TOWARDS A LATER TIME IS DOWN.

与汉语的情况相类似，这一对隐喻也属于TIME-AS-SPACE这一大隐喻体系的一部分（关于 TIME-AS-SPACE 隐喻，可参见 Allan (1995)，Alverson（1994)，Lakoff & Johnson（1980)，Lakoff (1993)，Svorou（1994）等)。不过，TOWARDS A LATER TIME IS UP和TOWARDS A LATER TIME IS DOWN显然是互相矛盾的，我们将稍后再作解释。

我们在6.4.3节中看到，关于时间的空间化有三种模式，即线性模式、循环模式和螺旋型模式。英语和汉语类似的地方是都选择了线性模式为主，而不是其他两种模式为主。对此，Lakoff（1993: 216-217）以TIME PASSING IS MOTION进行了概括，并且总结出一套推论：

时间是物体。

时间的流逝是物体的运动。

未来的时间在观察者前方，现在的时间与观察者处于同一位置；过去的时间在观察者后方。

当一个物体相对于其他处于静止状态的物体在作运动时，处于静止状态的物体是参照点。

运动是持续的、单向的，时间的流逝也是持续的、单向的。

6.5.3.1 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HORIZONTAL AXIS

正如我们在分析汉语的情况时所提到的，TIME PASSING IS MOTION实际上提供了两种可能性，一个是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HORIZONTAL AXIS，另一个是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VERTICAL AXIS。在汉语中，这两个模式享有大致相当的地位。英语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横向模式似乎处于优势地位，甚至被许多研究者想当然地视为唯一可能的模式。这一点我们从上文引述的Lakoff（1993）的话中就可窥见一斑，其中明白无误地说“未来的时间在观察者前方，过去的时间在观察者后方。”（另见Alverson 1994，Lakoff & Johnson 1980，Reichenbach 1956）英语的横向时间模式也同汉语一样有两种特例（Lakoff 1993: 217-218）：

特例1：时间的流逝是物体沿横向轴的运动

观察者静止不动，时间是相对观察者运动的物体。

作为运动的物体的时间，其前侧面指向运动的方向。

蕴涵：

如果时间2跟在时间1后面，那么相对时间1，时间2为未来的时间。

正在经过观察者的时间就是现在的时间。

时间相对观察者有一个速度。

这一模式概括了英语中的许多时间表达法。例如：

The time will come when...

The time has long since gone when...

The time for action has arrived.

That time is here.

In the weeks following next Tuesday...

On the preceding day...

I'm looking ahead to Christmas.

Let's put all that behind us.

I can't face the future.

Time is flying by.

The time has passed when...

特例2：时间的流逝是观察者在一个平面风景上的运动

时间是固定的位置，观察者相对时间朝着未来的方向运动。

蕴涵：

时间有跨度，可以被测量。

一个时段就像一片空间领域，可被视为一个有清晰边界的地区。

这一模式反映在如下一些时间表达上：

He stayed there for ten years.

He stayed there a long time.

His stay in Russia extended over many years.

He passed the time happily.

He arrived on time.

We're getting close to Christmas.

He'll have his degree within two years.

I'll be there in a minute.

上述两个模式尽管很不一样，但是却是彼此吻合的，因为它们都将未来定为在观察者的前方，过去定为在观察者的后方。概括汉语的横向时间模式的图 6.9 也适用于英语的横向时间模式。

6.5.3.2 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VERTICAL AXIS

尽管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HORIZONTAL AXIS 是英语中占主导地位的关于时间的隐喻，但我们不能忽视英语中也存在将纵向空间轴投射到时间域上的情况，也就是说 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VERTICAL AXIS 这一隐喻在英语中也是存在的。

在 6.4.3.2 节分析汉语的语料时，我们指出 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VERTICAL AXIS 包括两个特例：(i) 时间是沿纵向轴分布的固定的位置，较早的时间在较晚的时间之上；(ii) 人们（带着他们的所属物品）向下朝着未来运动。这两个特例是彼此吻合的，可以合成一幅和谐的图画，从中可以推导出在汉语中 “时间较早为上 / 时间较晚为下”。

在英语中，我们也观察到 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VERTICAL AXIS 的两个特例。请看下面的例句：

(50) from 1918 *up* to 1945

(51) from the Middle Ages *up* to the present day

(52) They were using charcoal right *up* to my day.

(53) *Up* until the early sixties there was no shortage...

(54) *Up* to now they've had very little to say.

上面这些例子显示了第一种特例的存在，即 TIME IS MOVING UPWARD FROM PAST TOWARDS PRESENT （AND FUTURE)。这与我们在汉语中观察到的特例 1 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图 6.15 展示英语中的这种特殊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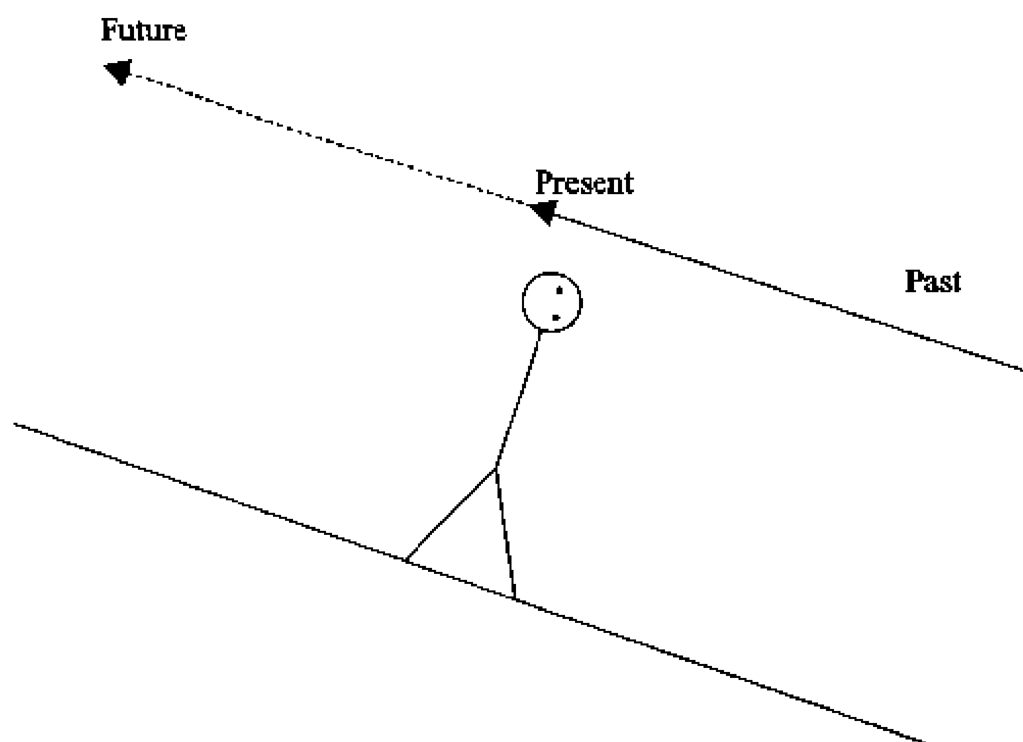


图 6.15 特例 1：时间向上朝着未来运动

现在再请看另外一组例子：

(55) It had been occupied as a palace by all our kings and queens *down* to James I.

(56) There has been a chapel here *down* all the years my family has lived in this house.

(57) The custom has been carried *down* from the 18th century.

(58) Stories about his father had passed *down* to him.

这些例子显示了第二种特例的存在，即 HUMAN BEINGS (WITH THEIR BELONGINGS) ARE MOVING DOWNWARD FROM PAST TOWARD PRESENT (AND FUTURE)。这与我们在汉语中观察到的特例 2 相吻合，以图 6.16 示之。

汉语中的特例1和2是彼此吻合的，而英语中的这两种特例却呈现出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特例 1 里，较晚的时间位于较早的时间之上，而在特例 2 里，较晚的时间位于较早的时间之下。正因为如此，在本节一开始才会出现 TOWARDS A LATER TIME IS UP 和 TOWARDS A LATER TIME IS DOWN 之间的矛盾。

STATES之上。这是Event Structure Metaphor（Lakoff 1990，1993，1994）的一种特殊情况，Event Structure Metaphor 指的就是通过空间、运动、外力等概念来构建事件结构的各个侧面。Lakoff（1993: 219）认为英语中的 Event Structure Metaphor 由下面这些映射组成：

状态是地点（States are locations）

变化是运动（Changes are movements）

诱因是外力（Causes are forces）

动作是自发的运动（Actions are self-propelled movements）

目标是目的地（Purposes are destinations）

方式是道路（Means are paths）

困难是阻碍运动的障碍（Difficulties are impediments to motion）

预期的进展是旅程安排（Expected progress is a travel schedule）

外部事件是大的、移动的物体（External events are large，moving objects）

长期的、有目标的行动是旅程（Long term，purposeful activities are journeys）

Event Structure Metaphor 可以解释许多英语中关于状态的表达，例如，当谈论处于某种状态或状态的变化时，我们“或者在某种状态里，或者在某种状态外，或者进入某种状态，或者离开某种状态，还可以到达某种状态，或者从某种状态中解脱。”（We speak of being *in* or *out of* a state，of going *into* or *out of* it，of *entering* or *leaving* it，of getting *to* a state or emerging *from* it.）（ibid.: 220）

我们在语料分析时所观察到的 UP 和 DOWN 的意象图式结构被投射到状态域之上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 Event Structure Metaphor 在英语中的存在。确切地说，我们的观察表明状态可以是沿纵向风景排列的位置，一个较理想的状态位于一个较不理想的状态之上，往较理想的状态变化是向上的运动，往较不理想的状态变化是向下的运动。

状态域可被分为四个分域：人的心理状态，人的情感状态，人或物的物理状态，事件状态。每一个分域中都存在一些特殊的隐喻拓展，请看下面的例子：

心理状态

Into Consciousness Is Up.

When did you wake up this morning?

Into Unconsciousness (or Death) Is Down.

One of the brothers was gunned down outside his home in London.

Into A More Active State Is Up.

Now that I'm the mother of two children I'm up at 6 every morning.

Into A Less Active State Is Down.

Jane was down with a cold last week, so she didn't come to work.

Into A More Mature State Is Up.

My aunt brought up four children.

Virtue Is Up.

She is an upstanding citizen.

Depravity Is Down.

That was a low-down thing to do.

情感状态

Into A State Of Cheerfulness Is Up.

You need a holiday to cheer you up.

Into A State Of Depression Is Down.

The young man seemed to be loaded down with the worries of fatherhood.

物理状态

Improvement In Appearances Is Up.

Are we going to dress up for the wedding, or is it informal?

Worsening In Appearances Is Down.

The model dressed down so that nobody could recognize her on the streets.

事件状态

Into Existence Is Up.
New towns are sprouting up all over the country as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plan to find homes for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Out Of Existence Is Down.
She waited until the laughter had died down.

Into View Is Up.

Be careful how you walk in this field, there are lots of rocks cropping up.

Into A State Of Operation Is Up.
I hated that old car, I had to crank it up every morning to get it started.

Out Of A State Of Operation Is Down.
Make sure you shut down the computer before leaving the room.

Towards Completeness Is Up.
I'm sorry, the hotel is booked up.

Towards Finality Is Down.
The shop will be closing down for good on Saturday, so everything is half price.

Towards A Public State Is Up.
After Christmas we leave the cards up till the 6 January, which is called Twelfth Night.

Towards A Private State Is Down.
Deep down I know he must be very proud of himself.

与汉语的情况相似，英语的状态域也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在被定为UP和被定为DOWN的状态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方面，Into Consciousness Is Up， Into A More Active State Is Up，另一方面，

个庞大的、由许多概念隐喻组成的体系中运作，这个体系与一些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观相关。价值观中存在的矛盾导致了不同的概念隐喻之间的矛盾，在相互竞争中哪一个隐喻能够胜出，取决于哪一条价值观享有最高的地位。就我们列举的例子来说，有两个概念隐喻在相互竞争，一个是 TOWARDS A MORE DESIRABLE STATE IS UP，另一个是 TOWARDS A LARGER QUANTITY （此处为"towards more stiffness"） IS UP。如Lakoff & Johnson （1980: 23）所述，在主流英语文化中"More Is Better"是一条享有很高优先权的价值观，因此两个隐喻之间竞争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折中：Towards A State With More Of A Property （此处为"a state with more stiffness"） Is Up，而无视该特征是理想的还是不理想的。

总的说来，在被视为 UP 的理想状态和被视为 DOWN 的不理想状态之间存在高度的协调一致性，在状态域的各分域里UP/DOWN的各隐喻拓展之间也存在协调一致性。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 UP/DOWN这两个意象图式概念在构建状态域时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体系。

在本节将要结束时，不妨顺便提一句，英语中不仅将UP/DOWN这两个意象图式结构投射到状态域之上来构建状态域，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构建状态域的方式。比如，与汉语的情况相似，英语中也存在将FRONT/BACK投射到状态域之上的隐喻拓展，形成的隐喻是Making Progress Is Forward Movement/ Undoing Progress Is Backward Movement （Lakoff 1993: 221）。例如：

We are moving ahead.
Let's forge ahead.
Let's keep moving forward.
We made lots of forward movement.

We are sliding backward.
We are backsliding.
We need to backtrack.
It's time to turn around and retrace our steps.
(Lakoff 1993: 221)

在下节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与UP/DOWN在状态域的隐喻拓展是吻合的，因为英语中也存在从纵向轴到横向轴的延伸，即FORWARD IS UP和BACKWARD IS DOWN.

6.5.5 从纵向轴到横向轴的延伸

如同汉语的情况，在英语中除了存在上面四个小节所介绍的UP/DOWN的四条隐喻拓展之外，还有证据显示存在从纵向轴到横向轴的延伸，比如英语中有时说"We drove up to M6"，尽管M6与我们的出发点可能处在同一海拔高度上。我们不把这视为UP/DOWN的另一条隐喻拓展，因为它不过是从一个空间轴线向另一个空间轴线的延伸，可概括为：

TOWARDS A CERTAIN HORIZONTAL DIRECTION IS UP.

TOWARDS A CERTAIN HORIZONTAL DIRECTION IS DOWN.

在汉语中观察到的三个特例在英语中同样存在：

Forward Is Up. *Move up, there's plenty of room at the front.*	Backward Is Down. *They refused to back down.*
Approaching The Observer Is Up. *She walked right up to me.*	Departing From The Observer Is Down. *Walk down the street, take the second turn on your right.*
Northward Is Up. *It must be very cold now up in Canada.* *Why did you come up to Edinburgh?*	Southward Is Down. *my cousin from down under* *flew down to Florida*

6.6 小结

在本章我们讨论了反映在汉语和英语词汇中的SHANG/XIA和UP/DOWN的隐喻拓展，并且特别关注了各隐喻拓展的经验基础和实现方式，因为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认为所有的概念隐喻都植根于我们的身体经验和物理经验，一个概念隐喻一旦广为接受，就会反过来将它的结构强加于实际生活。

我们分析了190个记录在词典中的含上的词汇，115个含下的词汇，626个含*up*的词汇，和328个含*down*的词汇，从中发现汉语和英语在SHANG/XIA和UP/DOWN的隐喻拓展方面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1）SHANG/XIA和UP/DOWN都被用来也仅被用来构建同样的四个目标域，即QUANTITY，SOCIAL HIERARCHY，TIME以及STATES；（2）在这四个目标域中，凡在汉语中被定为“下”的，其对应概念在英语中也被定为down，凡在汉语中被定为“上”的，其对应概念在英语中也被定为up（唯一的例外是AN EARLIER TIME IS SHANG，但A LATER TIME IS UP）；（3）汉语的SHANG/XIA和英语的UP/DOWN都存在从纵向轴向横向轴的延伸，并且在两个语言中发现了同样的三个特例。

汉语和英语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源自概念隐喻的经验基础的自然结果。说汉语的中国人和说英语的英国人拥有大体相似的身体经验和物理经验，从中直接产生大体相似的意象图式结构。我们有理由预测从类似的经验基础和类似的概念之先的意象图式结构中不应当产生矛盾的概念隐喻。

在语料分析中，我们特别强调SHANG/XIA和UP/DOWN对时间域和状态域的构建分属TIME-AS-SPACE隐喻以及Event Structure隐喻。Lakoff（1993: 245）称“隐喻投射在普遍性上存在差异；有些似乎是普遍的，有些似乎分布很广，有些似乎只属于特定的文化。”他同时预测TIME-AS-SPACE隐喻和Event Structure隐喻都极有可能是普遍性隐喻。我们的发现为Lakoff的这一预测提供了证据。

从词汇分析中，我们还发现UP/DOWN和SHANG/XIA的隐喻拓展之间最大的差异存在于时间域中。汉语的时间域由SHANG和

XIA的两个彼此吻合的隐喻拓展来构建，即"时间较早为上/时间较晚为下"，但在英语的时间域里却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隐喻拓展：TOWARDS A LATER TIME IS UP和TOWARDS A LATER TIME IS DOWN。

在本章的最后，我们想强调的一点是，从 SHANG/XIA 和 UP/DOWN的隐喻拓展中可以观察到一个共同趋势，即在汉语文化和英语文化中，较好的事物通常被视为"上"，而较不好的事物通常被视为"下"。有证据表明这一趋势并不局限于汉语文化和英语文化，而很可能是一种普遍的模式。比如，Bickel （1997）在分析Belhare语的空间方位词时发现，这一模式也存在于喜马拉雅地区的藏缅文化中。他注意到，在该文化中空间关系以带 TU（上）的词汇来构建，广泛反映在从礼仪活动到建筑程序、从情感表达到梦的解析的各种文化现象中。比如，根据当地社区里的长者所述，每个家庭中，炉膛都应该放置在屋子的 TU 方（亦即上方），因为炉膛被视为家庭里礼仪活动的中心，是最纯洁、最受保护的地方。所谓屋子的上方可以是屋子的沿上坡方向的角落，也可以是屋子的北部。又比如，在祭祀用品用过之后，人们应该把盛食物的叶子往"下方"扔。对应屋子的"上方"，这个"下方"可能是屋子沿下坡方向的角落，或者是屋子的南部。当妇女为宗教仪式编织草席时，应该特别注意梭子的方位，以确保织出来的草席的经线指向"上方"（上坡或北方）。最令人惊讶的例子要数对于一些梦境的解释：如果你梦见自己掉了一颗牙，那就意味着你的家族中有个人将要死去。如果你梦见自己掉的是一颗上牙，那就意味着有个比你年长的人要死了；如果是一颗下牙，那就意味着有个比你年轻的人要死了。Bickel （1997）特别强调Belhare文化的此类象征性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Belhare语言中含TU的表示空间环境的词汇的复制。

不过，在现阶段我们在下结论时还需格外谨慎：尽管我们关于汉英空间隐喻的对比研究和Bickel关于Belhare语言的研究都显示这三种文化里存在将较理想的状态与"上"相连、较不理想的状态与"下"相连的模式，但还需进行更多的跨文化和跨语言的研究才能证实这是人类文化中一个普遍的模式。

[注释]

1. 本章以大写字母表示概念，小写斜体表示表达概念的词。所以，UP，DOWN，SHANG和XIA分指四个概念，而*up*，*down*，上和下分指四个词。
2. 在动态 UP/DOWN 和动态 SHANG/XIA 中，有时动体和陆标之间也有接触，但它们并未因此种接触而生发出任何特殊的隐喻拓展，故本章不予考虑。
3. 但汉语中天干、地支以及十二生肖等概念表明循环模式也是存在的。
4. 当我们说“未来处在观察者前方 / 过去处在观察者身后”时，参照点是观察者。如果以另外的时间作为参照点，那么就得到“较早的时间在较晚的时间前面 / 较晚的时间在较早的时间后面”。如下面的例子：
   前天 / 后天 / 晚饭前 / 晚饭后

第七章
汉语和英语的诗歌比喻和借代

7.1 作为修辞格的比喻和借代

传统修辞学认为比喻和借代是两种纯修辞手段。前者通常被定义为俗语所说的“打比方”，也就是“用某一事物或情境来比另一事物或情境”（倪宝元 1982：205）。一个完整的比喻被认为由本体、喻体和比喻词三个部分组成，一般又根据这三个部分的异同及隐现，将比喻细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明喻是本体、喻体和比喻词都出现的比喻，如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感旧》）；暗喻是只出现本体和喻体的比喻，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借喻是只出现喻体、不出现本体和比喻词的比喻，如骆宾王的“咏蝉”诗“霜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说的是蝉，喻的是诗人自己。

借代通常被定义为“借用与本体事物相关的另一事物来代替本体事物的一种辞格”（濮侃1983：45），比如“千万个雷锋在成长”是用“雷锋”这一专有名词来代替有雷锋精神的先进人物；“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是用“镇关西”这一别号代替杀猪的郑屠；“读点鲁迅”是借作者鲁迅来代鲁迅的著作。

传统修辞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辞格的划分及新辞格的发现，除了将比喻分为明喻、暗喻和借喻三种基本形式之外，又有人在

此基础上区分倒喻、引喻、反喻、曲喻、较喻、潜喻等等，甚至对明喻、暗喻等也作了更进一步的切分。借代也通常被根据借体与本体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分为旁代、对代两种。

这种从修辞和语言的角度来看待比喻和借代的研究当然有它们存在的价值，但是有一些基本问题修辞学家们似乎始终未触及到。比如，为什么不仅在文学作品中，而且在日常语言中人们都大量运用比喻和借代？仅仅是为了表达得更形象和巧妙？还是因为我们在认识和思考事物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比喻和借代？对比喻和借代根据其表现形式和修辞效果的不同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切分对我们理解语言的本质究竟有多大帮助？

7.2 作为认知概念的比喻和借代

本书中比喻和借代是被作为两个认知概念来探讨的。比喻就是将某一个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的图式结构（image schematic structure）投射到另一个概念域之上，以使我们通过前者（始源域）来理解后者（目标域）的一种认知方式。在这一定义下，明喻、暗喻、借喻之间的区别不再重要，因为不论何种表现形式，都是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投射。请看下面几例：

（1）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始源：太阳；目标：共产党；比喻：共产党是太阳）

（2）一寸光阴一寸金。

（始源：金子；目标：时间；比喻：时间是金子）

（3）他说的话靠不住。

（始源：建筑；目标：话语；比喻：话语是建筑）

（4）书本上的知识吃透了才能变成自己的。

（始源：食物；目标：知识；比喻：知识是食物）

（5）生活过得很充实。

（始源：容器；目标：生活；比喻：生活是容器）

借代就是通过某一事物内部较突出和较清晰的一部分来指称和理解该事物的全部或该事物内部另外的较模糊的部分。请看下面几例：

（6）小红帽被狼吃掉了。

（始源：小红帽；目标：戴小红帽的女孩；借代：部分代整体）

（7）我的西服里最次的也是皮尔·卡丹。

（始源：皮尔·卡丹；目标：皮尔·卡丹设计的西服；借代：设计者代设计产品）

（8）为了纪念一二·九，学校组织了歌咏比赛。

（始源：十二月九日；目标：一二·九运动；借代：时间代事件）

Lakoff（1987）将比喻和借代并列为理想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的两个结构原则，可见其对比喻和借代的认知作用的重视程度。本章的研究重点是诗歌中的比喻和借代，旨在通过对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代表作的分析，揭开一直以来蒙在诗歌语言上的面纱，说明所谓诗歌中的比喻和借代只是诗人们用他们的灵心慧眼对日常语言中某些烂熟的比喻和借代进行提炼和拓展，由此创造出来的一些鲜活意象。并且，看似数量庞大、无迹可寻的诗歌比喻和借代实际上可以归纳为几个比喻概念和借代原则。

7.3 近期英语文献中关于诗歌比喻的研究

认知语言学对于比喻本质的重新认识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不少人开始探索从认知的角度去研究诗歌比喻，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包括Lakoff和Turner合著的*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以及Turner所著的*Death Is the Mother of Beauty: Mind, Metaphor, Criticism*。另外1995年的《语用学》杂志还出了一期诗歌比喻专辑，登载了四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分析了西方四位著名诗人作品中的比喻意象。本节将对这四篇文章进行简单介绍。

7.3.1 D. Freeman对*Macbeth*的研究

D. Freeman分析了莎士比亚的名著*Macbeth*的对白，指出全剧所有的隐喻皆由两个基本的意象图式生发而来，一个是容器图式，另一个是路径图式。例如，Lady Macbeth上场后的第一段台词就体现了“Macbeth是容器”这一隐喻，容器里所装的是Macbeth善良的人性，Lady Macbeth所想的是要倒空那些人性，在那容器中注人她自己的精神。

对 Friar Laurence 的一段台词：

God joined my heart and Romeo's, thou our hands;
An ere this hand, by thee to Romeo's sealed,
Shall be the label to another deed,
Or my true heart with treacherous revolt,
Turn to another, this shall slay them both
(IV. I. 55-60，转引自 Sanchez 1995)

7.3.3 M. Freeman 对 Emily Dickinson 的诗歌的研究

作者认为诗人在作品中创造的隐喻反映了诗人所处的时代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例如，Emily Dickinson 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她对当时宗教色彩很浓的一个隐喻概念的摈弃，即“生命是穿越时间的旅行”（LIFE IS A JOURNEY THROUGH TIME）。根据这一隐喻，生命的终点是天堂，人生的目的就是进入天堂，死亡是进入天堂之门。Dickinson 在自己的诗作中取而代之以一个更符合当时最新科学发现的隐喻，即“生命是穿越空间的旅行”（LIFE IS A VOYAGE IN SPACE），这一隐喻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今生的生活上，而不是死后的天堂。作者还发现Dickinson的作品大量运用“路径”和“圆圈”这两个意象图式以及“空气是海洋”这一隐喻，它们与“生命是穿越空间的旅行”这一隐喻一起共同构筑了 Dickinson 的宇宙观。

7.3.4 P. Deane 关于 Yeats 的名诗 *The Second Coming* 的研究

这篇文章分析了 Yeats 的名诗 *The Second Coming* 的结构，发现全诗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由中心—边缘这一意象图式生发出来的一组隐喻。这些隐喻共同定义了诗人对于绝对权威的认识，全诗利用这些隐喻创造出了生动的意象：人类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首先被破坏，随后又被以颠倒的顺序重新组合。

上述四篇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以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为出发点，对某位诗人的作品进行精细的分析，强调隐喻的认知性，强调诗歌隐喻源于日常语言中一些已约定俗成的隐喻概念，强调意象图式在

《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42)

《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 (32)

《满庭芳·晓色云开》 (94)

《虞美人·碧桃天上栽和露》 (56)

在这11首词作中，笔者一共发现27处借代和63处比喻，数目不算小，但并非杂乱无章。27处借代大致可归为四个借代原则，即"部分代整体"（计18处），"典型代一般"（计5处），"特征代物体"（计3处）和"地点代人"（计1处）。63处比喻可归为三个比喻概念，即"抽象概念是具体事物"（计29处），"自然现象是人"（计19处），"植物/动物/无生命物体是人"（计15处）。下面我们一一论述。

7.5.1 秦观词中的借代

7.5.1.1 部分代整体

这是一个在日常语言中运用频繁的借代原则，它反映的是我们在言及某物时，有时并不直接言明该物，而是用该物体某一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来指称它，最常见的例子是用脸指代人。比如：

三年之后，回到母校，见到的都是*新面孔*。

*小白脸*下午又来找过你了。

她广告、电视剧什么都上，就为了混个*脸熟*。

英文中也不乏类似的例子，这是Lakoff & Johnson早在1980年就注意到的：

She's just a *pretty face*.

There are an *awful lot of faces* out there in the audience.

We need some *new faces* around here.

这一借代原则不仅广泛体现在我们的语言中，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比如肖像画和肖像摄影的经久不衰，就证明了这一借代原则的存在。又比如，你在朋友家看照片，看到朋友孩子的一张头像，你会觉得挺满足，觉得自己已经知道朋友的孩子长得是什么样了（但请注意，你其实并没有看到朋友孩子的全身照）。假若你看到的不是孩子的一张头像，而是从颈部往下的躯干的

照片，你的感觉又会如何呢？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因为这照片并没有告诉你朋友的孩子长得什么样。实际上，这里左右着你的感觉的就是“脸即人”这一借代原则。

在秦观的作品中，“部分代整体”的例子也频频出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特殊形式：

（1）景点代城市

“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这是《望海潮》上片中的一句，回忆当年词人意兴盎然，游览古都。“金谷”即“金谷园”，为西晋石崇所造，“铜驼”即“铜驼路”，是西晋宫前一条繁华的街道，因为宫前立着铜驼而得名。这里秦观是用金谷园、铜驼路这两处名胜古迹来指代西晋的都城洛阳，这比直接点出洛阳的城市名显得含蓄而有韵味。不仅秦观如此，其他一些诗人也惯用此法。如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铜驼路上柳千条，金谷园中花几色？”

（2）零部件代整体

“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这是《水龙吟》的起句，描写一位妇女登上挨着园林横空而起的小楼，看见在大好春光里，人们纷纷骑马乘车，争相游春去了。“绣毂”的“毂”指的是车轮中心的圆木，是车轮——进而也是车——的重要组成部件，这里是用这个小部件指代车。罗邺《帝里》诗云：“喧喧蹄毂走红尘，南北东西暮与晨”，也是用了这一手法。“雕鞍”即雕镂精绝的马鞍，是一匹可乘之马的重要部件，这里指代马。

（3）事件代时间

“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这也是《水龙吟》中的句子。住在小楼上的妇女耳闻“卖花声过尽”，目睹斜阳残照院落，读到此，我们知道已经到了傍晚时分，因为词人在这里用暗笔传达了时间的推移，用“卖花声过尽”和斜阳残照两个傍晚时分的典型事件指代时已傍晚。

（4）典型动作代整个事件

“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这是《满庭芳·山抹微云》中的句子，回忆词人当年与意中人分别时的情景。香囊和罗带是古人衣服上常见的饰物，“香囊暗解”和“罗带轻分”为古人分别时的两个典型动作，

词人在这里是用这两个典型动作指代分别这一事件。

（5）所属物代物主

“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这是《八六子》中的句子。词人回忆当初与意中人的分别，不觉百感交集。“青骢”即青马，这里用以指代骑在青骢马上的男子；“红袂”即红的衣袖，这里指代身着红衣服的女子。词人在这里连用了两个所属物代物主的借代。另外，人们并排行坐时，衣袖挨在一起，称为连袂；人离别了，衣袖也分开了，称为分袂。因此“水边红袂分时”还用了上面提到的另外一个借代，即“典型动作代整个事件”。

（6）材料代成品

“鱼传尺素”：这是《踏莎行》中的句子，运用了一首古诗中的典故。古诗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饭，下有长相忆。”素，是白色的绢，用以写文字。尺素，即一尺见方的白色绢，这是古时用绢写书信的大小。在秦词中，“尺素”指代捎来的写在白色绢上的信。这是用材料代成品的一个实例。

7.5.1.2 典型代一般

这也是一个我们在日常话语中经常使用的借代原则，它反映的是我们惯于用某类事物的典型成员指代同类事物中的其他非典型成员。请看下面两例：

a.“*小巩俐*”在张艺谋新片《幸福时光》中的表现倍受瞩目。

b. 加州的绵绵冬雨下得最铁石心肠的*王老五*也想赶紧找个媳妇儿。

张艺谋的影片捧红了不少女影星，巩俐是其中的佼佼者，a句用“小巩俐”指称《幸福时光》的女主角董洁，即是用典型来代非典型。“王老五”是单身汉中的典型，b句即是用这个典型来指代一般的单身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红楼梦》第二十七回的回目“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杨妃”原指唐朝的杨贵妃，她是胖美人的典型代表，这里用来指代薛宝钗，因为后者也生得肌肤微丰。“飞燕”原指汉朝的赵飞燕，她是瘦美人的典型代表，这里用来

指代林黛玉。

用典型代一般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的一种思维定式，即在面对纷繁芜杂的大千世界时，一种行之有效且经济快捷的认知方式便是抓住某类事物的典型，然后用这典型去套其他非典型的成员，并赋予那些非典型成员以典型成员的特性。这种思维定式反映在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上，便是本书第二章所介绍的原型论，即一个范畴的界定并不像传统的客观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组充分必要条件作用的结果，只有满足了所有充分必要条件的个体才可以归入该范畴，否则不属于该范畴，其间不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与此相反，原型论认为一个范畴由其典型成员及其他成员表现出来的与典型成员的家族相似性来界定。原型论在语言表达中的体现就是我们常用典型来指代非典型，而不是相反。

在秦观的词作中，也能见到用典型代非典型这一借代原则的踪影，具体地说，它在秦词中通常表现为一种变异形式，即"历史典故代眼前事件"。请看下面几例：

"西园夜饮鸣笳"：这是《望海潮》中的句子。西园是建安时代曹丕兄弟和他们的朋友游赏之地。曹植的《公宴》写道："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曹丕《与吴质书》云："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秦词借用二曹诗文中的意象，写日间在外面游玩之后，晚间又回到花园饮酒、听乐。其实秦观和朋友痛饮欢歌的地方并非当年曹丕兄弟所游赏的西园，秦词中的"西园"是词人用历史上的典故来指代自己和朋友的游赏之地，因为千百年来曹氏兄弟在文坛上的盛名已使他们游历过的西园成为文人墨客心目中宴乐之地的典型代表。

"桃源望断无寻处"：这是《踏莎行》中的句子。"桃源"即陶渊明《桃花源记》中避秦难的世外乐土。这里用以指代秦观心目中能使他超脱贬谪远徙之苦的理想的避难所。

"驿寄梅花"：这也是《踏莎行》中的句子，用了南朝陆凯诗的典故。陆凯寄范晔诗云："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梅花"因此成为友人来信的代名词，秦词也未脱此窠

归，用"梅花"这一典型指代朋友们寄来的慰问信。

7.5.1.3 特征代物体

用某物体的特征来指代该物体也是经常体现在语言中的一个借代原则。我们在认识一个物体时，经常留意它有哪些特性，有的时候，某一特性给我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只记住了它，而忽略了其他。比如：

*胖子*才跑了几步，就满头大汗。

*大眼睛*听着*圆脸*不住嘴地说，没吭声。

下午有个*戴眼镜儿的*找你。

"胖"是胖子的特征，"大眼睛"是长着大眼睛的人的特征，"圆脸"是长着圆脸的人的特征，"戴眼镜儿"是戴眼镜儿的人的特征，上述几例都是以特征代人。

人们在彼此间取绰号时也经常运用这一手段，比如香港有一位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因其长得胖乎乎的，被观众昵称为"肥肥"。还有一位商业界的传奇女性，无论在何种场合均以甜甜的小姑娘的模样出现，被称为"小甜甜"。

秦词也数次运用了这一借代原则，下面是较典型的一例：

"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这是《千秋岁》的末句，感慨春光不再，落花飘零，词人心中的愁苦如海一般深沉无边。"飞红"即飘落的残花。这里"红"指代花，因为许多美丽的花是红色的。用花的典型颜色来代花在古诗词中是经常出现的，比如李贺的《将进酒》诗："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又如《西厢记》第五本楔子："相见时，红雨纷纷点绿苔。"

7.5.1.4 地点代人

用人的居所、籍贯等与人相关的地点来代人也是一个使用频繁的借代原则。有人戏称"你是你所居"，又有人据此引发开去，说"你是你所食"，"你是你所穿"，等等，虽是戏言，却也反映出在我们的思维中确实存在一种将人与他周围的环境及他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看的趋势。我们会将一个住筒子楼的人想象为一个资历不深、没有分房

资格、且囊中羞涩、掏不出钱来买私房的小年轻；同样，我们会将一个拥有高级寓所的人想象成一位乘名牌车、着高级西服、出入高级写字楼的白领一员。请看下面几例：

a. *902* 又不知在干嘛呢！

b. 老广东在北京住了 10 年，居然还没去过王府井。

c. *44* 号和他的新任女朋友吵了一架。

例 a 中的“902”指的是住在一幢塔楼 902 号房间的一家人，例 b 中的“老广东”指的是一位祖籍广东的人，例 c 中的“44 号”指的是住在 44 号学生宿舍楼的一位小伙子。这三例都是以地点代人。

在秦词中，下面摘自《满庭芳·山抹微云》的一句就运用了这一借代原则：

“谩赢得青楼，薄倖名存”：秦观在这里用了杜牧《遣怀》诗的典故：“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青楼”即妓院，这里用以指代居住青楼中的女子，即妓女。

《水龙吟》的起句似乎也较隐晦地运用了这一手法：

“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全句并没有出现人物，但读者都读出了主人公是一位深居小楼的女子，她怀着怅惘的心情从所居的小楼看别人游春的热闹情景。古诗中常以小楼指称女子的居所，秦词似乎进而用小楼指代居于其中的女子了。

7.5.2 秦观词中的比喻

在所分析的 11 首秦词中，一共出现了 63 处比喻。与秦词的借代相似，这些比喻也是有规律可循，是日常语言中经常出现的一些比喻概念的拓展。具体地说，可归为以下几条：

7.5.2.1 抽象概念为具体物体

这一比喻概念属于Lakoff & Johnson（1980）所定义的本体比喻(ontological metaphor)，即将事件、行为、情感、思想等抽象概念视为具体、有形的物体或物质，以便对它们进行指称、量化、分析和讨论。这一比喻概念建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无数次与具体有形的物体或物质打交道的经验基础上，在语言中几乎无处不在。下面是几个英语

例子：

Inflation is lowering our standard of living.

My fear of insects is driving my wife crazy.

It will take *a lot of patience* to finish this book.

The ugly side of his personality comes out under pressure.

上面这组例句中的 *inflation, fear of insects, patience, personality* 都是一些不可触摸和感知的抽象概念，但是说话人通过将它们本体化，使它们变成了可言谈、可指称、可量化、可分析的具体物件。汉语中这样的例句也比比皆是：

他这么做是出于*义愤*。

那时候的她以为找到了真正的*幸福*。

这世界上充满了太多的*仇恨*。

他的双面*性格*非常明显。

以上例句中的"义愤"、"幸福"、"仇恨"和"性格"也都是很虚的抽象概念，但何以义愤可以出于，幸福可以找到，仇恨可以有多少，性格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原因是我们已然通过本体比喻将它们具象化了。当然，仅仅将一个抽象概念（比如幸福）视为一个物体，并不能很好地帮助我们去理解和构建这一抽象概念，好在对本体比喻可以进行拓展，比如"幸福是一个物体"这一本体比喻在汉语言文化中就可以拓展为"幸福是酒"这样的结构比喻（structural metaphor）。请看下例：

她细细地品味着这一刻的*幸福*。

我愿在这片刻的*幸福*中长醉不醒。

通过这一更具体的结构比喻，一些关于酒的认识被投射到幸福这一抽象概念上：幸福成了可以让人品味、让人沉醉的美酒佳酿，它能给人的感官带来愉悦的刺激和享受，但它也潜伏着危险——一味地贪杯可以使人麻醉、怠惰、神志不清。

在秦词中，本体比喻也以各种结构比喻的形式频繁出现，下面是较有代表性的三例：

（1）思想是植物

"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这是《望海潮》中的一句，意思是

在柳絮翻飞、蝴蝶蹁跹起舞的浓丽春景里，词人的心里充满着青春的欢乐。"芳思"即散发着芳香的思绪。这里，词人是将思想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为有形的植物，于是有关植物的各种认识也就被移植到思想上：可以有香气，可以生长，可以交错在一起，等等。

（2）名利是束缚

"名缰利锁"：这是《水龙吟》中的句子，意思是名是缰绳，利是锁链，束缚住了词人回到心上人身边的脚步。通过这一对比喻，名和利这两个抽象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也有了具体的形象。

（3）美丽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无端天与娉婷"：这是《八六子》的过片一句，意思是老天爷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要赐给她美丽呢？将美丽这一抽象概念具象化为天赐的礼物之后，更能让人体味它的罕见、珍贵、不可强求及稍纵即逝。

具体物体为抽象概念

Turner（1993）注意到有些比喻概念在长时间的使用后，会表现出一种逆转的趋势，即原来的始源域变为目标域，原来的目标域变为始源域。比如LIFE IS A JOURNEY是一个常用的比喻，其中的抽象概念LIFE是目标域，具体概念JOURNEY是始源域，我们将旅途的结构投射到人生之上去理解人生。因此我们常说的"一路平安"、"一帆风顺"等祝福语都不是简单地祝福友人旅途愉快，而更经常地是祝福友人在生活中事事顺遂。下面是含这一比喻的一组例句：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

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倦航的船儿快来靠港。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往前走。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这一比喻概念可以逆转为"旅途是人生"，即旅途变为目标域，人生变为始源域。比如一些旅行家——古代的徐霞客，当代的余纯顺，还有许多正在奔走的后继者——就是用他们一生的奔走来诠释这一逆转比喻的。

在秦观词中，以抽象喻具体这一逆转比喻有下面一例：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这是《浣溪沙》的过片

一联。随着微风轻轻飘落的飞花本是具体物体，词人却以梦相比；同样，斜斜飘落的小雨本来也是具体物体，词人却以愁绪相比。在这里，词人通过两个逆向比喻，将物的特点和人的感受融在一起。无情无思的“自在飞花”反衬有情有思的梦；无止无歇的“无边丝雨”加重无尽无休的愁。两句共同构筑出一个和谐的境界。

“抽象概念为具体物体”这一比喻概念及其逆转比喻可以图 7.1 粗略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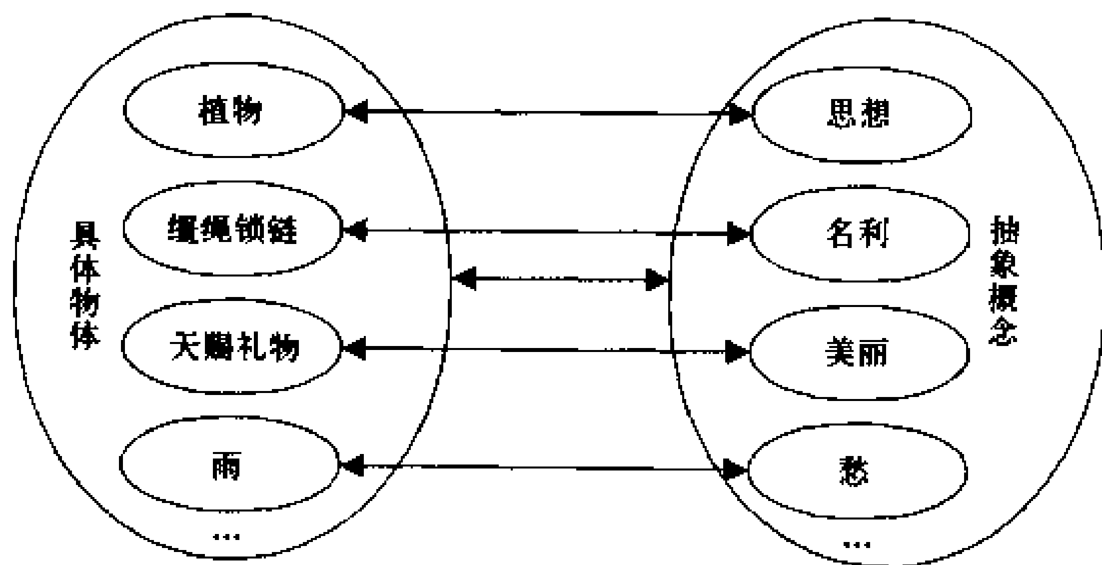


图 7.1 “抽象概念为具体物体”及其逆转比喻

7.5.2.2 自然现象为人[1]

将自然现象，如四季、风霜雨雪等，拟人化为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在日常语言中屡见不鲜。例如：

天公作美

狂风怒吼

月亮躲到云彩后面去了。

太阳又露出了笑脸。

这一比喻概念之所以在语言中频繁出现，是因为在我们的思维中存在着一种通过较熟悉和了解的事物来理解较陌生、较难把握的事物的倾向。相对于变幻无常、难于捉摸的自然现象来说，我们对人体自身的了解当然要清楚得多，因此，我们习惯以“人”作为始源域，将

其内部结构投射到目标域"自然现象"之上，这样一来，有关人的种种特性，诸如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等等，被移植到自然现象上，于是自然界的一切不再是无情无义，而是有情有义了。秦词也大量运用了这一比喻概念，下面是有代表性的几例：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这是《望海潮》的起句，描写在东风的抚煦之中，冬天悄悄地走了，春天不声不响地来了。这里东风被描述成一个捉弄人的家伙，在人们不经意之间便将季节悄悄地偷换了。

"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这是《水龙吟》中的句子，描写清明时节的景物和变化无常的气候。这里不仅风成了捉弄人的家伙，偏要打破融融暖意，而且雨也调皮起来了，捉弄起晴朗的天空。

"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这句也摘自《水龙吟》，极写离情之苦，意思是如果老天爷知道我们在别后所受的煎熬，他也该消瘦了。这里秦观把上天也写成有人的情感，据说曾引起道学夫子程颐的破口大骂："上穹尊颜，安得易而侮之"（见《宋词鉴赏辞典》336页）。

7.5.2.3 植物/动物/无生命物体是人

在我们的思维中，不仅习惯将自然现象作为人来看待和理解，还习惯将植物、动物和一些无生命的物体也当作人来对待。反映在语言中就是"植物/动物/无生命物体是人"这一比喻概念。例如：

花儿绽开了笑脸。

小草在风中快乐地摇摆。

那辆破车虽然又咳又喘，居然一路也没闹大脾气。

我的打印机又罢工了。

在秦词中，有下面一些典型例子运用了这一比喻概念：

"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这是《望海潮》中的句子，描写当年秦观与朋友们夜间在园内饮酒、听乐的情景。这里一个"碍"字和一个"妨"字将华灯、飞盖，甚至月和花都赋予了人情味，写来使人如见灯烛辉煌、车水马龙的盛况。

"舞困榆钱自落"：这是《满庭芳·晓色云开》中的句子。词人在旖旎的春光里旧地重游，只见风来榆枝摇曳，风过后榆钱轻轻坠

地。这里榆枝和榆钱都被赋予了人性。

人是植物 / 动物 / 无生命物体[2]

在讨论“抽象概念为具体物体”这一比喻时我们曾提到它的逆转比喻，即“具体物体为抽象概念”。“植物 / 动物 / 无生命物体是人”这一比喻有时也呈现出一种逆转趋势，即“人是植物 / 动物 / 无生命物体”。比如下面几句歌词：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在秦词中，也经常能发现这一逆转比喻。请看下面几例：

“飘零疏酒盏”：这是《千秋岁》中的句子。“飘零”原是描写落叶随着秋风坠落，如刘昼《新论・言苑》：“秋叶诚危，因微风而飘零。”后来多被用来指流落无依的人，在《千秋岁》中是指流落异乡的被贬谪之人。将人描写成一片落叶，更突出了人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凄惶和无奈。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这也是《千秋岁》中的句子，追想当年朋友们在汴京的一段快乐的叙会。“鹓鹭”是两种鸟，古人用来比喻品级相差不远的同僚。如《隋书・音乐志》：“怀黄绾白，鹓鹭成行。”在《千秋岁》中，鹓鹭指的是词人和同他一起在朝中为官的老朋友。

“日边清梦断”：这还是《千秋岁》中的句子。传说伊尹受汤王之聘前，曾梦乘船经过日月旁边。因此，“日边”即皇帝的身边，“日”即皇帝。又比如《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中，探春抽到的签上写着“日边红杏倚云栽”，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暗示探春将成为王妃，也是因为“日边”寓皇帝的身边。

“抽象概念是具体事物”、“自然现象是人”和“植物/动物/无生命物体是人”这三个比喻概念所形成的认知网络可以图 7.2 粗略显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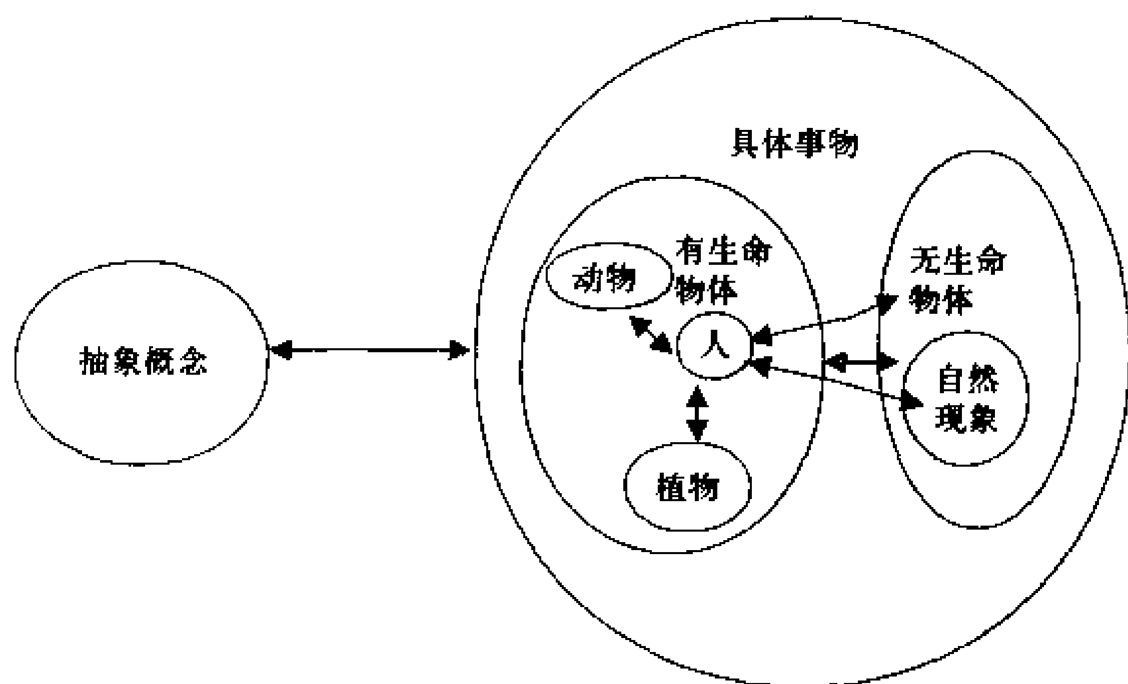


图 7.2 秦词的三个比喻概念所形成的认知网络

7.6 小结

在本章我们首先比较了从修辞学的角度和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比喻和借代的差异。在修辞学家眼里，比喻和借代是两种修辞格，他们热衷的是将两者进行更进一步的切分。在认知语言学家的眼里，比喻和借代是两种思维方式，不仅体现于文学作品中，更大量地存在于日常语言中，文学作品中多姿多彩的各种比喻和借代只是日常语言中平实的比喻和借代的拓展，而后者的产生又植根于我们的头脑中大量存在的比喻概念和借代原则。

本章的重点是分析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代表作中的比喻和借代。笔者发现，秦词中出现的比喻和借代数目虽不小，但可以归为“抽象概念是具体事物”、“自然现象是人”和“植物/动物/无生命物体是人”这三个比喻概念和“部分代整体”、“典型代非典型”、“特征代物体”及“地点代人”这四个借代原则。这些比喻概念和借代原则都频繁地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仅影响着我们的语言表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我们的行为方式。

参考文献

Akhundov, Murad D., 1986. *Conceptions of Space and Time.* Trans. by Charles Rou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Allan, Keith, 1995. The anthropocentricity of the English word(s) *back. Cognitive Linguistics* 6-1: 11-33.

Alverson, Hoyt, 1991. Metaphor and experience: looking over the notion of image schema. In Fernandez (ed.) *Beyond Metaphor: the Theory of Tropes in Anthrop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94-117.

Alverson, Hoyt, 1994. *Semantics and Experience: Universal Metaphors of Time in English, Mandarin, Hindi, and Sesotho*.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meka, Felix K., 1995.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space in Ewe. *Cognitive Linguistics* 6-2/3: 139-183.

The Analects: Lunyu. 1983. Trans. by D. C. Lau.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Aristotle, 1954. *The Rhetoric and the Poetics of Aristotle.* Intro. and notes Friedrich Slomsen. New York: Random House Modern Library.

Armstrong, S. L., et al., 1983. What some concepts might not be. *Cognition* 13: 263-308.

Bach, Kent, & Robert M. Harnish, 1979.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and Speech Act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Battig, W. F., & W. E. Montague, 1969. Category norms for verbal items in 56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Monograph* 80: No. 3, Pt. 2.

Berlin, B., & P. Kay, 1969.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iber, Douglas, Susan Conrad, & Randi Reppen, 1998. *Corpus Linguistics: Investigating Language Structure and 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ckel, Balthasar, 1997. Spatial operations in deixis, cognition, and culture: Where to orient oneself in Belhare. In Nuyts & Pederson (eds.) *Language and Conceptu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ack, Max, 1962. *Models and Metaphor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lack, Max, 1993. More about metaphor.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oom, Paul, Mary A. Peterson, et al., eds., 1996. *Language and Sp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The Book of Changes. 1993. Trans. by James Legge. Changsha: Hunan

Publishing House.

The Book of Songs. 1969. Trans. by A. Waley. Northampton: John Dickens and Co Ltd.

Borneto, Carlo Serra, 1996. Polarity and metaphor in German. In Putz & Dirven (eds.) *The Construal of Space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Bowerman, Melissa, 1989. Learning a semantic system: What role do cognitive predispositions play? In Rice and Schiefelbusch (eds.) *The Teachability of Language*. Baltimore: Paul H. Brookes.

Bowerman, Melissa, 1991. Learning how to structure space for language: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In Bloom et al. (eds.) *Language and Space*. London: MIT Press.

Brown, G., & E. H. Lenneberg. 1954. A study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 454-62.

Brugman, Claudia, 1981. *The Story of Over*.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rugman, Claudia, 1983. The use of body-part terms as locatives in Chalcatongo Mixtec. In Alice Schlichter et al (eds.) *Survey of Californian and Other Indian Languages*, Report 4, 235-90.

Brugman, Claudia, 1990. What is 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257-66.

Cacciari, Cristina, & Sam Glucksberg, 1994. Understanding figurative

language. In Gernsbacher (ed.) *Handbook of Psycholinguistics*.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Casad, Eugene, 1982. *Cora Locationals and Structured Image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Casad, Eugene, and Ronald Langacker, 1985. 'Inside' and 'outside' in Cora gramm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51: 247-81.

Ching, Marvin K. L., 1993. Games and play: pervasive metaphors in American life.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8: 43-65.

Clark, Herbert H., 1973. Space, time, semantics, and the child. In Timothy E. Moore, (ed.)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Coleman, L., & P. Kay, 1981. Prototype semantics: the English word *lie*. *Language* 57: 26-44.

Cook, Haruko M., 1996. The Japanese verbal suffixes as indicators of distance and proximity. In Putz & Dirven (eds.) *The Construal of Space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Cooper, David E., 1986. *Metapho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Cuyckens, Hubert, 1991. *The Semantics of Spatial Prepositions in Dutch: A Cognitive-linguistic Exercise*. Antwerp.

Cuyckens, Hubert, 1993. Spatial preposition in French revisit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4-3: 291-310.

Cuyckens, Hubert, 1995. Family resemblance in the Dutch spatial prepositions *door* and *langs*. *Cognitive Linguistics* 6-2/3: 137-138.

Dabrowska, Ewa, 1996. The spatial structuring of events: A study of Polish perfectivizing prefixes. In Putz & Dirven (eds.) *The Construal of Space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Dahl, Oyvind, 1995. When the future comes from behind: Malagasy and other time concepts and some consequences for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2: 197-210.

Deane, P. D., 1995. Metaphors of center and periphery in Yeats 'The Second Coming'. *Journal of Pragmatics* 24: 627-42.

Denny, J. Peter, 1982. Semantics of the Inuktitut (Eskimo) spatial deic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48: 359-84.

Dewell, Robert B., 1994. *Over* again: Image-schema transformations in semantic analysis. *Cognitive Linguistics* 5-4: 351-80.

Dirven, R., 1985. Metaphor as a basic means for extending the lexicon. In W. Paprotté & R. Dirven (eds.) *The Ubiquity of Metapho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Dirven, R., & J. Taylor, 1988.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vertical space in English: The case of *tall*. In Rudzka-Ostyn (ed.),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379-40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Fauconnier, Gilles. 1985.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Fauconnier, Gilles, & Eve Sweetser, 1996. *Spaces, Worlds, and Gramm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auconnier, Gilles,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smire, Steven A., 1994. What is 'cognitive' about cognitive linguistics?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9: 149-54.

Fillmore, Charles C., 1982. Towards a descriptive framework for spatial deixis. In Jarvella & Klein (eds.) *Speech, Place and Action*. John Wiley & Sons Ltd.

Fillmore, Charles C. & Beryl T. Atkins, 1992. Toward a frame-based lexicon: The semantics of RISK and its neighbors. In Lehrer & Kittay (eds.) *Frames, Fields, and Contrasts*, 75-102.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Fraser, Bruce, 1976. *The Verb-Particle Combination in English*. Taishukan Studies in Modern Linguist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Freeman, D. C., 1995. Catching the nearest way: *Macbeth* and cognitive metaphor. *Journal of Pragmatics* 24: 689-708.

Freeman, M. H., 1995. Metaphor making meaning: Dickinson's conceptual univer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24: 643-66.

Gardenfors, Peter, 1996. Conceptual spaces as a framework for cognitive semantics. In Clark (ed.)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Science*, 159-180. Kluwer: Dordrecht.

Gardenfors, Peter, 1998. *Conceptual Spaces*. Manuscripts.

Geeraerts, Dirk, 1992. The semantic structure of Dutch *over*. *Leuvense Bijdragen* 81: 205-30.

Geiger, Richard A., & Rudzka-Ostyn, Brygida, eds., 1993. *Conceptualizations and Ment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Gibbs, R. W., Jr. 1990. Psycholinguistic studies on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idiom-activity.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417-462.

Gibbs, R. W., Jr. 1994. Figurative thought and figurative language. In Gernsbacher (ed.) *Handbook of Psycholinguistic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Givon, Talmy, 1979. *On Understanding Gramma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Goatly, Andrew, 1997. *The Language of Metaphors*. London: Routledge.

Herskovits, Annette, 1986. *Language and Spatial Cogni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the Prepositions in Engl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ill, Clifford A., 1978.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orient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524-538.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Hill, Clifford A., 1982. Up/down, front/back, left/right: A contrastive study of Hausa and English. In J. Weissenbord and W. Klein (eds.), *Here and*

There: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n Deixis and Demonstration, 13-4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Holland, Dorothy, 1982. All is metaphor: Conventional metaphors in human thought and language. *Reviews in Anthropology* 9: 287-97.

Holland, Dorothy, and Naomi Quinn, 1987. *Cultural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lmqvist, K. 1993. *Implementing Cognitive Semantics. Lund University Cognitive Studies* 17, Lund.

Indurkhya, Bipin, 1992. *Metaphor and Cognition: An Interactionist Approach*. Dorc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Jackendoff, Ray, 1983.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Jackendoff, Ray, and David Aaron, 1991. Review of *More Than Cool Reason*. *Language* 67: 320-38.

Jackendoff, Ray, 1996.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linguistic-spatial interface. In Bloom et al. (eds.) *Language and Sp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Janda, Laura, 1984.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Russian Verbal Prefixes* za-, pere-, do- *and* o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Johnson, Mark, 1981.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Metaph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Johnson, Mark,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ohnson, Mark, 1991. Knowing through the body.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4: 3-18.

Johnson, Mark, 1992.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cognitive seman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3-4: 345-66.

Johnson, Mark, 1993.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embodied structures of meaning: a reply to Kennedy and Vervaeke.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6: 413-22.

Johnson, Mark, 1995. Introduction: Why metaphor matters to philosophy.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0: 157-62.

Johnston, Judith R., 1981. On location: Thinking and talking about space. *Topics in Language Disorders*, Dec.: 17-31.

Johnston, Judith R., 1984. Acquisition of locative meanings: 'behind' and 'in front of'.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1 (2): 407-22.

Johnston, Judith R., and D. I. Slobin, 1979. The development of locative expressions in English, Italian, Serbo-Croatian and Turkish.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6: 529-45.

Kennedy, John M., and John Vervaeke, 1993. Metaphor and knowledge attained via the body.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6: 407-12.

Keshavmurti. 1991. *Space and Time*.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and Mental Representations, 119-154.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eorge, 1989. Some empirical results about the nature of concepts. *Mind and Language* 4: 103-29.

Lakoff, George, and Mark Turner,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eorge, 1990. 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 Is abstract reason based on image-schema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39-74.

Lakoff, George, 1991. Cognitive versus generative linguistics: How commitments influence results.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11: 53-62.

Lakoff, George, 1992. Metaphor and war: The metaphor system used to justify war in the gulf. *Journal of Urban and Cultural Studies* 2-1.

Lakoff, George, 1993. The contemporary theoty of metaphor.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eorge, 1994. What is a conceptual system? In Overton & Palermo (eds.) *The Nature and Ontogenesis of Mean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onald W., 1988. An overview of cognitive grammar. In Rudzka-Ostyn (ed.)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3-4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Langacker, Ronald W., 1990.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Berlin: de Gruyter.

Langacker, Ronald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da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onald W., 1995. Raising and transparency. *Language* 71: 1-62.

Langacker, Ronald W., 1997. The contextual basis of cognitive semantics. In Nuyts & Pederson (eds.) *Language and Conceptu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ech, Geoffrey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Group UK Ltd.

Lenneberg, Erich H., 1967. *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John Wiley & Sons, Inc.

Levinson, Stephen C. & Brown, P., 1991. 'Uphill' and 'downhill' in Tzeltal. Cognitive Anthropology Research Group at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

Levinson, Stephen C., 1991a. Figure & ground in Mayan spatial description: Tzeltal Locatives. Cognitive Anthropology Research Group at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

Levinson, Stephen C., 1991b. Relativity in spatial description and conception. Cognitive Anthropology Research Group at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

Communication & Cognition. Toronto: Toronto Semiotic Circle.

Patent, Jason D., 1996. Metaphorical motivation for Mandarin post-verbal complements. Manuscripts.

Pederson, Eric, 1995. Language as context, language as means: Spatial cognition and habitual language u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6-1: 33-63.

Pederson, Eric, & Jan Nuyts, 1997. Over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onceptualization. In Nuyts & Pederson (eds.) *Language and Conceptu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ng, Juhong, 2001. *Prototype Categories: FRUIT and VEGETABLE*. Unpublished MA thesi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Peterson, Mary A. et al., 1996. Space and language. In Bloom et al. eds., *Language and Sp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ulman, S. G., 1983. *Word Meaning and Belief*. London: Croom Helm.

Putz, Martin, ed., 1992. *Thirty Years of Linguistic Evolution: Studies in Honor of Rene Dirven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Putz, Martin, & Rene Dirven, 1996. *The Construal of Space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Quinn, Naomi, 1991. The cultural basis of metaphor. In Fernaudez (ed.) *Beyond Metaphor: The Theory of Tropes in Anthropology*. Los Angel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adden, G. 1985. Spatial metaphors underlying prepositions of causality. In Paprotté and Dirven 1985, 177-207.

Reddy, Michael J., 1993 [1979]. The conduit metaphor: A case of frame conflict in our language about language.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gier, Terry, 1996. *The Human Semantic Potential: Spatial Language and Constrained Connectionis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Reichenbach, Maria, ed., 1956. *The Direction of Ti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ichards, I. A., 1936.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icoeur, Paul, 1977. *The Rule of Metaphor*. Translated by Robert Czern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icoeur, Paul, 1978. The metaphorical process as cognition, imagination, and feeling. *Critical Inquiry* 5: 143-59.

Rosch, Eleanor, 1973. Natural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4: 328-50.

Rosch, Eleanor, 1974. Linguistic relativity. In Silverstein (ed.) *Hum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alsted Press.

Rosch, Eleanor, 1975a.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s. *Cognitive Psychology* 7: 523-547.

Rosch, Eleanor, 1975b. Universals and cultural specifics in human categorization. In Brislin et al (eds.)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New York: Halsted Press.

Rosch, Eleanor, 1977. Human categorization. In Warren (ed.) *Advance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London: Academic Press.

Rosch, Eleanor,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Rosch & Lloyd (eds.)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Rudzka-Ostyn, Brygida, 1985. Metaphoric processes in word formation: The case of prefixed verbs. In W. Paprotté & R. Dirven (eds.) *The Ubiquity of Metapho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Sanchez, B. A., 1995. Metaphorical models of romantic love in *Romeo and Juliet*. *Journal of Pragmatics* 24: 667-88.

Schank, Roger C., & Roger P. Abelson, 1977.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Hillsdales, N J: Lawrence Erlbaum.

Schulze, Rainer, 1988. A short story of *down*. In Hullen and Schulze (eds.) *Understanding the Lexicon: Meaning, Sense and World Knowledge in Lexical Semantics*. Tubingen: Niemeyer.

Schulze, Rainer, 1993. The meaning of *(a)round*: A study of an English preposition. In Geiger & Rudzka-Ostyn (eds.) *Conceptualizations and Ment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Searle, John, 1993. Metaphor.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epard, Roger N., & S. Hurwitz, 1985. Upward direction, mental rot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of left and right turns in maps. In Pinker (ed.) *Visual Cognition*. London: MIT Press.

Sinha, Chris, 1993. Cognitive semantics and philosophy: A reply to Mark Johns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1): 53-62.

Sinha, Chris, 1995. Introduc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6-1: 7-9.

Sinha, Chris, Lis A. Thorseng, Mariko Hayashi, and Kim Plunkett, 1994. Comparative spatial semantic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vidence from Danish, English, and Japanese. *Journal of Semantics* 11: 253-87.

Sinha, Chris, and Lis A. Thorseng, 1995. A coding system for spatial relational reference. *Cognitive Linguistics* 6: 261-309.

Smith, M.K., H.R. Pollio, and M.K. Pitts, 1981. Metaphor as intellectual history: Conceptual categories underlying figurative usage in American English from 1675-1975. *Linguistics* 19: 911-35.

Smith, Michael B., 1993. Cases as conceptual categories: Evidence from German. In Geiger & Rudzka-Ostyn (eds.) *Conceptualizations and Ment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Sperber, D. & D. Wilson,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lackwell.

Stibbe, Arran, 1997. *Metaphor and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Illness*. PhD thesis, Lancaster University.

Stibbe, Arran, 1996. The metaphorical construction of illness in Chinese

culture. *Journal of Asian Pacific Communication* 7-3/4: 177-88.

Svorou, Soteria, 1994. *The Grammar of Spac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Sweetser, Eve, 1990.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weester, Eve, 1995. Metaphor, mythology, and everyday language. *Journal of Pragmatics* 24: 585-93.

Talmy, Leonard, 1978. Figure and ground in complex sentences. In Greenberg et al (eds.)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vol. 4, 627-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almy, Leonard, 1983. How language structures space. In Pick, Herbert and Linda P. Acredolo (eds.) *Spatial Orient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225-30. New York: Plenum.

Taylor, John R., 1995.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Traugott, E. C., 1985. 'Conventional' and 'dead' metaphors revisited. In W. Paprotté & R. Dirven (eds.) *The Ubiquity of Metapho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urner, Mark, 1987. *Death Is the Mother of Beauty: Mind, Metaphor, Crit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urner, Mark, 1990. Aspects of 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247-255.

Turner, Mark, 1991. *Reading Minds: the Study of English in the Age of Cognitive Sc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Mark, 1992. Language is a virus. *Poetics Today* 13: 725-736.

Turner, Mark, 1993. An image-schematic constraint on metaphor. In Geiger & Rudzka-Ostyn (eds.) *Conceptualizations and Ment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Turner, Mark, 1994. Design for a theory of meaning. In Overton & Palermo (eds.) *The Nature and Ontogenesis of Mean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Ungerer, F., & Schmid, H.-J,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Lond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Vandeloise, Claude, 1984. *Description of Space in French*. PhD dissertation.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andeloise, Claude, 1991. *Spatial Prepositions: A Case Study from Fren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andeloise, Claude, 1994. Methodology and analyses of the prepositio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5-2: 157-84.

Vanparys, Johan, 1984. Source metaphors in English. *Journal of Pragmatics* 8: 395-411.

Weissenborn, Jurgen and Wolfgang Klein, eds., 1982. *Here and There:*

Cross-linguistic Studies on Deixis and Demonstr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Wierzbicka, Anna, 1986. Metaphors linguists live by: Lakoff & Johnson contra Aristotle.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 287-313.

Winter, Steven L., 1995. A clearing in the forest.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0: 223-245.

Wittgenstein, L., 197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lated by G. E. M. Anscomb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Yu, Ning, 1995.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of anger and happines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Metaphor and Symbolic Activity* 10: 59-92.

Yu, Ning, 1996.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Zeeman, C. 1977. *Catastrophe Theory: Selected Papers 1972-1977*. CA: Addison-Welsey.

陈廷焯(清). 1959. 白雨斋词话. 校点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望道. 1932. 修辞学发凡. 上海：大光出版社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辞海. 1979.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耿占春. 1993. 隐喻. 北京：东方出版社

郭承铭. 1993. 认知科学的兴起与语言学的发展. 国外语言学，(1)

贺新辉主编. 1987. 宋词鉴赏词典.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蓝纯. 1999. 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 外语教学与研究，(4)

林书武. 1997. 国外隐喻研究综述. 外语教学与研究，(1)

林语堂. 1979. 吾土吾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刘熙载(清). 1978. 艺概. 校点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刘勰. 1993. 文心雕龙.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陆稼祥. 1989. 辞格的运用.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骆小所. 1995. 现代修辞学.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倪宝元. 1982. 修辞.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濮侃. 1983. 辞格比较.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沈家煊. 1994. R. W.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 国外语言学，(1)

石毓智. 1995. 女人，火与危险事物述评. 国外语言学，(2)

束定芳. 1996. 试论现代隐喻学的研究目标，方法和任务. 外国语，(2)

唐钺. 1923. 修辞格.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

王国维. 1961. 人间词话. 注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希杰. 1983. 汉语修辞学. 北京：北京出版社

中国英语教师丛书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

蓝纯 著

丛书主编 顾曰国
陈国华
王初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中国英语教师丛书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

蓝纯 著

丛书主编 顾曰国
陈国华
王初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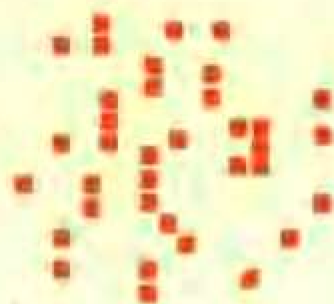
● **内容介绍：**

认知语言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新的语言学流派。本书分七章，首先介绍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及研究现状，随后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对英汉诗歌中的隐喻现象进行分析。全书文笔流畅，作者结合实例，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知识讲解得深入浅出，既可为一般读者提供认知语言学的入门指导，也可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蓝纯，2000年获香港理工大学英语系英语语言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翻译、修辞学。2004年获霍英东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

责任编辑 刘 佳 封面设计：刘海波 韩晓梦







一个学术性教育性
出版机构

网址：http://www.fltrp.com

ISBN 7-5600-4673-8 定价：9.90元

总序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0年引进和出版了国外《当代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文库》首批54种，次年再次推出58种，对中国读者来说《文库》是名副其实的雪中送炭，所引起的空前的反响足以为证。它不仅仅成为语言学界的一件美谈，也不失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底层是中华学子对知识的渴求和力图洋为中用、科学强国的治学动机。它使人们回想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情景。被船坚炮利的洋人攻破国门，引发了中西文化史无前例的碰撞。采东、西洋谋自强很快取得共识。问题是采什么？如何采？"西学中源"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用夷变夏"论，等等，成为西学东渐争论的焦点。

以本人较为熟悉的修辞学为例。陈望道把五四新文化时期称为"中外修辞学说竞争时期"。这是因为根据宗廷虎、李金苓(《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最早引进国外修辞学说的是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1905)。我们因此可以说，汉语古代修辞学是土生土长的，只有输出，没有输入。输出的典型例子就是唐代来长安留学的日本僧人空海(法号遍照金刚，追封尊号弘法大师，774～835)。他的《文镜秘府论》，"唐人卮言，近在其中"(王利器校注，1983，前言引《半江暇笔》，第11页)。汉语现代修辞学是中外修辞学碰撞后的产物。陈望道认为中国修辞学的独立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来做一个自然的界线"(《修辞学发凡》 1962 [1932]:274)。西方的 rhetoric 进入中国后，学者的反应可以归为五类：(1) 西体中用(西方的理论原封不动，换上中文的例子)；(2) 西法中用(西方的分类法，换上中文的例子)；(3) 选择性的引进；(4) 批判性的引进；(5) 全盘否定。这段时期距今达百年，我们可以说有了足够的时空间来品头论足。直觉的判断是和第(1)和

第（5）的历史沉淀甚少，第（2）、（3）、（4）对后学有启迪和开创之处较多。深究起来这个评语并不公允。因为西体中用在中西文化初期碰撞时起到了引进来的作用，全盘否定则起到了当头棒喝、避免盲目崇拜的作用。然而，这并不等于说采西学的方式无论怎样都是可取的。如对西学一知半解，对国学又浮于皮毛，却同时摆出一副专家的气派在引进西方 rhetoric 时就不乏其例。这是要引以为戒的。

至此，读者也许要问，上面这段议论跟为本书作序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非也。篇首提到的《文库》凡112部，都是西人所著。作为该《文库》的延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策划出版另一个系列，宗旨是推出我国学者洋为中用的研究成果。如果说《文库》是栽种施肥的举措，那么新系列则是开花结果的收获。这次推出的有4部，分别是董燕萍的《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何安平的《语料库语言学与英语教学》、张德禄、苗兴伟、李学宁的《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和蓝纯的《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尽管它们的研究主题不同，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力图中西结合，推陈出新。作为这些著作的第一读者，本人自然有些读后感。上文关于五四新文化时期引进西方 rhetoric 的一段文字，正是本人在读这些著作时所引发的回忆。在此写成文字，分享读者，本人以为作为序言是再好不过的了。读者也许会从中得到启迪，用历史的立体的眼光来审读这个新系列，作出自己的评价。

顾曰国

2004 年 9 月于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蓝纯著.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1
(中国英语教师丛书)
ISBN 7-5600-4673-8

Ⅰ. 认… Ⅱ. 蓝… Ⅲ. ①认知科学: 语言学—研究 ②隐喻—研究 Ⅳ.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6008 号

出 版 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刘 佳
封面设计: 刘海波 韩晓梦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4673-8
定 价: 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